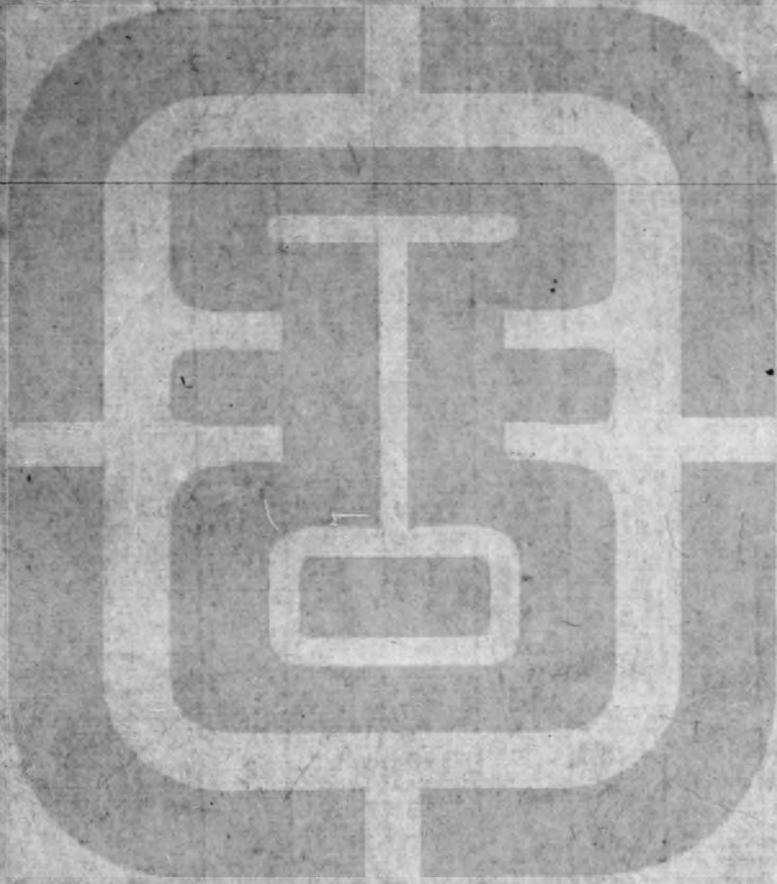


前漢書 五

志



律歷志第一上

師古曰志記也積記其事也春秋左氏傳曰前志有之

漢書二十一

漢書二十一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

師古曰虞書舜典也同謂齊等

所曰齊遠近立民信也自伏戲

畫八卦由數起

師古曰言萬物之數因八卦而起也

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三代稽古法度

章焉

師古曰三代夏殷周也稽考也考於古事而法度益明

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

法度修廢官舉逸民四方之政行矣

師古曰此論語載孔子述古帝王之政曰示後世權謂斤兩也量斗斛也法度丈尺

也逸民謂有德而隱處者

漢興北平侯張蒼首律歷事

師古曰首謂始定也

孝武帝時樂官考正

師古曰更實正其事

至元始中王莽秉政欲耀名譽徵天下通知鐘律者百餘

餘人使羲和劉歆等典領條奏言之最詳故刪其偽辭取正義著

于篇

師古曰班氏自云作志取劉歆之義也自此呂下訖於用竹為引者事之宜也則其辭焉

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

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參五呂變錯綜其數稽之於古今効之於氣

物和之於心耳考之於經傳咸得其實靡不協同數者一十百千

萬也所曰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書曰先其算命師古曰逸書也言王者統業先立算

數曰命百事也本起於黃鐘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孟康曰黃鐘子之律也子數一泰極元氣含三

為一是一呂一數變而為三也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

矣孟康曰初呂子一乘丑三餘則轉因其成數呂三乘之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

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為一握蘇林曰六觚六角也度角至角其度一

面之數實九其表六九五十四算中積凡得二百七十一枚徑象乾律黃鐘之一而長象坤呂林鐘之長

張晏曰林鐘長六寸韋昭曰黃鐘管九寸十分之一得其一分也其數呂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成

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象也孟康曰呂四十九成陽六爻為乾乾之策數二夫推

歷生律張晏曰推歷十二辰呂生律呂也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張晏曰準

多少故曰嘉探蹟索隱鈎深致遠莫不用焉師古曰蹟亦深也索求也度長短者不失豪釐

孟康曰豪釐豪也十豪為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應劭曰圭自然之形陰陽之始也四圭

主師古曰撮首倉括反權輕重者不失黍粟孟康曰黍音墨音應劭曰十黍為粟十粟為一銖紀於

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算術宣於天下小學是

則職在太史義和掌之

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所曰作樂者諧八音蕩降人之邪意全其正

性移風易俗也八音土曰埴應劭曰世本皋辛公作埴師古曰埴土為之其形銳上

匏曰笙應劭曰世本隨作笙師古曰匏瓠也列管瓠中施簧管端皮曰鼓師古曰鼓者郭也竹曰管孟康曰禮樂器

尺六孔尚書大傳西王母來獻白玉瑤漢章帝時零陵文學矣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白玉瑤古呂玉作不但竹也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

曰祝師古曰祝與倂同倂始也樂將作先鼓之故謂之祝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

商之為言章也物成就可章度也師古曰度音大各反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

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為四聲綱也徵祉也物

盛大而繇祉也羽宇也物聚臧宇覆之也夫聲者中於宮觸於角

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故四聲為宮紀也協之五行則角為木五

常為仁五事為貌商為金為義為言徵為火為禮為視羽為水為

智為聽宮為土為信為思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為君商為臣
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位事之體也五聲之
本生於黃鐘之律九寸為宮或損或益呂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
陰陽之應也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呂統氣類物一曰
黃鐘二曰太族師古曰族音千豆反其下位同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
射師古曰亡讀曰無射音亦石反呂呂旅陽宣氣一曰林鐘二曰南呂三曰應鐘四曰
大呂五曰夾鐘六曰中呂師古曰中讀曰仲有三統之義焉其傳曰黃帝之
所作也黃帝使冷綸師古曰冷音零綸音倫也自大夏之西應劭曰大夏西戎之國也昆侖之陰取
竹之解谷流康曰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脫無溝節者也一說昆侖之北谷名也音灼曰谷名是也生其竅厚均者應劭曰生者治也竅
孔也孟康曰竹孔與肉薄厚等也音灼曰取谷中之竹生而孔外肉厚薄自然均者裁呂為箭不復加削刮也師古曰音說也
為黃鐘之宮師古曰黃鐘之宮律之最長者制十一簫呂聽鳳之鳴師古曰簫音大東反其雄鳴為
六雌鳴亦六比黃鐘之宮而皆可呂生之是為律本師古曰比合也可以生之謂上下相

中也故謂之律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呂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

本比音頻寐反定孟康曰律得風氣而成聲風和乃律調也臣瓚曰風氣正則十二月之氣各應其律不失其序黃鐘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

鐘者種也天之中數五韋昭曰一三在上七九在下五為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

之中數六韋昭曰二四在上八十在下六為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

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師古曰孳讀與滋同滋益也萌始生為六氣元也呂黃色名

元氣律者著宮聲也宮呂九唱六孟康曰黃鐘陽九林鐘陰六言陽唱陰和變動不居周流

六虛始於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鐘宣氣而牙物

也位於丑在十二月太族族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師古曰奏進也

位於寅在正月夾鐘言陰夾助太族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

於卯在二月姑洗洗絜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孟康曰辜必也必使之絜也位於

辰在三月申言徵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

也位於巳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

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鐘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

長大椹盛也師古曰種物種生之物椹古茂字也種音之勇反位於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

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師古曰夷亦傷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南

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亡射射厭也

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亡厭已也位於戌在

九月應鐘言陰氣應亡射該臧萬物而雜陽閔種也孟康曰該臧塞也陰雜陽氣臧塞為

萬物作種也晉灼曰外閉曰閔師古曰閔音胡待天下言該閔於亥音訓並同也位於亥在十月三統者天施地化人

事之紀也李奇曰統緒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於地下始著為一萬物

萌動鐘於太陰故黃鐘為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呂究極中和為

萬物元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師古曰易說卦之辭六月坤之初六陰氣

受任於太陽繼養化柔萬物生長椹之於未令種剛彊大故林鐘

為地統律長六寸六者所呂含陽之施椹之於亥合之內令剛柔

有體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師古曰此亦說卦之辭也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師古曰此上繫之辭

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棟通孟康曰棟謂通意也師古曰棟音替族出於寅人奉而成之仁

呂養之義呂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為仁其聲商也為義

故太族為人統律長八寸象八卦宓戲氏之所呂順天地通神明

類萬物之情也師古曰宓讀與伏同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師古曰此說卦之辭在天成象在

地成形師古曰此上繫之辭后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呂左右民師古曰此左右助也左讀曰佐右讀曰佑

此三律之謂矣是為三統其於三正也黃

鐘子為天正師古曰正音之成反下皆類此林鐘未之衝丑為地正太族寅為人正三

正正始是呂地正適其始紐於陽東北丑位易曰東北喪朋迺終

有慶孟康曰未在西南陽也陰而入陽為失其類也師古曰此坤卦象辭答應之道也及黃鐘為宮則太族姑

洗林鐘南呂皆呂正聲應無有忽微孟康曰忽微若有若無細於髮者也謂正聲無有殘分也不復與

它律為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鐘而它律雖當其月自宮者

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孟康曰十二月之氣各召其月之律為宮非五音之正則聲有高低下差降也空積若鄭氏分寸為數千不

得其正此黃鐘至尊亡與竝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師古曰易說卦之辭也倚立也

參謂奇也兩謂耦也七九陽數六八陰數天之數始於一終於二十有五其義紀之呂三故置

一得三又二十五分之六凡二十五置終天之數得八十一呂天

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為八百一十分應歷一統孟康曰十九歲為一章一統凡八

章千五百三十九歲之章數黃鐘之實也繇此之義師古曰繇讀為由同由用也起

十二律之周徑孟康曰律孔徑三分參天之數也圍九分終天之數也地之數始於二終於三十其義

紀之呂兩故置一得二凡三十置終地之數得六十呂地中數六

乘之為三百六十分當期之日林鐘之實孟康曰林鐘長六寸圍六分呂圍乘長得積二百六十分也師古曰

期音基謂十二月為一期也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

節諧八音舞八佾監八方被八荒呂終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

其義極天地之變呂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為六百四十

分呂應六十四卦六族之實也孟康曰六族長八寸圍八分為積六百四十分也書曰天功人其

代之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也言聖人稟天造化之功代而行之天兼地人則天故呂五位之合乘焉唯天

為大唯堯則之之象也師古曰則法也論語稱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美帝堯能法天而行化地呂中數

乘者陰道理內在中魄之象也師古曰魄字與饋同易家人卦六二爻辭曰无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之道取象於陰無所必遂但居

中主饋食而已故云然三統相通故黃鐘林鐘太族律長皆全寸而亡餘分也天

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而二者為合六為虛五為聲周流於六虛

虛者爻律夫陰陽登降運行列為十二而律呂和矣太極元氣函

三為一孟康曰元氣始起於子未分之時天地人混合為一故子數獨一也師古曰函讀與舍同後皆類比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

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

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

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

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

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

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鐘於子化生萬物者也故孳萌於子紐牙

於丑引達於寅冒茹於卯師古曰萌也音莫係反振美於辰巳盛於巳罍布於

午蘇林曰罍音愕昧愛於未師古曰愛也音愛申堅於申留孰於酉畢入於戌該闕於

亥出甲於甲奮軋於乙師古曰軋音於點反明炳於丙大盛於丁豐楙於戊理

紀於巳斂更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壬陳揆於癸故陰陽之施化

萬物之終始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歷於日辰而變化之情可見矣

玉衡杓建天之綱也如淳曰杓音焱斗端星也孟康曰斗在天中周制四日月初

纏星之紀也孟康曰纏舍也二十八舍列在四方日月行焉起於星紀而又周之猶四聲

謂天之綱紀也師古曰躡踐也音直連反綱紀之交呂原始造設合樂用焉律

呂唱和呂育生成化歌奏用焉指顧取象然後陰陽萬物靡不條

鬯該成師古曰條達也鬯與暢同故呂成之數忖該之積孟康曰成之數者謂黃鐘之法數該之積為黃鐘變生十二辰積實之數也忖

除也言呂法數除積得九寸即黃鐘之長也如法為一寸則黃鐘之長也孟康曰得

言該者該眾律之數也師古曰忖音于本反謂得九寸也言參分損一下生林鐘張晏曰黃鐘長九寸呂二乘九得十八呂三除之

一者張法辭參分損一下生林鐘得林鐘六寸其法率如此推當算乃解晉灼曰蔡

邕律歷記凡陽生陰參分林鐘益二上生太族參分太族損一下生南呂

曰下陰生陽曰上也參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參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鐘參分應鐘益

一上生蕤賓參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參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

參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鐘參分夾鐘益一上生亡射參分亡射損

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旋八八為伍孟康曰從子數辰至未得八下生林

鐘數未至寅得八上生太族律上下其法皆用銅職在大樂太常掌之

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呂度長短也師古曰度音大本起黃鐘之長呂

子穀秬黍中者孟康曰子北方北方黑謂黑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子穀猶言穀子耳秬

即黑黍無取北方為號中者不大不小也言取黑黍穀子大小中者率為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

分寸也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其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

秬音鉅

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用竹為引高一分廣六分長十丈其方

法矩高廣之數陰陽之象也孟康曰高一分廣六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

分別也寸者寸也尺者尺也師古曰丈者張也引者信也師古曰信讀夫

度者別於分寸於寸隻於尺張於丈信於引引者信天下也職在

內官師古曰內官署名也百官表示內官長承初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宗正廷尉掌之師古曰法度所起故屬廷尉也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師古曰龠音籥合音閣所量多少也師古曰量音力張反本起於黃鐘

之龠用度數審其容師古曰因度呂生量也其容謂其中所容受之多少也呂子穀秬黍中者千有

二百實其龠呂井水準其槩孟康曰槩欲其直故呂水平之井水清則平也師古曰槩所呂槩平斗斛之上者也音工代反又音工內反

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師古曰其法嘉善也

用銅方尺而圍其外旁有庇焉鄭氏曰庇音條系之條庇過也算方一尺所受一制盡與此同師古曰庇不滿之處也音吐彫反

其上為斛其下為斗孟康曰其上謂仰斛也其下謂覆斛之底受一斗左耳為升

右耳為合龠其狀似爵呂縻爵祿上三下一參天兩地圍而

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圖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

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孟康曰三十斤為鈞鈞萬一千五百二十銖聲中黃鐘始於黃鐘而反覆

焉孟康曰反斛聲中黃鐘覆斛亦中黃鐘之宮宮為君也臣瓚曰仰斛受一斛覆斛受一斗故曰反覆焉師古曰覆音芳目反君制器之象也龠

者黃鐘律之實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

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躍

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師古

曰米粟之量故在太倉也

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呂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

師古曰底平也謂呂底石屬物令平齊也底音指呂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

天也佐助旋機斟酌建指呂齊七政師古曰七政日月五星也故曰玉衡論語云立

則見其參於前也孟康曰權衡量三等為參在車則見其倚於衡也又曰齊之呂禮

此衡在前居南方之義也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呂稱物平施知

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

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付為十八易

十有八變之象也孟康曰付度也度其義有十八也黃鐘龠銖兩鈞斤石凡七與下十一象為十八也張晏曰象易三揲著而成一爻十八變具六爻而成卦

五權之制呂義立之呂物鈞之其餘小大之差呂輕重為宜圜而

環之令之肉倍好者孟康曰謂為鐘之形如環也如淳曰體為肉孔為好師古曰鍾者稱之權也音直垂反又音直睡反周旋無端

終而復始無窮已也銖者物絲忽微始至於成著可殊異也師古曰

由同由從也兩者兩黃鐘律之重也李奇曰黃鐘之管重十二銖兩十二得二十四也二十四銖而成兩者

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之爻陰陽變

動之象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均也陽施其

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權與物均重萬一千五百二十

銖當萬物之象也四百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孟康曰六甲為六旬一歲有八

節六甲周行成歲日六乘八節得之三十斤成鈞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

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物終石大也四鈞為石者

四時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終於十二辰而復於

子黃鐘之象也孟康曰稱之數始於銖終於石石重百二十斤象十二月銖之重木取於子律黃鐘一龠容千二百黍為十二銖故曰復於子黃鐘之象也千

九百二十兩者陰陽之數也三百八十四爻五行之象也四萬六

千八十銖者萬一千五百二十物歷四時之象也而歲功成就五

權謹矣權與物鈞而生衡孟康曰謂鍾與物鈞所稱適停則衡平也衡運生規規圜生矩矩

方生繩繩直生準韋昭曰立準呂望繩呂水為平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為五則規

者所呂規園器械令得其類也矩者所呂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

也規矩相須陰陽位序圜方乃成準者所呂揆平取正也繩者上

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絲焉呂定法式師古曰

曰絲讀與由同由用也輔弼執玉呂翼天子師古曰翼助也詩云尹氏大師秉國之鈞四方

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師古曰小雅節南山之詩也言尹氏居太師之官執持國之權量維制四方輔翼天子使下無迷惑也咸

有五象其義一也。呂陰陽言之大陰者北方北伏也。陽氣伏於下於時為冬冬終也。物終滅乃可稱水潤下知者謀謀者重故為權也。大陽者南方南任也。陽氣任養物於時為夏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火炎上禮者齊齊者平故為衡也。少陰者西方西遷也。陰氣遷落物於時為秋秋韞也。師古曰韞音子由反物韞斂乃成孰金從革改更也。義者成成者方故為矩也。少陽者東方東動也。陽氣動物於時為春春蠢也。物蠢生迺動運木曲直仁者生生者園故為規也。中央者陰陽之內四方之中經緯通達迺能端直於時為四季土稼蕃蓄息。師古曰蕃多也息生也蕃音秩元反信者誠誠者直故為繩也。五則揆物有輕重圜方平直陰陽之義四方四時之體五常五行之象厥法有品各順其方而應其行職在大行鴻臚掌之。師古曰平均曲直齊一遠近故在鴻臚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呂出內五言女聽。師古曰虞書益稷篇所載舜與禹言予者帝舜

也。言呂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呂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

陽原情性風之呂德感之呂樂。師古曰呂德化之呂樂動之詩序曰上呂風化下莫不同乎一唯

聖人為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聞之也。今廣延羣儒博謀講道修明舊典同律審度嘉量平衡鈞權正準直繩立于五則備數和

聲呂利兆民貞天下於一同海內之歸。師古曰貞正也易下繫之辭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言皆呂一為正也又曰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各自名也。師古曰取

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於士君子之行。師古曰介然特是呂用銅也用竹為引者事之宜也。李青曰引長十丈高一分廣六分唯竹篋柔而堅為宜耳歷數之

起上矣。傳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臣贊曰南正司天則北正當司地不得言火正也古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師古曰

文火字與北相似故遂誤耳師古曰此說非也班固幽通賦云玄黎醇耀於高辛是則黎為火正也

名籍雲氏之後為諸侯者即饗餐也而閏餘乖次孟康曰呂歲之餘日為閏故曰閏餘次十孟陬

殄滅孟康曰正月為孟陬歷紀廢絕閏餘攝提失方孟康曰攝提星各隨斗杓所指建十

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呂閏月定四時成

歲允釐百官眾功皆美師古曰此皆虞書堯典之辭也欽敬若順也昊天言天氣廣大

繼掌天地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歷象星辰之分節敬記天時呂授下人也師古曰凡三百六十

六日而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則餘六日矣又除小月六日是為歲有餘十二

日未益三歲便得一月則置閏焉呂定四時之其後呂授舜曰咨爾舜天之歷數

在爾躬舜亦呂命禹師古曰事見至周武王訪箕子師古曰訪箕子箕子

言大法九章而五紀明歷法孟康曰歲日月星辰是為五紀也師古曰大故自殷

周皆創業改制咸正歷紀服色從之順其時氣呂應天道三代既

沒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李奇曰同類之人俱明歷者也如淳曰

或在夷狄故其所記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戰國擾攘秦兼

天下未皇暇也亦頗推五勝孟康曰五行相勝素而自呂為獲水德乃

呂十月為正色上黑師古曰獲水德漢興方綱紀大基庶事草創襲秦

正朔呂北平侯張蒼言用顓頊歷比於六歷疏濶中最高為微近然

正朔服色未覩其真而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至武帝元封

七年漢興百二歲矣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

歷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兒寬明經術師古曰兒上迺詔

寬曰與博士共議今宜何呂為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

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呂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

相復師古曰復重也因也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臣等聞學褊陋不能明

陛下躬聖發憤昭配天地師古曰躬聖者言身有聖德也臣愚呂為三統之

制後聖復前聖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絕而不序矣唯陛下

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呂定大明之制為萬世則

於是迺詔御史曰迺者有司言歷未定廣延宣問曰考星度未能

讎也師古曰讎相當蓋聞古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發斂定清濁起五部建

氣物分數應劭曰言黃帝造歷得仙名節會察寒暑致啓分發斂至定清濁起五部五部金

無窮已也故曰不死名春夏為發秋冬為斂清濁謂律聲之清濁也五部謂五行也天有四時分

為五行也氣二十四氣也物萬物也分歷數之分也晉灼曰蔡邕天文志渾天名察發斂以行日

月以步五緯臣瓚曰黃帝聖德與神靈合契升龍登仙故曰合而不死題名宿度候察進退史記曰名察宿度謂三辰之度吉凶之驗也然則上矣書缺樂

弛朕甚難之師古曰弛廢也音式爾反依違師古曰依違不決之意也惟思也其曰七年

為元年李奇曰改元封七年為太初元年遂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師古曰姓射名

也議造漢歷迺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曰追二十八宿相距於四

方舉終曰定朔晦分至躔離弦望應劭曰躔徑也離遠也臣瓚曰案離歷也日月之所歷也鄧展曰日月踐歷度次迺

呂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

攝提格之歲中冬孟康曰言復得首上元泰初時亦是闕逢之歲歲在甲曰十一月甲

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李奇曰古以建星為宿今以牽牛為宿孟康曰建星在牽

牛開管灼曰賈逵論太初歷冬至日在牽牛初者牽牛中

星也古歷皆在建星建星即斗星也太初歷四分法在斗二十六度史官舊法太歲在子巳

冬夏至常不及太初歷五度四分法在斗二十一度與行事候法天度相應

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姓等奏不能為算師古曰姓即射姓也願募治歷者更造

密度各自增減曰造漢太初歷迺選治歷鄧平及長樂司馬可酒

泉候宜君師古曰可者司馬之名也宜君亦候之名也候官號也故曰東南一尉西北一候侍郎尊及與民間治歷者

凡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閔與焉晉灼曰三人姓名也史記歷書唐

歷師古曰姓唐名都方術之士也姓落下名閔巴郡人也都與閔凡二人言三人非也與讀曰豫都分天部孟康曰謂分部二而閔運

算轉歷其法曰律起歷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

孟康曰黃鐘律長九寸圍九分以圍乘長得積八十一寸也與長相終律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師古

曰復音扶目反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所從出也故黃鐘紀元

氣之謂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與鄧平所治同於是皆觀新星度

日月行更曰算推如閔平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

之四十三先藉半日名曰陽歷不藉名曰陰歷所謂陽歷者先朔

月生陰歷者朔而後月迺生平曰陽歷朔皆先且月生曰朝諸侯
王羣臣便迺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歷罷廢尤疏遠者十
七家復使校歷律昏明宦者淳于陵渠復覆太初歷晦朔弦望皆
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孟康曰謂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時七曜皆會聚斗牽牛分度夜盡如合璧連珠也師古曰言其應候不差也陵渠奏狀遂用鄧平歷曰平為太史丞後二十七年元鳳

三年太史令張壽王上書言歷者天地之大紀上帝所為傳黃帝
調律歷漢元年呂來用之今陰陽不調宜更歷之過也師古曰更改也詔下
主歷使者鮮于妄人詰問壽王不服妄人請與治歷大司農中丞
麻光等二十餘人雜候日月晦朔弦望八節二十四氣鈞校諸歷
用狀奏可詔與丞相御史大將軍右將軍史各一人雜候上林清
臺課諸歷疏密凡十一家呂元鳳三年十一月朔旦冬至盡五年
十二月各有第壽王課疏遠案漢元年不用黃帝調歷壽王非漢

歷逆天道非所宜言大不敬有詔勿劾復候盡六年太初歷第一

即墨徐萬且長安徐禹治太初歷亦第一師古曰音于余反壽王及待詔李信

治黃帝調歷課皆疏濶又言黃帝至元鳳二年六千餘歲丞相屬

寶長安單安國安陵栢育治終始蘇林曰栢音布回反師古曰姓栢名育也單音善言黃帝呂來

三千六百二十九歲不與壽王合壽王又移帝王錄舜禹年歲不

合人年壽王言化益為天子代禹師古曰化益即伯益驪山女亦為天子在殷

周閒皆不合經術壽王歷迺太史官殷歷也壽王猥曰安得五家

歷師古曰猥曲也又妄言太初歷虧四分日之三去小餘七百五分呂故陰

陽不調謂之亂世劾壽王吏八百石古之大夫服儒衣誦不詳之

辭作祆言欲亂制度不道奏可壽王候課比三年下師古曰比類也下下獄也音胡稼反

終不服再劾死更赦勿劾師古曰更經也音工衡反遂不更言誹謗益甚竟呂下

吏故歷本之驗在於天自漢歷初起盡元鳳六年三十六歲而是

非堅定至季成世劉向總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

眇師古曰眇細也音莫小反又讀曰妙他皆類此作三統歷及譜呂說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師古曰自

此言下皆班氏所述劉歆之說也夫歷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目呂天時傳曰民受

天地之中呂生所謂命也師古曰此春秋左氏傳周大夫劉康公之言也中謂中和之氣也是故有禮誼動

作威儀之則呂定命也能者養呂之福不能者敗呂取禍師古曰之往也往就

福也自此呂上皆劉康公辭故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呂陰陽之中制其禮

故春為陽中萬物呂生秋為陰中萬物呂成是呂事舉其中禮取

其和歷數呂閏正天地之中呂作事厚生皆所呂定命也易金火

相革之卦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師古曰禹下允上故云金火相革此革卦象辭又曰治

歷明時師古曰此革卦象辭所呂和人道也周道既衰幽王既喪天子不能班

朔魯歷不正呂閏餘一之歲為部首孟康曰當呂閏盡歲為部首今失正未盡歲便呂為部首也師古曰部音朔又音部

故春秋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孟康曰辰謂斗建臣瓚曰日月之會為辰師古

曰事在襄二十七年而司歷呂為在建戌史書建亥哀十二年亦呂建申流火

之月為建亥張晏曰周之十一月夏之十月也可失閏當為八月建酉而云建申誤也仲尼曰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劉歆徒呂詩七月流火為喻不知八月火猶西流

也而怪蟄蟲之不伏也自文公閏月不告朔至此百有餘年莫能

正歷數故子貢欲去其餼羊孔子愛其禮師古曰餼生牲也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事故用牲子貢見其

禮廢而欲去其羊孔子曰賜也汝愛其羊我愛其禮事見論語而著其法於春秋經曰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呂底

日禮也蘇林曰底致也師古曰音之履友日御不失日呂授百官於朝言告朔也師古曰

有此語元典歷始曰元傳曰元善之長也共養三德為善孟康曰謂三統之微氣也當施育萬

物故謂之德師古曰共讀曰供又曰元體之長也合三體而為之原故曰元於春三月

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三統合於一元故因元一而九三之呂為

法孟康曰辰有十二其三為天地人之統老子曰三生萬物是以餘九辰得三氣乃能施化故每辰者以三統之數乘之是謂九三之法得積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十一三

之呂為實孟康曰以子數一乘丑三餘次辰亦每三乘之周十一辰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實如法得一黃鐘初九律

之首陽之變也因而六之呂九為法得林鐘孟康曰呂六乘黃初六呂

之首陰之變也皆參天兩地之法也孟康曰三三而九二上生六而倍

之下生六而損之皆呂九為法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孟康曰

子母謂黃鐘生林鐘也同類為律娶妻如淳曰黃而呂生子如淳曰林天地之情

也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十日行矣李奇曰聲一清一濁

於十日從甲至癸也孟康曰謂東方甲乙傳曰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天有六氣

南方丙丁之屬分在五方故五聲屬焉張晏曰六氣陰

陽風雨晦明也降生五味孟康曰月令五方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孟康曰天

三五七九五在其中地陰數耦二四而民所受呂生也故日有六甲辰有五子

六八十六在其中故曰天地之中合孟康曰六甲之中唯

甲寅無子故有五子十一而天地之道畢言終而復始太極中央元氣故

為黃鐘其實一龠呂其長自乘故八十一為日法所呂生權衡度

量禮樂之所繇出也師古曰繇經元一呂統始易太極之首也春秋

二呂目歲鄧展曰春秋則為二矣孟康曰春為陽中萬物易兩儀之中也於春每

月書王易三極之統也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節也

時月呂建分至啓閉之分易八卦之位也張晏曰二至二分立象事成敗

易吉凶之効也朝聘會盟易大業之本也故易與春秋天人之道

也傳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

師古曰左氏傳載韓簡之言也物生則有象有象而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

三統三也四時四也合而為十成五體呂五乘十大衍之數也而

道據其一其餘四十九所當用也故著呂為數呂象兩兩之又呂

象三三之又呂象四四之又歸奇象閏十九孟康曰歲有閏分七分滿十九

及所據一加之因呂再扞兩之師古曰是為月法之實如日法得一

則一月之日數也而三辰之會交矣是呂能生吉凶孟康曰三辰日月

有交會交會即陰陽有故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

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

千陵勝負故生吉凶也

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呂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師古曰皆上聲

之辭并終數為十九易窮則變故為閏法孟康曰天終數九地終數十窮終也言閏亦日之窮餘故取二終之數以為

參天九兩地十是為會數參天數二十五兩地數三十是為朔望

之會呂會數乘之則周於朔旦冬至是為會月孟康曰會月二十七章之月數也得朔旦冬至日與

復九會而復元孟康曰謂四千六百一十七歲之月數也所謂元月黃鐘初九之數也經於四時雖

亡事必書時月時所呂記啓閉也月所呂紀分至也啓閉者節也

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故時中必在正數之月故傳曰先王

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

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諄師古曰自此以上左氏傳之辭也履端於始謂步歷之始以為術之端首也舉

會數而朔旦冬至是為章月四分月法呂其一乘章月是為中法

參閏法為周至呂乘月法呂減中法而約之則六劫之數為一月

之閏法其餘七分此中朔相求之術也朔不得中是謂閏月言陰

陽雖交不得中不生故日法乘閏法是為統歲三統是為元歲元

歲之閏陰陽災三統閏法易九危曰初入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

十四陰九孟康曰易傳也所謂陽九之危百六之會者也初入元百六歲有危者則前元之

八四十八合為次四百八十陽九孟康曰亦六乘八之數也於易爻六有變故再數

四百八十歲也次四百八十陽九也如淳曰六八四十八為四百八十歲有九年早次

七百二十陰七孟康曰九乘八之數也八次七百二十陽七孟康曰亦九乘八

變故再數也如淳曰八十歲紀一甲子冬至以次六百陰五次六百陽五孟康曰七

八乘九八九七十二故七百二十歲乃有災也次六百陰五次六百陽五八爻乘八

之數也七乘八得五百六十歲八乘八得六百四十歲合千二百歲也於易爻七八不變氣不通

故合而數之各得六百歲也如淳曰爻有七八八八六十四七八五十六二爻之數合千二百滿

純陰七八不變故通其次四百八十陰三次四百八十陽三孟康曰此六乘八

氣使各六百歲乃有災又陰爻也陽奇陰偶故九再數而六四數七八不變又無偶各一數一元之中有五陽四陰陽早

陰水九七五三皆陽數也故曰陽九之危如淳曰九六者陽奇陰偶故重出覆取上六八四十四

八故同四百八十歲正呂九七五三為災者從天奇數也易天之數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繫天

故取其奇為災歲數八十歲則甲子冬至一甲子六十日一歲三百六十日八十歲得四百八十

甲子又五日五八四十四為四百日又四分日之一八十歲有八十分八十分為二十日凡四

百八十日得七十甲子八十歲合四百八十七甲子餘分皆盡故八十歲則一甲子冬至也凡四

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歲

日經歲從百六終陽三也得災歲五十七合為一元四千六百一十七歲是呂春秋曰舉正於中又曰閏月不告朔

非禮也閏呂正時時呂作事事呂厚生師古曰言四時漸差則置閏呂正之因順時而命事事得其序則年穀豐熟

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正也何呂為民師古曰自此呂上皆左氏傳之

辭也為治也故善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

呂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至昭二十年二

月巳丑日南至失閏至在非其月梓慎望氛氣而弗正不履端於

始也故傳不曰冬至而曰日南至極於牽牛之初日中之時景最

長呂此知其南至也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

呂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凡十二次日至其

初為節至其中斗建下為十二辰視其建而知其次故曰制禮上

物不過十二天之大數也經曰春王正月傳曰周正月火出於夏

為三月商為四月周為五月夏數得天師古曰自此呂上左傳之辭得四時之正也

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為首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此下亦同登降三統之

首周還五行之道也師古曰還讀曰旋故三五相包而生天統之正始施於

子半蘇林曰子之西亥之東其中間也或曰於子半日地統受於丑初臣贊曰謂分十二辰各有上中下言半謂在中也又受於寅初此謂上也日萌色赤地

統受之於丑初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

初日孽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天施復於子地化自丑畢於

辰如淳曰地呂十二月生萬物三月乃畢人生自寅成於申如淳曰人功自正月至七月乃畢故歷數三統天呂

甲子李奇曰夏正月朔日地呂甲辰韋昭曰殷正月朔日人呂甲申李奇曰周正月朔日孟仲季迭用事為

統首三微之統既著而五行自青始其序亦如之五行與三統相

錯傳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然則三統五星可知也易曰參五呂

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師古曰易上繫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其於人皇極

統三德五事故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
合於人統五星之合於五行水合於辰星火合於熒惑金合於太
白木合於歲星土合於填星三辰五星而相經緯也天呂一生水
地呂二生火天呂三生木地呂四生金天呂五生土五勝相乘呂
生小周呂乘乾坤之策而成大周陰陽比類交錯相成故九六之
變登降於六體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有八變而成卦
四營而成易為七十二參三統兩四時相乘之數也參之則得乾
之策兩之則得坤之策蘇林曰策數也呂陽九九之為六百四十八呂陰六
六之為四百三十二凡一千八十陰陽各一卦之微算策也八之
為八千六百四十而八卦小成引而信之師古曰信讀曰伸又八之為六萬
九千一百二十天地再之為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然後大成五
星會終觸類而長之呂乘章歲為二百六十二萬六千五百六十
而與日月會三會為七百八十七萬九千六百八十而與三統會
三統二千三百六十三萬九千四十而復於太極上元九章歲而
六之為法太極上元為實實如法得一陰一陽各萬一千五百二
十當萬物氣體之數天下之能事畢矣

律歷志第一下

漢書二十一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統母日法八十一

孟康曰分一日為八十一分為三統之本母也

元始黃鐘初九自乘一脩之數

得日法

閏法十九因為章歲合天地終數得閏法

統法千五百三十九呂閏法乘日法得統法

元法四千六百一十七參統法得元法

會數四十七參天九兩地十得會數

章月二百三十五五位乘會數得章月

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推大衍象得月法

通法五百九十八四分月法得通法

中法十四萬五百三十呂章月乘通法得中法

周天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呂章月乘月法得周天
歲中十二呂三統乘四時得歲中

月周二百五十四呂章月加閏法得月周

朔望之會百三十五參天數二十五兩地數三十得朔望之會

會月六千三百四十五呂會數乘朔望之會得會月

統月萬九千三十五參會月得統月

元月五萬七千一百五參統月得元月

章中二百二十八呂閏法乘歲中得章中

統中萬八千四百六十八呂日法乘章中得統中

元中五萬五千四百四參統中得元中

策餘八千八十什乘元中呂減周天得策餘

周至五十七參閏法得周至

統母木金相乘為十二是為歲星小周小周乘以策為千七百二
十八是為歲星歲數

見中分二萬七百三十六

積中十三中餘百五十七

見中法千五百八十三見數也

見閏分萬二千九十六

積月十三月餘萬五千七十九

見月法三萬七十七

見中日法七百三十萬八千七百一十一

見月日法二百四十三萬六千二百三十七

金火相乘為八又呂火乘之為十六而小復小復乘乾策為三千
四百五十六是為太白歲數

見中分四萬一千四百七十二

積中十九中餘四百一十三

見中法二千一百六十一復數

見閏分二萬四千一百九十二

積月十九月餘三萬二千三十九

見月法四萬一千五十九

晨中分二萬三千三百二十八

積中十中餘千七百一十八十一作七

夕中分萬八千一百四十四

積中八中餘八百五十六

晨閏分萬三千六百八

積月十一月餘五千一百九十一

夕閏分萬五百八十四

積月八月餘二萬六千八百四十八

見中日法九百九十七萬七千三百三十七

見月日法三百三十二萬五千七百七十九

土木相乘而合經緯為三十是為鎮星小周小周乘以策為四千三百二十是為鎮星歲數

見中分五萬一千八百四十

積中十二中餘千七百四十

見中法四千一百七十五見數也

見閏分三萬二百四十

積月十二月餘六萬三千三百

見月法七萬九千三百二十五

見中日法千九百二十七萬五千九百七十五

見月日法六百四十二萬五千三百二十五

火經特成故二歲而過初三十二過初為六十四歲而小周小周

乘乾策則太陽大周為萬三千八百二十四歲是為熒惑歲數

見中分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

積中二十五中餘四千一百六十三

見中法六千四百六十九也見數也

見閏分九萬六千七百六十八

積月二十六月餘五萬二千九百五十四

見月法十二萬二千九百一十一二千一作一千

見中日法二千九百八十六萬七千三百七十三

見月日法九百九十五萬五千七百九十一

水經特成故一歲而及初六十四及初而小復小復乘《策則太

陰大周為九千二百一十六歲是為辰星歲數

見中分十一萬五百九十二

積中三中餘二萬三千四百六十九

見中法二萬九千四十一復數也

見閏分六萬四千五百一十二

積月三月餘五十一萬四百二十三

見月法五十五萬一千七百七十九

晨中分六萬二千二百八

積中二中餘四千一百二十六

夕中分四萬八千三百八十四

積中一中餘萬九千三百四十三

晨閏分三萬六千二百八十八

積月二月餘十一萬四千六百八十二

夕閏分二萬八千二百二十四

積月一月餘三十九萬五千七百四十一

見中日法一億三千四百八萬二千二百九十七

見月日法四千四百六十九萬四千九十九

合太陰太陽之歲數而中分之各萬一千五百二十陽施其氣陰成其物

呂星行率減歲數餘則見數也

東九西七乘歲數并九七爲法得一金水晨夕歲數

呂歲中乘歲數是爲星見中分

星見數是爲見中法

呂歲閏乘歲數是爲星見閏分

呂章歲乘見數是爲見月法

呂元法乘見數是爲見中日法

呂統法乘見數是爲見月日法

五步木晨始見去日半次順日行十一分度二百二十一日始留

二十五日而旋逆日行七分度一八十四日復留二十四日三分

而旋復順日行十一分度二百一十一日有百八十二萬八千三

百六十二分而伏凡見三百六十五日有百八十二萬八千三百

六十五分除逆定行星三十度百六十六萬一千二百八十六分

凡見一歲行一次而後伏日行不盈十一分度一伏三十三日三

百三十三萬四千七百三十七分行星三度百六十七萬三千四

百五十一一作分一見三百九十八日五百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二

分行星三十三度三百三十三萬四千七百三十七分通其率故
日日行千七百二十八分度之百四十五

金晨始見去日半次逆日行二分度一六日始留八日而旋始順

日行四十六分度三十三四十六日順疾日行一度九十二分度

十五百八十四日而伏凡見二百四十四日除逆定行星二百四

十四度伏日行一度九十二分度三十三有奇師古曰奇音居宜及下皆類此伏八十

三日行星百一十三度四百三十六萬五千二百二十分凡晨見

伏三百二十七日行星三百五十七度四百三十六萬五千二百

二十分夕始見去日半次順日行一度九十二分度十五百八十

一日百七分日四十五順遲日行四十六分度三一作十三四十六

日始留七日百七分日六十二分而旋逆日行二一作分度一六日

而伏凡見二百四十一日除逆定行星二百四十一度伏逆日行

八分度七有奇伏十六一作日百二十九萬五千三百五十二分行

星十四度三百六萬九千八百六十八分一凡夕見伏二百五十

七日百二十九萬五千三百五十二一作分行星二百二十六度六

百九十萬七千四百六十九分一復五百八十四日百二十九萬

五千三百五十二分行星亦如之故曰日行一度

土晨始見去日半次順日行十五分度一八十七日始留三十四

日而旋逆日行八十一分度五百一日復留三十三日八十六萬

二千四百五十五分而旋復順日行十五分度一八十五日而伏

凡見三百四十日八十六萬二千四百五十五分除逆定餘字行星

五度四百四十七萬三千九百三十分伏日行不盈十五分度三

百三十七日千七百一十七萬一百七十分行星七度八百七十

三萬六千五百七十分一見三百七十七日千八百三萬二千六

百二十五分行星十二度千三百二十一萬五百分通其率故曰日行四千三百二十分度之百四十五

火晨始見去日半次順日行九十二分度五十三二百七十六日始留十日而旋逆日行六十二分度十七六十二日復留十日而旋復順日行九十二分度五十三二百七十六日而伏凡見六百三十四日除逆定行星三百一度伏日行不盈九十二分度七十三分伏百四十六日千五百六十八萬九千七百分行星百一十四度八百二十一萬八千五分一見七百八十日千五百六十八萬九千七百分凡行星四百二十五度八百二十一萬八千五分通其率故曰日行萬三千八百二十四分度之七千三百五十五水晨始見去日半次逆日行二度一日始留二日而旋順日行七分度六^{一多}_{十字}七日順疾日行一度三分度一^{二多}_{二字}十八日而伏凡見二

十八日除逆定行星二十八度伏日行一度九分度七有奇三十七日一億二千二百二萬九千六百五分行星六十八度四千六百六十一萬一百二十八分凡晨見伏六十五日一億二千二百二萬九千六百五分行星九十六度四千六百六十一萬一百二十八分夕始見去日半次順疾日行一度三分度一十六日二分日一順遲日行七分度六七^一_{作十}日留一日二分日一而旋逆日行二度一日而伏凡見二十六日除逆定行星二十六度伏逆日行十五分度四有奇二十四日行星六度五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八百二十分凡夕見伏五十日行星十九度七千五百四十一萬九千四百七十七分一復百一十五日一億二千二百二萬九千六百五分行星亦如之故曰日行一度

統術

推日月元統置太極上元呂來外所求年盈元法除之餘不盈統者則天統甲子呂來年數也盈統除之餘則地統甲辰呂來年數也又盈統除之餘則人統甲申呂來年數也各呂其統首日爲紀

推天正呂章月乘人統歲數盈章歲得一名曰積月不盈者名曰閏餘閏餘十二呂上歲有閏求地正加積月一求人正加二

推正月朔呂月法乘積月盈日法得一名曰積日不盈者名曰小餘小餘三十八呂上其月大積日盈六十除之不盈者名曰大餘數從統首日起算外則朔日也求其次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十三小餘盈日法得一從大餘數除如法求弦加大餘七小餘三十一求望倍弦

推閏餘所在呂十二乘閏餘加十得一盈章中數所得起冬至算外則中至終閏盈中氣在朔若二日則前月閏也

推冬至呂算餘乘人統歲數盈統法得一名曰大餘不盈者名曰小餘除數如法則所求冬至日也

求八節加大餘四十五小餘千一百求二十四氣三其小餘加大餘十五小餘千一十

推中部二十四氣皆呂元爲法

推五行其四行各七十三日統歲分之七十七中央各十八日統法分之四百四冬至後中央二十七日六百六分

推合晨所在星置積日呂統法乘之呂十九乘小餘而并之盈周天除去之不盈者令盈統法得一度數起牽牛算外則合晨所入星度也

推其日夜半所在星呂章歲乘月小餘呂減合晨度小餘不足者破全度

推其月夜半所在星呂月周乘月小餘盈統法得一度呂減合晨度
推諸加時呂十二乘小餘爲實各盈分母爲法數起於子算外則
所加辰也

推月食置會餘歲積月呂二十三乘之盈百三十五除之不盈者
加二十三得一月盈百三十五數所得起其正算外則食月也加
時在望日衝辰

紀術

推五星見復置太極上元呂來盡所求年乘大統見復數盈歲數
得一則定見復數也不盈者名曰見復餘見復餘盈其見復數一
呂上見在往年倍一呂上又在前往年不盈者在今年也

推星所

一多在字

見中次呂見中分乘定見復數盈見中法得一則積中

法也不盈者名曰中餘呂元中除積中餘則中元餘也呂章中除
之餘則入章中數也呂十二除之餘則星見中次也中數從冬至
起次數從星紀起算外則星所見中次也

推星見月呂閏分乘定見呂章歲乘中餘從之盈見月法得一并
積中則積月也不盈者名曰月中餘呂元月除積月餘名曰月元
餘呂章月除月元餘則入章月數也呂十二除之至有閏之歲除
十三入章三歲一閏六歲二閏九歲三閏十一歲四閏十四歲五
閏十七歲六閏十九歲七閏不盈者數起於天正算外則星所見
月也

推至日呂中法乘中元餘盈元法得一名曰積日不盈者名曰小
餘小餘盈二千五百九十七呂上中大數除積日如法算外則冬
至也

推朔日呂月法乘月元餘盈日法得一名曰積日餘名曰小餘小餘三十八呂上月大數除積日如法算外則星見月朔日也

推入中次日度數呂中法乘中餘呂見中法乘其小餘并之盈見中日法得一則入中日入次度數也中次至日數次呂次初數算

外則星所見及日所在度數也求夕在日後十五度

推入月日數呂月法乘月餘呂見月法乘其小餘并之盈見月日法得一則入月日數也并之大餘數除如法則見日也

推後見中加積中於中元餘加後餘於中餘盈其法得一從中元餘數如法則見一多也

推後見月加積月於月元餘加後月餘於月餘盈其法得一從月元餘除數如法則後見月也

推至日及入中次度數如上法

推朔日及入月數如上法

推晨見加夕夕見加晨皆如上法

推五步置始見呂來日數至所求日各呂其行度數乘之其星若日有分者分子乘全為實分母為法其兩有分者分母分度數乘

全分子從之令相乘為實分母相乘為法實如法得一名曰積度數起星初見星宿所在宿度算外則星所在宿度也歲術推歲所

在

置上元呂來外所求年盈歲數除去之不盈者呂百四十五乘之

呂百四十四為法如法得一名曰積次不盈者名曰次餘積次盈十二除去之不盈者名曰定次數從星紀起算盡之外則所在次

也欲知太歲呂六十除餘積次餘不盈者數從丙子起算盡之外則太歲日也

贏縮傳曰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曰害烏帑師古曰帑與奴同周楚惡

之五星之盈縮不是過也過次者殃大過舍者災小不過者亡咎

次度六物者歲時數日月星辰也辰者日月之會而建所指也

星紀初斗十二度大雪中牽牛初冬至於夏為十一月商為十二月周為正月終於婺女七

度

玄枵初婺女八度小寒中危初大寒於夏為十二月商為正月周為二月終於危十五度

諏訾初危十六度立春中營室十四度驚蟄今日雨水於夏為正月商為二月周為三月終於

奎四度

降婁初奎五度雨水今日驚蟄中婁四度春分於夏為二月商為三月周為四月終於胃六度

大梁初胃七度穀雨今日清明中昴八度清明今日穀雨於夏為三月商為四月周為五月終於畢

十一度

實沈初畢十二度立夏中井初小滿於夏為四月商為五月周為六月終於井十五度

鶉首初井十六度芒種中井三十一度夏至於夏為五月商為六月周為七月終於柳八

度

鶉火初柳九度小暑中張三度大暑於夏為六月商為七月周為八月終於張十七度

鶉尾初張十八度立秋中翼十五度處暑於夏為七月商為八月周為九月終於軫十

一度

壽星初軫十二度白露中角十度秋分於夏為八月商為九月周為十月終於氏四度

大火初氏五度寒露中房五度霜降於夏為九月商為十月周為十一月終於尾九度

析木初尾十度立冬中箕七度小雪於夏為十月商為十一月周為十二月終於斗十二度

角十二 亢九 氏十五 房五 心五 尾十八 箕十一

東七十五度

斗二十六 牛八 女十二 虛十 危十七 營室十六 壁九

北九十八度

奎十六 婁十二 胃十四 昂十一 畢十六 觜二 參九

西八十度

井三十三 鬼四 柳十五 星七 張十八 翼十八 軫十七

南百一十二度

九章歲為百七十一歲而九道小終九終千五百三十九歲而大終三終而與元終進退於牽牛之前四度五分九會陽呂九終故日有九道陰兼而成之故月有十九道陽名成功故九會而終四營而成易故四歲中餘一四章而朔餘一為篇首八十一章而終

一統

一甲子元首漢太初元年 十辛酉 十九己未 二十八丁巳 三十
七乙卯 四十六壬子 五十五庚戌 六十四戊申 七十三
丙午中

甲辰二統 辛丑 己亥 丁酉 乙未 壬辰 庚寅 戊子

丙戌季

甲申三統 辛巳 己卯 丁丑文王十四年 乙亥微二十六年 壬申 庚

午 戊辰 丙寅孟愍二十二年

二癸卯 十一辛丑 二十己亥 二十九丁酉 二十八甲午

四十七壬辰 五十六庚寅 六十五戊子 七十四乙酉中

癸未 辛巳 己卯 丁丑 甲戌 壬申 庚午 戊辰 乙

丑季

癸亥 辛酉 己未 丁巳周公五年 甲寅 壬子 庚戌 戊申元四年

乙巳孟

三癸未 十二辛巳 二十一己卯 三十丙子 三十九甲戌
四十八壬申 五十七庚子 六十六丁卯 七十五乙丑中

癸亥 辛酉 巳未 丙辰 甲寅 壬子 庚戌 丁未 乙巳季

癸卯 辛丑 巳亥 丙申 甲午 壬辰 庚寅成十年 丁亥 乙酉孟

四癸亥初元二年 十三辛酉 二十二戊午 三十一丙辰 四十甲寅 四十九壬子 五十八巳酉 六十七丁未 七十六乙巳

中 癸卯 辛丑 戊戌 丙申 甲午 壬辰 巳丑 丁亥 乙酉季

癸未 辛巳 戊寅 丙子 甲戌 壬申惠三十八年 巳巳 丁卯 乙丑孟

五癸卯河平元年 十四庚子 二十三戊戌 三十二丙申 四十一

甲午 五十辛卯 五十九巳丑 六十八丁亥 七十七乙酉 中

癸未 庚辰 戊寅 丙子 甲戌 辛未 巳巳 丁卯 乙丑季商太甲元年

癸亥 庚申 戊午 丙辰 甲寅獻十五年 辛亥 巳酉 丁未 乙巳孟楚元三年

六壬午 十五庚辰 二十四戊寅 三十三丙子 四十二癸酉 五十一辛未 六十巳巳 六十九丁卯 七十八甲子 中

壬戌 庚申 戊午 丙辰 癸丑 辛亥 巳酉 丁未 甲辰季

壬寅 庚子 戊戌 丙申揚二十四年 癸巳 辛卯 巳丑 丁亥 甲申孟

年康四 甲申孟

七壬戌

始建國三年

十六庚申

二十五戊午

三十四乙卯

四十

三癸丑

五十二辛亥

六十一巳酉

七十丙午

七十九甲

辰中

壬寅

庚子

戊戌

乙未

癸巳

辛卯

巳丑

丙戌

甲

申季

壬午

庚辰

戊寅

乙亥

癸酉

辛未

巳巳

定七年

丙寅

甲子孟

八壬寅

十七庚子

二十六丁酉

三十五乙未

四十四癸

巳

五十三辛卯

六十二戊子

七十一丙戌

八十甲申中

壬午

庚辰

丁丑

乙亥

癸酉

辛未

戊辰

丙寅

甲

子季

壬戌

庚申

丁巳

乙卯

癸丑

辛亥

信五年

戊申

丙午

甲辰孟

九壬午

十八巳卯

二十七丁丑

三十六乙亥

四十五癸

酉

五十四庚午

六十三戊辰

七十二丙寅

八十一甲子

中

壬戌

巳未

丁巳

乙卯

癸丑

庚戌

戊申

丙午

甲

辰季

壬寅

巳亥

丁酉

乙未

癸巳

懿九年

庚寅

戊子

丙戌

甲申孟

元朔六年

推章首朔旦冬至日置大餘三十九小餘六十一數除如法各從其統首起求其後章當加大餘三十九小餘六十一各盡其八十

一章

推篇大餘亦如之小餘加一求周至加大餘五十九小餘二十一

世經春秋昭公十七年郊子來朝傳曰昭子問少昊氏鳥名何故

師古曰郊國名子其君之爵也郊國即東海郊縣是也朝朝於魯也昭子魯大夫叔孫昭子也名婁對曰吾祖也我知之矣昔者黃

帝氏呂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呂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

共工氏呂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師古曰共讀曰龔下皆類此太昊氏呂龍紀故為

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昊繫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

而鳥名言郊子據少昊受黃帝黃帝受炎帝炎帝受共工共工受

太昊故先言黃帝上及太昊稽之於易炮犧神農黃帝相繼之世

可知師古曰炮與庖同也

太昊帝易曰炮犧氏之王天下也言炮犧繼天而王為百王先首

德始於木故為帝太昊作罔罟呂田漁取犧牲師古曰罟音古故天下號曰

炮犧氏

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師古曰祭典即禮經祭法也伯讀與霸同下亦類此言雖有水德在火木之

閒非其序也任知刑呂彊故伯而不王秦呂水德在周漢木火之

閒師古曰志言秦為閒位亦猶共工不當五德之序周人舉其行序故易不載師古曰舉去也呂其非次故去之師古曰此指謂共

工也舉古遷字其下並同

炎帝易曰炮犧氏沒神農氏作言共工伯而不王雖有水德非其

序也呂火承木故為炎帝教民耕農故天下號曰神農氏

黃帝易曰神農氏沒黃帝氏作火生土故為土德與炎帝之後戰

於阪泉遂王天下始垂衣裳有軒冕之服師古曰此說非也軒軒車也冕

冕服也春秋左氏傳曰服冕乘軒故天下號曰軒轅氏

少昊帝考德曰少昊曰清師古曰考德者考五帝德之書也清者黃帝之子清陽也是

其子孫名摯立土生金故為金德天下號曰金天氏周舉其樂故

易不載序於行

顓頊帝春秋外傳曰少昊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迺命重黎蒼

林昌意之子也金生水故為水德天下號曰高陽氏周舉其樂故
易不載序於行

帝嚳春秋外傳曰顓頊之所建帝嚳受之清陽玄嚳之孫也生木
故故為木德天下號曰高辛氏帝摯繼之不知世數周舉其樂故
易不載周人禘之

唐帝帝系曰帝嚳四妃陳豐生帝堯封於唐蓋高辛氏衰天下歸
之木生火故為火德天下號曰陶唐氏讓天下於虞使子朱處於
丹淵為諸侯即位七十載

虞帝帝系曰顓頊生窮蟬五世而生瞽叟瞽叟生帝舜處虞之媯
汭師古曰媯水名也水曲曰汭音人銳反堯嬪呂天下師古曰嬪古禰讓字也其下亦同火生土故為土德天

下號曰有虞氏讓天下於禹使子商均為諸侯即位五十載
伯禹帝系曰顓頊五世而生鯀鯀生禹虞舜嬪呂天下土生金故

為金德天下號曰夏后氏繼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歲

成湯書經湯誓湯伐夏桀金生水故為水德天下號曰商後曰殷
孟康曰初契封商湯居殷而受命故二號

三統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歲歲在大火房五
度故傳曰大火闕伯之星也實紀商人後為成湯方即世崩歿之
時為天子用事十三年矣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故書序曰成
湯既沒太甲元年使伊尹作伊訓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
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
之服呂冬至越弗祀先王于方明如淳曰觀禮諸侯觀天子為壇十有二尋加方明于其上孟康曰方明者神明之象也呂木為

之方四尺畫六采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上玄下黃呂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後九十五歲商
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亡餘分是為孟統自伐桀至武王伐紂六
百二十九歲故傳曰殷載祀六百

殷歷曰當成湯方卽世用事十三年十二月甲子朔旦冬至終六

府首師古曰府首卽部首當周公五年則為距伐桀四百五十八歲少百七十

一歲不盈六百二十九又曰夏時乙丑為甲子計其年迺孟統後

五章癸亥朔旦冬至也曰為甲子府首皆非是凡殷世繼嗣三十

一王六百二十九歲

四分上元至伐桀十三萬二千一百一十三歲其八十八紀甲子

府首入伐桀後百二十七歲

春秋歷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旦冬至孟統之二會首

也後八歲而武王伐紂武王書經牧誓武王伐商紂水生木故為

木德天下號曰周室

三統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歲在鶉火張十三

度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

年武王伐紂太誓八百諸侯皆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曰箕子

歸十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曰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

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歲亦在鶉火

故傳曰歲在鶉火則我有周之分壘也師初發曰殷十一月戊子

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為天

駟故傳曰月在天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

斗柄也故傳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晨星始見師古曰晨古晨字也其字從臼臼音居玉反癸

巳武王始發丙午還師戊午度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

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明日巳未冬至晨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

牽牛至於婺女天龍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龍周書武成篇惟一月

壬辰旁死霸孟康曰月二日曰往月魄死死故言死魄魄月質也師古曰霸古魄字同若翌日癸巳武王迺朝步

自周于征伐紂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

四日癸亥至牧壑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傳曰王呂二月癸亥夜陳武成篇曰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

師古曰今文尚書之辭劉殺也

是歲也閏數餘十八正大寒中在周二月巳丑晦明日

閏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四月巳丑朔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

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呂

庶國祀馘于周廟

師古曰亦今文尚書也祀馘獻於廟而告祀也馘耳曰馘音居獲反

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受

命九年而崩崩後四年而武王克殷克殷之歲八十六矣後七歲

而崩故禮記文王世子曰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凡

武王即位十一年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殷歷呂為

六年戊午距煬公七十六歲入孟統二十九章首也後二歲得周

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是歲二月乙亥朔庚寅望後六日得乙未

故召誥曰惟二月既望粵六日乙未又其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

召誥曰惟三月丙午朏

孟康曰朏日出也音敷尾反

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

師古曰月采說

月之光采其書則亡

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呂反政故洛誥篇曰戊辰王在

新邑烝祭歲命作策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成王元年正月巳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也

師古曰俾使也封之使為諸侯

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師古曰哉始也故顧命曰惟四月

哉生霸王有疾不豫甲子王乃洮沫水作顧命

師古曰洮盥手也沫洗面也洮音徒高反沫即頰字

也音呼內反

翌日乙丑成王崩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

命豐刑曰惟十月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

孟康曰逸書篇名

春秋殷歷皆呂殷魯自周昭王呂下亡年數故據周公伯禽呂下

為紀魯公伯禽推即位四十六年至康王十六年而薨故傳曰燮

父禽父並事康王

師古曰燮父晉唐叔虞之子禽父即伯禽也父讀曰甫甫者男子之美稱

言晉侯燮魯公伯禽

俱事康王也子考公就立酋

師古曰又記此酋者諸說不同而名字或異也下皆放此酋音在由反

考公世家即

位四年及煬公熙立

師古曰及者兄弟相及非子繼父也下皆類此

煬公二十四年正月丙申朔

且冬至殷歷呂為丁酉距微公七十六歲

師古曰煬音弋向反

世家煬公即位六十年子幽公宰立幽公世家即位十四年及微

公弗立潰

師古曰弗音弗潰古沸字也

微公二十六年正月乙亥朔旦冬至殷歷呂

為丙子距獻公七十六歲

世家微公即位五十年子厲公翟立擢厲公世家即位三十七年

及獻公具立獻公十五年正月甲寅朔旦冬至殷歷呂為乙卯距

懿公七十六歲

世家獻公即位五十年子慎公執立噶

師古曰噶音皮祕反又音吁器反

慎公世家即

位三十年及武公敖立武公世家即位二年子懿公被立戲

師古曰戲音許

及宜懿公九年正月癸巳朔旦冬至殷歷呂為甲午距惠公七十六

歲

世家懿公即位九年兄子柏御立柏御世家即位十一年叔父孝

公稱立孝公世家即位二十七年子惠公皇立惠公三十八年正

月壬申朔旦冬至殷歷呂為癸酉距釐公七十六歲

師古曰釐讀曰僖下皆類此

世家惠公即位四十六年子隱公息立

凡伯禽至春秋三百八十六年

春秋隱公春秋即位十一年及桓公軌立

此元年上距伐紂四百歲

桓公春秋即位十八年子莊公同立

莊公春秋即位三十二年子愍公啓方立

愍公春秋即位二年及釐公申立釐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

殷歷呂為壬子距成公七十六歲

是歲距上元十四萬二千五百七十七歲得孟統五十三章首故

傳曰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章謠

云丙子之辰龍尾伏辰衲服振振取號之旂師古曰衲音均又戈均反振音之人反鶉之賁

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號公其奔師古曰賁音奔焯音徒門反又土門反卜偃曰其九月十

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

子滅號言歷者呂夏時故周十二月夏十月也是歲歲在大火故

傳曰晉侯使寺人披伐蒲重耳奔狄師古曰晉侯謂獻公也寺人奄人也披其名也蒲晉邑也公子重耳之所居獻公用

驪姬之讒故令披伐之而重耳懼罪出奔也事見春秋左氏傳及國語董因曰君之行歲在大火師古曰董因晉史也本周末史辛有之後

董氏因其名也後十二年釐之十六歲歲在壽星故傳曰重耳處狄

十二年而行過衛五鹿乞食於椳人椳人舉出而與之子犯曰天

賜也後十二年必獲此土歲復於壽星必獲諸侯後八歲釐之二

十四年也歲在實沈秦伯納之故傳曰董因云君呂辰出而呂參

入必獲諸侯春秋釐公即位三十三年子文公興立文公元年距

辛亥朔旦冬至二十九歲是歲閏餘十三正小雪閏當在十一月

後而在三月故傳曰非禮也後五年閏餘十是歲亡閏而置閏閏

所呂正中朔也亡閏而置閏又不告朔故經曰閏月不告朔言亡

此月也傳曰不告朔非禮也春秋文公即位十八年子宣公倭立

師古曰倭音於危反

宣公春秋即位十八年子成公黑肱立

成公十二年正月庚寅朔旦冬至殷歷呂為辛卯距定公七年七

十六歲

春秋成公即位十八年子襄公午立襄公二十七年距辛亥百九

歲九月乙亥朔是建申之月也魯史書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傳曰冬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

矣言時實行呂為十一月也不察其建不考之於天也二十八年
距辛亥百一十歲歲在星紀故經曰春無冰傳曰歲在星紀而淫
於玄枵三十年歲在娵訾三十一年歲在降婁是歲距辛亥百一
十三年二月有癸未上距文公十一年會于承匡之歲夏正月甲
子朔凡四百四十有五甲子奇二十日為日二萬六千六百有六
旬故傳曰絳縣老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四十有五甲
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師曠曰卻成子會于承匡之歲也七十
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則其日數也孟康曰下二畫
使就身也師古
曰杜預云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為身
如算之六也下亥上二畫豎置身旁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
也春秋襄公即位三十一年子昭公稠立昭公八年歲在析木十
年歲在顛頊之虛玄枵也十八年距辛亥百三十一歲五月有丙
子戊寅壬午火始昏見宋衛陳鄭火二十年春王正月距辛亥百

三十三歲是辛亥後八章首也正月己丑朔旦冬至失閏故傳曰
二月己丑日南至三十二年歲在星紀距辛亥百四十五歲盈一
次矣故傳曰越得歲吳伐之必受其咎

春秋昭公即位三十二年及定公宋立定公七年正月己巳朔旦
冬至殷律呂為庚午距元公七十六歲

春秋定公即位十五年子哀公將立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流火
非建戌之月也是月也螽故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
司歷過也詩曰七月流火春秋哀公即位二十七年自春秋盡哀
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六國春秋哀公後十三年遜于邾子悼
公曼立寧悼公世家即位三十七年子元公嘉立元公四年正月
戊申朔旦冬至殷歷呂為己酉距康公七十六歲元公世家即位
二十一年子穆公衍立顯穆公世家即位三十三年子恭公奮立

恭公世家卽位二十二年子康公毛立康公四年正月丁亥朔日

冬至殷歷己為戊子距緡公七十六歲師古曰緡讀與愍同下皆類此

康公世家卽位九年子景公偃立景公世家卽位二十九年子平

公旅立平公世家卽位二十年子緡公賈立緡公二十二年正月

丙寅朔旦冬至殷歷己為丁卯距楚元七十六歲

緡公世家卽位二十三年子頃公讎立頃公表十八年秦昭王之

五十一年也秦始滅周周凡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歲

秦伯師古曰伯讀曰霸其下亦同昭公本紀無天子五年

孝文王本紀卽位一年元年楚考烈王滅魯頃公為家人周滅後

六年也莊襄王本紀卽位三年

始皇本紀卽位三十七年

二世本紀卽位三年凡秦伯五世四十九歲漢高祖皇帝著紀伐

秦繼周木生火故為火德天下號曰漢距上元年十四萬三千二

十五歲歲在大棗之東井二十二度鶉首之六度也故漢志曰歲

在大棗名曰敦牂太歲在午

八年十一月乙巳朔旦冬至楚元三年也故殷歷己為丙午距元

朔七十六歲

著紀高帝卽位十二年

惠帝著紀卽位七年

高帝著紀卽位八年

文帝前十六年後七年著紀卽位二十三年

景帝前七年中六年後三年著紀卽位十六年

武帝建元元光元朔各六年元朔六年十一月甲申朔旦冬至殷

歷己為乙酉距初元七十六歲

元狩元鼎元封各六年漢歷太初元年距上元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歲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歲在星紀婺女六度故漢志曰歲名困敦師古曰敦音頓正月歲星出婺女

太初天漢太始征和各四年後二年著紀卽位五十四年

昭帝始元元鳳各六年元平一年著紀卽位十三年

宣帝本始地節元康神爵五鳳甘露各四年黃龍一年著紀卽位二十五年

元帝初元二年十一月癸亥朔旦冬至殷歷己爲甲子己爲紀首是歲也十月日食非合辰之會不得爲紀首距建武七十六歲

初元永光建昭各五年竟寧一年著紀卽位十六年

成帝建始河平陽朔鴻嘉永始元延各四年綏和二年著紀卽位二十六年

哀帝建平四年元壽二年著紀卽位六年

平帝著紀卽位元始五年呂宣帝玄孫嬰爲嗣謂之孺子孺子著紀新都侯王莽居攝三年王莽居攝盜襲帝位竊號曰新室始建國五年天鳳六年地皇三年著紀盜位十四年更始帝著紀呂漢宗室滅王莽卽位二年赤眉賊立宗室劉盆子滅更始帝自漢元年訖更始二年凡二百三十歲光武皇帝著紀呂景帝後高祖九年世孫受命中興復漢改元曰建武歲在鶉尾之張度建武三十一年中元二年卽位三十三年

禮樂志第二

漢書二十一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

師古曰六經謂易詩書春秋禮樂也

治身者斯須忘禮

則暴慢入之矣

師古曰斯須猶須臾

為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函天

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

師古曰函包容也讀與舍同它皆類此

天稟其性而不能節

也

師古曰稟謂給授也

聖人能為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曰

通神明立人倫

師古曰倫倫理也

正情性節萬事者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妬忌

之別為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為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

遠之情為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為制朝覲之禮哀有哭

踊之節樂有歌舞之容

師古曰踊跳也哀甚則踊

正人足曰副其誠邪人足曰防其

失

師古曰副稱也

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

孟康曰苦音盪夫婦之道行盪

不固也師古曰苦惡也

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鬪之獄蕃

師古曰蕃亦多

也音扶元反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眾師古曰先者朝

聘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漸起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

詭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師古曰此孝經載孔子之言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

呂行之刑呂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詩則王道備矣師古曰詩乖

呂治內而為同李奇曰同禮呂修外而為異李奇曰尊卑為異也同則和親異則

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二

者竝行合為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師古曰說讀曰悅

曰見謂彰顯也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鐘石筦弦師古曰說讀曰悅形亦見也筦字與

管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師古曰流移也心不

移流於音聲也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師

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禮以節人為貴樂以和人為本玉帛鐘鼓乃其才也此禮樂之本也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

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

謂也師古曰作謂有所興造也述謂明辨其義而循行也王者必因前王之禮順時施宜有所損益

即民之心稍稍制作師古曰即就也至太平而大備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

師古曰監觀也二代夏殷也言周觀夏殷之禮而增損之也事為之制曲為之防師古曰言防事立制委曲防閑也故稱禮經

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師古曰浹徹也洽霑也民用和睦災害不生

禍亂不作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應劭曰囹圄周獄名也師古曰囹獄也囹守也故總言囹圄無繫於周囹首末丁反囹音平呂反

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郁郁文章貌及其衰也諸侯踰

越法度惡禮制之害已去其篇籍遭秦滅學遂呂亂亡漢興撥亂

反正日不暇給師古曰撥去亂俗而還之於正道也給足也猶命叔孫通制禮儀言事務殷多日自修造回不能足故無暇也

呂正君臣之位高祖說而歎曰師古曰說讀曰悅吾乃今日知為天子之貴

也呂通為奉常遂定儀法師古曰奉常則太常也解在百官公卿表未盡備而通終至文帝時

賈誼呂為漢承秦之敗俗廢禮義捐廉恥今其甚者殺父兄盜者

取廟器而大臣特呂簿書不報期會為故師古曰特但也簿文簿也故謂大

為事也簿音步戶反至於風俗流溢恬而不怪師古曰恬安也曰為是適然耳師古曰言正當

如此非失道也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師古曰鄉讀曰嚮類非俗吏之所能

為也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綱紀有序六親和睦如淳曰六親誼書已為父也子也從父昆弟也從

祖昆弟也曾祖昆弟也族昆弟也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

修則壞師古曰為作也漢興至今二十餘年宜定制制度興禮樂然後諸侯軌

道百姓素樸獄訟衰息師古曰軌道言遵道猶車行之依軌轍也廼草具其儀師古曰草謂創立其事也它皆類此天

子說焉師古曰說讀曰悅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故其議遂寢師古曰舊說曰為絳灌諸侯周勃也

堂制禮服曰興太平師古曰服謂衣服之色也會竇太后好黃老言不說儒術師古曰說讀曰

其事又廢後董仲舒對策言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

道大者在於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天使陽常居大夏而曰生育長

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曰此見天之任德不

任刑也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陰入伏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

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功王者承天意曰從事故務德教而

省刑罰刑罰不可任曰治世猶陰之不可任曰成歲也今廢先王

之德教獨用執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難成也是故古

之王者莫不曰教化為大務立大學曰教於國設庠序曰化於邑

大為無道曰失天下秦繼其後又益甚之自古曰來未嘗曰亂濟

亂大敗天下如秦者也師古曰習俗薄惡民人抵冒言無廉恥不畏懼也抵

今漢繼秦之後雖欲治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

一歲之獄曰萬千數如曰湯止沸沸俞甚而無益師古曰俞進也音踰又音愈它皆類此辟

之琴瑟師古曰辟讀曰譬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迺可鼓也為政而不行

甚者必變而更化之迺可理也故漢得天下曰來常欲善治而至

今不能勝殘去殺者失之當更化而不能更化也古人有言臨淵
羨魚不如歸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
更化則可善治而災害日去福祿日來矣是時上方征討四夷銳
志武功師古曰銳利也言一意進求若兵刃之銳利不暇畱意禮文之事至宣帝時琅邪王吉
為諫大夫又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一師古曰言時時而一出難常遇也公卿幸得遭
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
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今俗吏所曰牧民者非有
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曰意穿鑿各取一切師古曰苟順一時非正道是曰詐
偽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消恩愛寢薄師古曰浸古浸字浸漸也孔子曰安上治民
莫善於禮非空言也願與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驅一世
之民濟之仁壽之域師古曰言仁道治之皆得其性則壽考也域界也則俗何曰不若成康壽何
曰不若高宗師古曰成康周之二王太平之時也高宗殷王武丁也有德可尊故曰高宗享國五十九年故云壽上不納其言吉以

病去至成帝時健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師古曰濱水涯也音賓議者曰為

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

攘之容師古曰攘古讓字曰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

具禮師古曰或曰者劉向設為難者之言而後答釋也禮曰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

師古曰過差猶失錯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

法刑則削筆則筆服虔曰言隨君意也師古曰削者謂有所刪去也救時務也至

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於養人也為其俎豆筦弦之

閒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為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大不備或莫

甚焉師古曰大不備者事之虧失莫甚於此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

輕也師古曰舍廢也且教化所恃曰為治也刑法所曰助治也今廢所恃而

獨立其所助非所曰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諄逆不順之子孫師古曰諄乖也

至於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絕繇不習五常之道也師古曰繇與由同五常仁義禮智信

音希

人性所常行也 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不

閑義理師古曰貪甚曰饕言行險曰詖饕音吐高反詖音彼義反不示已大化而獨啟已刑罰終已不改

師古曰啟與驅同 故曰導之已禮樂而民和睦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初叔孫通將制定

禮儀見非於齊魯之士然卒為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成帝

已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案行長安

城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營表未作遭成帝崩群臣引已定諡孟康曰諡法曰安民立

就而崩群臣議諡引為美謂之成 及王莽為宰衡欲耀眾庶遂興辟雍因已篡位海內

畔之世祖受命中興撥亂反正師古曰謂後漢光武帝也改定京師于土中師古曰謂都洛陽

即位三十年四夷賓服百姓家給政教清明師古曰給足也廼營立明

堂辟雍顯宗即位李奇曰明帝曰顯宗躬行其禮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養三

老五更於辟雍李奇曰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詩云三壽作朋魯展曰漢直已一公為

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更音工衡反 威儀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禮樂未

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孔子曰辟如為山未成

一價止吾止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者織草為器所曰盛土也言為山欲成尚少

譬曰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臧於理官師古曰古書懷臧之字本皆作臧漢書例為臧耳理

官即法官也 法家又復不傳漢典寢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師古曰寢息也又通沒

之後河閒獻王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師古曰輯與集同今學

者不能昭見但推士禮已及天子說義又頗謬異故君臣長幼交

接之道寢已不章師古曰寢漸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已善民心其感

人深其移風易俗易師古曰易音弋鼓反故先王著其教焉師古曰著明也夫民有血氣

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師古曰言人之性感物則

動也術道徑也心術心之所由也形見也 是已纖微癯瘁一作衰之音作而民思憂師古曰癯瘁謂減縮也音子笑反闡

諸曼易之音作而民康樂師古曰闡廣也諧和也曼易言不急刻也易音弋鼓反麤厲猛奮之音作而

民剛毅師古曰麤厲抗厲也猛奮發揚也麤古鹿字廉直正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和順之

音作而民慈愛師古曰音作而民淫亂讀曰僻先王恥

其亂也故制雅頌之師古曰生氣陰陽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集師古曰合生

氣之和導五常之行師古曰生氣陰陽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集師古曰通達也

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足已感動人之善心而不使邪氣得接焉

是先王立樂之方也王者未作樂之時因先王之樂已教化百姓

說樂其俗師古曰說樂其俗使和說而安然後改作已章功德易曰先王已

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已配祖考師古曰此豫卦象辭也殷盛大也上帝天也言

也師古曰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師古曰堯作大章舜作

招師古曰招讀曰禹作夏湯作濩師古曰濩音護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勺

先祖之道也師古曰勺讀武言已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

帝也師古曰夏大也招繼堯也師古曰韶之言大章章之也師古曰五英英華

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師古曰澤咸池備矣師古曰咸皆也池言其自夏已往

其流不可聞已師古曰言歌頌皆殷頌猶有存者師古曰謂正考甫周詩既

備師古曰謂雅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焉師古曰謂大司樂典者自卿大夫

師瞽已下皆選有道德之人師古曰師樂朝夕習業已教國子國子者

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師古曰水五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

也故言誦六詩應劭曰六詩者詩有六義一曰風二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師

九德也日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故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胄

子師古曰虞書舜典所載也直而溫師古曰正寬而栗師古曰寬剛而無虐師古

毅而不簡而無傲師古曰簡約而無詩言志歌咏言師古曰咏古詠字也在心為志

謂也又已外賞諸侯德盛而教尊者其威儀足已充目音嚴足已

動耳詩語足已感心故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師古曰論其

數而法立是曰薦之郊廟則鬼神饗作之朝廷則羣臣和立之學

官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虛已竦神說而承流師古曰竦敬也說讀曰悅是曰海內徧

知上德被服其風師古曰被音皮義反言蒙其風化若被而服之光輝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所

已然至於萬物不天天地順而嘉應降故詩曰鐘鼓鐃鐃磬管鏘

鏘降福穰穰師古曰此周頌執競之詩也鐃鐃和也鏘鏘盛也穰穰多也言周王祭祖考之廟奏樂而八音和盛則神降之福至多也鐃音皇穰音人羊反書云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師古曰虞書舜典也石謂磬也言樂之和諧也至於擊拊磬石則百獸相率而舞也鳥獸且猶感應

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故樂者聖人之所已感天地通神明安

萬民成性類者也然自雅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師古曰言若周時尚

有殷紂之餘聲是謂淫過凶嫚之聲為設禁焉世衰民散小人乘君子師古曰乘陵也

心耳淺薄則邪勝正故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用變

亂正聲曰說婦人師古曰今文周書泰誓之辭也說讀曰悅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

侯或入河海師古曰韓古奔字論語云大師子適齊亞飯于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鞀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此志所云及古今人表

所敘皆謂是也云諸侯者追繫其地非為當時已有國名而說論語者乃已為追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斯亦未允也夫六經殘缺學者異師文義競馳各守所見而馬鄭羣儒皆在班揚之後向歆博學又居王莽之前校其是非不可偏據其漢書所引經文與近代儒家性性乖別既自成義指即就而通之庶免守株已申賢達之意非苟越異理固然也它皆類此夫樂

本情性淡肌膚而滅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尚猶不絕至

春秋時陳公子完犇齊師古曰完陳厲公子即敬仲也莊二十二年遇難出奔齊也陳舜之後招樂存焉

故孔子適齊聞招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美之甚

也師古曰事見論語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王澤既竭而詩不能作王官失業

雅頌相錯師古曰錯雜也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

各得其所師古曰事亦見論語是時周室大壞諸侯恣行設兩觀乘大路應劭曰觀闕門

邊兩觀也禮諸侯一觀大路天子之車陪臣管仲季氏之屬師古曰陪重也諸侯者天子之臣故其臣稱重臣也季氏魯桓公子季友之後專執國政而奢

僭也三歸雍徹八佾舞廷師古曰三歸取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故曰三歸蓋謂管仲耳雍樂詩也徹饗奏之八佾八列之舞皆僭天子禮也此謂季

氏制度遂壞陵夷而不反師古曰陵夷漸積替也解在成帝紀及諸侯王表桑間濮上鄭衛宋趙

之聲竝出應劭曰桑間衛地濮上濮水之上皆好新聲師古曰鄭衛宋趙諸國亦皆有淫聲內則致疾損壽外則亂政

傷民巧偽因而飾之曰營亂富貴之耳目師古曰營猶回繞也庶人曰求利列

國曰相間師古曰間音居覓反故秦穆遺戎而由余去應劭曰戎西戎也田余其賢臣也秦欲兼之遺曰女樂由余諫而不

魯遂去齊人餽魯而孔子行師古曰餽亦饋字論語云齊人餽女至於六國魏文

侯最為好古師古曰魏文侯本晉大夫畢萬之後僭諸侯者而謂子夏曰寡人聽古樂則欲寐及

聞鄭衛余不知倦焉子夏辭而辨之終不見納師古曰事見禮之樂記自此禮樂

喪矣漢興樂家有制氏服虔曰魯人也善樂事也曰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但能

紀其鏗鎗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師古曰鏗鎗金石之聲也鏗音丘耕反鎗音初庚反其下亦同高祖時叔孫

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李奇曰嘉善也善神之至也猶古

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曰為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

也劉德曰歌樂在逸詩師古曰薺音才私反禮經或作薺又作茨音並同耳乾豆上奏登歌師古曰乾豆脯羞之屬獨上歌不曰莞

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

成之樂服虔曰叔孫通所奏作也美神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

美禮已成也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服虔曰高帝姬也韋昭曰唐山姓也

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

殷故房中樂楚殷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

曰安世樂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

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

四年作曰象天下樂已行武曰除亂也文始舞者曰本舜招舞也

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曰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

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曰明示天下之

安和也蓋樂已所自作明有制也師古曰言自制作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

師古曰遵前代之法孝景采武德舞曰為昭德曰尊大宗廟至孝宣采昭德舞

為盛德曰尊世宗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云高祖六

年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蘇林曰言昭容

樂生於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樂者將至至尊之前不敢

武德舞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樂者將至至尊之前不敢

曰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曰樂終也大氏皆因秦舊事焉

師古曰氏歸也音丁禮反初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

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至孝惠時曰

沛宮為原廟師古曰原重也言已皆令歌兒習吹曰相和常曰百二十人

為負文景之間禮官肄業而已師古曰肄習也音弋二反至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

一於甘泉就乾位也師古曰言在京師之西北也祭后土於汾陰澤中方丘也師古曰

旁土特堆起是澤中方丘也祭地曰方象地形乃立樂府師古曰始置之也樂府之名蓋起於此哀帝時罷之

取百姓詭謠曰知政教得失也夜誦者其言辭或秘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誦也

有趙代秦楚之謳曰李延年為協律

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曰合八音之

調作十九章之歌曰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園丘師古曰用上辛用周禮郊

義也為園丘者取象天形也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

止集于祠壇天子自竹宮而望拜卓昭曰以竹為宮天子居也師古曰漢舊儀云竹宮去壇三里百官侍祠

者數百人皆肅然動心焉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其詩曰

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樂充宮庭晉灼曰四縣樂四縣也天子宮縣師古曰謂設宮縣而高張之縣古懸字

芬樹羽林雲景杳冥師古曰言所對羽葆其威若林芬然金支秀華庶旄翠旌

張晏曰金支百二十支秀華中主有華豔也旄鍾之旄也文穎曰析羽為旄翠羽為之也臣瓚曰

樂上衆飾有流遡羽葆以黃金為支其首敷散若草木之秀華也師古曰金支秀華瓚說是也庶

衆也庶旄翠旌謂析五采羽注翠旄之首而為旄耳七始華始肅倡和嚴孟康曰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華始萬

古曰肅敬也言歌者敬而倡諸和之聲神來宴娛庶幾是聽師古曰娛戲也言庶幾神來

粥粥音送細坐人情晉灼曰粥粥敬懼貌也細微也以樂送神微忽乘青玄熙事

備成師古曰言還神禮畢忽登青天而去福熙之事皆備成也熙與禧同清思助助經緯冥冥蘇林曰助音窈師古曰

地釋天我定歷數人告其心師古曰言臣下各竭其心致誠敬也救身齊戒施教申申應劭曰救謹敬

乃立祖廟敬明尊親大矣孝熙四極爰臻師古曰熙亦福也四極四方極遠之處也爾雅曰東至於泰遠

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鉛北至於祝
栗謂之四極邠音彬轅字與臻同
王侯秉德其鄰翼翼師古曰鄰言德不孤必有鄰也翼翼恭敬也顯明

昭式清明鬯矣皇帝孝德師古曰鬯古暢字暢通也竟全大功撫安四極

海內有姦紛亂東北師古曰謂匈奴詔撫成師武臣承惠師古曰成師言各置郊校師出以律也春秋左氏傳

曰成師行樂交逆簫勺羣慝晉灼曰簫舜樂也勺周樂也言以樂征伐也師古曰言制定新樂教化流行則逆亂之徒盡交歡也慝惡也勺讀曰酌

肅為濟哉益定燕國師古曰匈奴服從則燕國安靜無寇難也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

所懷李奇曰愉愉懌也師古曰蕩蕩廣大貌也愉愉和樂貌也懷思也大山崔百卉殖

民何貴貴有德師古曰言大山以崔嵬之故能生養百卉明君安其所樂終產師古曰物各安其所而樂終其生也

樂終其生也樂終產世繼緒師古曰言傳祚無窮飛龍秋游上天蘇林曰秋飛貌也師古曰莊子有秋駕之法者

亦言駕馬騰驤秋秋然也楊雄賦曰秋秋踰踰入西園其義亦同讀者不曉秋義或改此秋字為秋稷之秋失之遠矣

高賢愉樂民人師古曰言王者有愉愉之德故使眾人皆安樂

豐草萋女羅施孟康曰萋音四月秀萋萋感貌也應劭曰女羅兔絲也延于松柏之上異類而猶載之况同姓言族親不可不覆遇也善何如誰

能回師古曰回亂也言至德之善上大莫大成教德長莫長被無極師古曰被音皮古帝皇皆不如之而不可干亂

雷震震電耀耀明德鄉治本約服虔曰與臣民之約師古曰鄉方也言王者之威取象雷電明示德義之方而治政本之約約讀曰要

治本約澤弘大師古曰政教有常則恩惠溥洽加被寵咸相保師古曰言德政所加人被寵渥則室家老幼皆相保也德施

大世曼壽師古曰曼延也

都荔遂芳宵窳桂華蘇林曰宵音宵肤之宵窳音窳下之窳孟康曰宵出窳入都良薛荔之香鼓動桂華也晉灼曰桂華似殿名次下言桂華馮馮翼翼

承天之則言對此香草以繫齊其芳氣乃達於宮殿也臣瓚曰茂陵中書歌都麗桂英美芳鼓行如此復不得為殿名師古曰諸家說皆未盡也此言都良薛荔俱有芬芳桂華之形窳窳然也皆謂神宮所有耳宵音一校反窳音一瓜反

孝奏天儀若日月光師古曰言以孝道進承於天神下降故有光乘玄四龍回馳北

行羽旄殷盛芬哉芒芒師古曰芬亦謂眾多芒芒遠之貌孝道隨世我署文章師古曰署猶分部也一曰表也

桂華馮馮翼翼承天之則師古曰馮馮盛滿也翼翼眾貌也吾易久遠燭明四極音灼曰易燭易

也久固也武帝自言拓境廣遠安固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久猶長也自言疆易遠大耳非武帝時也不得云拓境

慈惠所愛美若休德師古曰若順也休亦美也杳杳冥冥克綽永福師古曰綽緩也亦謂延長也美芳

磴磴卽卽師象山則孟康曰磴磴崇積也卽卽充實也師衆也則法也積實之盛象類於山也師古曰磴音五回反易呼孝哉案

撫戎國蠻夷竭歡象來致福李奇曰象譯也蠻夷遣擇致福貢也兼臨是愛終無兵革師古

曰兼臨言在上
位者普包容也

嘉薦芳矣告靈饗矣告靈既饗德音孔臧師古曰饗字合韻皆音鄉孔甚也臧善也惟德之臧

建侯之常承保天休令問不忘師古曰建侯封建諸侯也易屯卦曰利建侯休美也令善也問名也

皇皇鴻明蕩侯休德服虔曰侯惟也臣贊曰天下蕩平惟帝之休德嘉承天和伊樂厥福師古曰伊是也

樂不荒惟民之則師古曰則法也浚則師德下民咸殖令問在舊孔容翼翼師古曰則法也

師古曰浚深也師眾也則法也殖生也舊久也翼翼敬也孔容之常承帝之明師古曰言有漢法眾德故能生育羣黎久有善名其容其敬也

也下皆類此下民之樂子孫保光師古曰言永保其光龍也承順温良受帝之光嘉薦令芳

壽考不忘師古曰不忘言長久也

承帝明德師象山則師古曰眾象山而為法言不驚不前雲施稱民永受厥福師古曰言稱物平施其澤如雲

也稱音尺孕反承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安樂受福無疆師古曰疆竟也下皆類此

郊祀歌十九章其詩曰

練時日侯有望師古曰練選也炳管蕭延四方李奇曰管腸間脂也蕭香蒿也師古曰以蕭炳脂合馨香也四方四方之神也管蕭

來彫反炳音人說反九重開靈之旂師古曰天有九重言皆開門而來降厥福垂惠恩鴻祐休師古曰鴻大也祐福也休美也祐音怡

靈之車結玄雲駕飛龍羽旄紛師古曰紛紛言其多靈之下若風馬師古曰言速疾也左

倉龍右白虎師古曰以為衛靈之來神哉沛師古曰沛疾貌音補蓋反先旨雨般裔裔師古曰先以雨言神

欲行令雨先驅也般讀與班同班布也裔裔飛流之貌靈之至慶陰陰師古曰言坐陰覆偏於下相放惠震澹心師古曰放患猶騶騶

也澹動也放音昉患音沸澹音大濫反靈已坐五音飭師古曰飭讀與敷字同謂整也虞至且承靈億師古曰虞樂也億安也牲

繭栗棗盛香尊桂酒賓八鄉應劭曰桂酒切桂置酒中也晉灼曰尊大尊也元帝時大宰丞李元記云以水漬桂為大尊酒師古曰繭栗言

角之小如繭及栗之形也八鄉八方之神靈安畱吟青黃服虔曰吟音舍師古曰服說非也徧觀此眺瑤

堂應劭曰眺望也瑤石而似玉者也師古曰以瑤飾堂瑤音遙眾婢竝綽奇麗孟康曰綽音互婢好也如淳曰婢美目貌音灼曰婢音垢婢之婢師古曰孟說

是也謂供神女樂並好麗也顏如茶兆逐靡應劭曰茶野菅白華也言此奇麗白如茶也孟康曰兆逐靡者兆民逐觀而倚靡也師古曰菅茅也言美女顏貌如

茅茶之柔也茶者今俗所謂兼雜也被華文廁霧縠曳阿錫佩珠玉如淳曰阿細縠錫細布也師古曰

曰廁雜也霧縠言其輕細若雲霧也俠嘉夜苣蘭芳如淳曰佳俠皆美人之稱也嘉夜芳草也師古曰俠與挾同言懷挾芳草也苣即今白芷苣音昌改反澹

容與獻嘉觴師古曰澹安也容與言閑舒也澹音大濫反

練時日一

帝臨中壇四方承宇

師古曰言天神尊者來降中壇四方之神各承四字也壇字或作禮讀亦曰壇字加示者神靈之耳下言紫壇嘉壇其義並同

繩繩意變備得其所

應劭曰繩繩謹敬更正意也孟康曰衆多也臣瓚曰爾雅曰繩繩戒也師古曰瓚說是也清和六合制

數目五

張晏曰此后天土之歌也土數五海內安寧興文偃武

師古曰偃古偃字后土富媪昭明三

光

張晏曰媪老母稱也坤為母故稱媪海內安定富媪之功耳穆穆優游嘉服上黃

孟康曰土色上黃也

帝臨二

青陽開動根莖呂遂

臣瓚曰春為青陽師古曰草根曰莖遂者言皆生出也膏潤并愛歧行畢逮

孟康曰

曰歧音岐師古曰并兼也逮及也凡有足而行者稱歧行也

震發榮耀處頃聽

晉灼曰壘穴也謂螽蟴驚聽也師古曰壘與巖同言雷震始發草木

紆榮則螽蟴處巖崖者莫不頃聽而起頃讀曰傾

枯槁復產迺成厥命

師古曰枯槁謂草木經冬零落者也槁音口老反衆庶熙

熙施及天胎

師古曰熙熙和樂貌也施延也少長曰天在孕曰胎施音弋政反天音鳥老反羣生嘒嘒惟春之祺

服虔曰

湛露斯如淳曰祺福也師古曰嘒嘒豐厚之貌也音徒感反祺音其

青陽三

鄒子樂

朱明盛長專與萬物

臣瓚曰夏為朱明師古曰專古敷字也專與言開舒也與音弋於反桐生茂豫靡有所訕

師古曰桐讀為通茂豫美盛而光悅也言草木皆通達而生美悅光澤各無所訕皆申遂也訕音丘物反敷華就實既阜既昌

師古曰敷布也就成也阜大也

登成甫田百鬼迪嘗

師古曰甫田大田也百鬼百神也迪進也嘗謂飲饗之也言此黍盛皆因大田而登成進於祀所而為百神所飲饗也迪音大

廣大建祀肅雍不忘神若宥之傳世無疆

師古曰若善也宥音祐也

朱明四

鄒子樂

西顛沆碭秋氣肅殺

韋昭曰西方少昊也師古曰沆音胡浪反碭音蕩沆碭白氣之貌也含秀垂穎續舊不廢

師古曰五穀百草秀穎成實皆因舊苗無廢絕也不榮而實曰秀葉未曰穎廢合穎音發姦偽不萌祇孽伏息隅辟越遠四貉

師古曰隅辟音莫客反

咸服

師古曰四貉猶言四夷既畏茲威惟慕純德附而不驕正心翊翊

師古曰翊音莫客反

西顛五

鄒子樂

玄冥陵陰螫蟲益臧

師古曰玄冥北方之神也

中木零落抵冬降霜

孟康曰抵至也至冬而降霜音底師古曰中古

易亂除邪革正異俗

師古曰易變革改也

兆民反本抱素懷樸條理信義望

禮五嶽師古曰條分也暢也籍斂之時掩收嘉穀師古曰籍斂謂收籍田也

玄冥六 鄒子樂

惟泰元尊媪神蕃釐李奇曰元尊天也媪神地也祭天燔燎祭地瘞埋也師古曰李說非也泰元天也蕃多也釐福也言天神至尊而地神多福也蕃音

扶元反釐讀曰禱經緯天地作成四時精建日月星辰度理陰陽五行周而

復始雲風雷電降甘露雨百姓蕃滋咸循厥緒師古曰蕃多也滋益也循順也緒業也繼統

共勤順皇之德師古曰共讀曰恭皇皇天也此言天統統恭勤為心而順天也鸞路龍鱗罔不舛飾蘇

曰舛音堅塗之堅堅飾也師古曰罔無也嘉邊列陳庶幾宴享師古曰嘉邊謂祭祀之

舛振也謂皆振整而飾之也舛音許乙反嘉邊列陳庶幾宴享師古曰嘉邊謂祭祀之

宜因鄉 滅除凶災列騰八荒師古曰言威烈於八荒鐘鼓竿笙雲舞翔翔招搖

靈旗九夷賓將師古曰畫招搖於旗以征惟泰元七

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罷鸞路龍鱗更定詩曰

消選休成臣贊曰消除也除惡選取美成者也天地竝況惟予有慕師古曰况賜也爰熙紫壇思求

厥路師古曰熙典也紫壇壇紫色也思求降神之路也恭承禋祀緼豫為紛孟康曰積聚脩飾為此紛華也師古曰緼音於粉反黼

繡周張承神至尊師古曰白與黑畫為斧形謂之黼千童羅舞成八溢師古曰溢與伯同俗列也合好効

歡虞泰一師古曰虞與娛同九歌畢奏斐然殊鳴琴竽瑟會軒朱師古曰軒朱即朱軒也言總合

音樂會於軒檻之前 璆磬金鼓靈其有喜師古曰璆美玉名以為磬也喜合韻音許吏反百官濟濟各敬厥事

盛牲實俎進聞膏師古曰言以牲實俎以蕭炳脂則其芬馨達於神所故曰盛牲實俎進聞膏神奄畱臨須搖晉灼曰須搖須

更也師古曰奄讀曰淹 長麗前挾光耀明孟康曰欲令神宿畱言日雖暮長更星在前扶助常有光也故相如賦曰前長麗而後商皇舊說云鸞也張衡思玄賦寒暑不忒況皇章晉灼曰况

也章明也言長更星終始不改其光神永以此明賜君也臣贊曰忒差也寒暑不差言陰陽和也以此賜君章賢德也師古曰贊說是也

鳴玉聲也師古曰函宮吐角激徵清發梁揚羽申呂商晉灼曰下有梁黃鼓負四人似新造音樂者姓名也

師古曰晉說非也自函宮吐角以下總言五聲 造茲新音永久長聲氣遠條鳳鳥

之備耳申重也發梁歌聲繞梁也與合同 造茲新音永久長聲氣遠條鳳鳥

也師古曰條達也 神夕奄虞蓋孔享師古曰虞樂也蓋語辭也孔甚也享合韻音鄉

天地八

丞相匡衡奏罷黻繡周張更定詩曰

肅若舊典師古曰肅敬也若順也日出入安窮時世不與人同晉灼曰日月無窮而人命有終世長而壽短故

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徧觀是

邪謂何晉灼曰言人壽不能安固如四海徧觀是乃知命甚促謂何當如之何也師古曰泊水貌也音步各反又音魄吾知所樂獨樂六龍

六龍之調使我心若應劭曰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武帝願乘六龍仙而升天曰吾所樂獨乘六龍然御六龍得其調使我心若訾黃其

何不徠下應劭曰訾黃一名乘黃龍翼而馬身黃帝乘之而仙武帝意欲得之曰何不來邪師古曰訾嗟歎之辭也黃乘黃也歎乘黃不來下也訾音咨

日出入九

太一況天馬下師古曰言此天馬乃太一所賜故來下也霑赤汗沫流赭應劭曰大宛馬汗血霑濡也流沫如赭也李奇曰沫音積而之內反沫者言汗流沫出也字從水傍本末之末音亦如之然今書字多作沫面之沫也志俶

儻精權奇籥浮雲晻上馳蘇林曰籥音躡言天馬上躡浮雲也師古曰晻音烏感反言晻然而上馳體容與世萬里

孟康曰世音逝如淳曰世超踰也晉灼曰古迺字師古曰孟音非也世讀與厲同言能厲渡萬里也

今安匹龍為友師古曰言今更無與匹者唯龍可為之友耳

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

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師古曰言九夷皆服故此馬遠來也徠古徠來字也天馬來出泉水

虎脊兩化若鬼應劭曰馬毛色如虎脊有兩也師古曰言其變化若鬼神天馬來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

張晏曰馬從西而來東也師古曰言馬從西來經行積鹵之地無草者幾千里而至東道

天馬來執徐時應劭曰太歲在辰曰執徐言得天馬時歲在辰也孟康曰東方震為龍又青龍宿言以其方來也師古曰應說是也將搖舉誰與期如淳曰遙遠也搖或作遙師古曰如說非也言當奮搖高舉不可與期也天馬來

開遠門竦予身逝昆侖應劭曰言天馬雖去人遠當豫開門以待之也文穎曰言武帝好仙常庶幾天馬來當乘之往登昆侖也師古曰文說是也

天馬來龍之媒應劭曰言天馬者乃神龍之類也游閭闔觀玉臺應劭曰閭闔天門也師古曰文說是也

天馬十

太初四年誅宛王獲宛馬作

天門開誅蕩蕩如淳曰誅讀如迭誅蕩蕩大體堅清之狀也師古曰誅音大結反穆竝騁呂臨饗師古曰言眾神穆然方駕馳騁

而臨光夜燭德信著師古曰神光夜照應誠而來是德信著明靈寢平而鴻長生豫師古曰神靈德澤所浸博無私其福甚

大故我得長生師古曰稍竿也舞者所持玉稍以玉飾之也招搖申之道而安豫也大朱涂廣夷石為堂師古曰涂道路也夷平也言通神之路飾以朱丹又甚廣大平夷密石累以為堂飾玉

稍已舞歌體招搖若永望師古曰稍竿也舞者所持玉稍以玉飾之也招搖申動之貌永長也稍音所交反招音韶望合韻音亡星畱

俞塞隕光

師古曰俞谷也言眾星雷神谷我饗薦降其光耀四面充塞也俞音踰

照紫幄珠煩黃

如淳曰煩音煩黃貌也師古曰紫幄饗神之幄

也帳上四下而覆曰幄言光照紫幄故其珠色煩然而黃也煩音云

幡比猱回集貳雙飛常羊

文穎曰舞者骨騰肉飛如鳥之回翅而雙集也

師古曰常羊猶道遙也

月穆穆曰金波日華耀曰宣明

師古曰言月光穆穆若金之波流也宣偏也

假清風軋

忽激長至重觴

師古曰軋忽長遠之貌也重觴謂累獻也

神裴回若畱放殪冀親曰肆章

師古曰函包也蒙彼也言為神所饗故能包函蒙被祉福應誠

師古曰言神靈裴回畱而不夫故我得覲見冀曰親附而陳誠意遂章明之

函蒙祉福常若期

師古曰函包也蒙彼也言為神所饗故能包函蒙被祉福應誠

而至于有**寂滲上天知厥時**

應劭曰言天雖寂滲高遠而知我饗薦之時也滲音來朝反

泛泛滇滇從高旂

曰泛泛上浮之意也滇滇盛貌也晉灼曰滇音振旅闐闐師古曰音徒干反

殷勤此路臚所求

應劭曰臚陳也言所以殷勤此路乃欲陳所求也師古曰臚音

力於**桃正嘉吉弘曰昌**

如淳曰桃讀曰肇肇始也

休嘉砰隱溢四方

師古曰休美也嘉慶也

精厲意逝九闕

如淳曰闕亦陔也淮南子曰若士者謂虛敖曰吾與汗漫期乎九陔之上陔重也謂九天之上也師古曰闕合韻音改又音亥

紛云六

幕浮大海

師古曰紛云興作之貌六幕猶言六合也

天門十一

景星顯見信星彪列如淳曰景星者德星也見無常常出有道之國鎮星為信星居國益地師古曰謂彰著而為行列也

日親曰察

師古曰象謂縣象也載事也縣象祕事昭顯於庭日來親近甚明察也

參侔開闔爰推本紀

應劭曰參三也言景星光明開闔乃三於日月也晉灼曰侔等也開闔猶開闢也言今之鼎瑞參等於上世師古曰晉說是

五音六律依韋饗昭

師古曰依韋諸和不相乖離也饗讀曰響昭明也言聲響之明也

雜變竝會雅聲遠姚

師古曰姚標姚言飛揚也

空桑琴瑟結信成

張晏曰傳曰空桑為瑟一彈三歎祭天賈故也師古曰空桑地名也出善木可為琴瑟也

四興遞代

八風生

應劭曰四時遞代成陰陽八風以生也臣瓚曰舞者四縣代奏也左氏傳曰夫舞者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八方之風謂東北曰條風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閭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

殷音河龍供鯉醇犧牲

晉灼曰河龍夏之所賜者也供鯉給廚祭也師古曰醇謂色不雜也犧牲牛羊全體者也

百末旨酒布蘭

張晏曰百末未作之末也晉灼曰百日之末酒也芬香布列若蘭之生也師古曰百末百草華之末也旨美也以百草華末雜酒故香且美也事見春秋懸露

泰尊柘漿

析朝醒應劭曰柘漿取甘柘汁以為飲也醒病酒也析解也言柘漿可以解朝醒也

微感心攸通修名

師古曰言精微所應其心攸遠故得通達

周流常羊思所并

師古曰周流猶周行也常羊猶道遙也思所并思與神道合也下言合所思是也

穰穰復正直

成長久之名

往甯

師古曰穰穰多也復猶歸也直當也甯願也言獲福既多歸於正道克當往日所願也復音扶目反甯合韻音寧

馮蠙切和疏寫平

馮夷河伯也蠙蚌屬也師古曰言馮夷命靈蠙使切厲諧和水神令之疏導川潦寫散平均無災害也蠙音弋隨反又音攜

上天布施后土成穰

師古曰穰穰多也復猶歸也直當也甯願也言獲福既多歸於正道克當往日所願也復音扶目反甯合韻音寧

馮夷河伯也蠙蚌屬也師古曰言馮夷命靈蠙使切厲諧和水神令之疏導川潦寫散平均無災害也蠙音弋隨反又音攜

上天布施后土成穰

師古曰穰穰多也復猶歸也直當也甯願也言獲福既多歸於正道克當往日所願也復音扶目反甯合韻音寧

馮夷河伯也蠙蚌屬也師古曰言馮夷命靈蠙使切厲諧和水神令之疏導川潦寫散平均無災害也蠙音弋隨反又音攜

上天布施后土成穰

師古曰穰穰多也復猶歸也直當也甯願也言獲福既多歸於正道克當往日所願也復音扶目反甯合韻音寧

穰豐年四時榮

景星十二

元鼎五年得鼎汾陰作

齊房產草九莖連葉

師古曰齊讀曰齊其下並同

宮童効異披圖案謀

臣贊曰宮之童豎致此異瑞也蘇林

曰謀譜弟之也 玄氣之精回復此都

師古曰玄天也言天氣之精回旋反復於此雲陽之都謂甘泉也

蔓蔓日茂芝成

靈華

師古曰蔓蔓言其長久日以茂盛也

齊房十三

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齊房作

后皇嘉壇立玄黃服

師古曰壇祭壇也服祭服也

物發冀州兆蒙祉福

晉灼曰得寶鼎於汾陰也臣贊曰汾

陰屬冀州 沈沈四塞假狄合處

孟康曰沈沈流行之貌也假狄遠夷也合處內附也假即還字耳其字從彳音丑並反

經營萬

億咸遂厥宇

師古曰宇居也言我經營萬方億兆故得咸遂其居

后皇十四

華燁燁固靈根神之旂過天門車千乘敦昆侖

師古曰敦讀曰屯屯聚也

神之出排

玉房周流雜拔蘭堂

師古曰拔舍止也音步易反

神之行旌容容騎沓沓般縱縱

孟康曰縱音總晉灼曰音人相從勇作惡師古曰容容飛揚之貌沓沓疾行也般相連也縱縱衆也容音勇縱音總一曰容讀如本字從音才公反

神之徠泛翊翊甘

露降慶雲集

如淳曰天文志云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是謂慶雲師古曰翊音弋入反又音立

神之掄臨壇宇

師古曰掄引也壇宇謂祭祠壇場及宮室言神引來降臨之也掄音踰

九疑賓夔龍舞

如淳曰九疑舜所葬言曰舜為賓客也夔典樂龍管納言皆隨舜而來舞曰樂神

神安

坐鴉吉時

師古曰鴉古翔字也言神安坐回翔皆趨吉時也

共翊翊合所思

師古曰共讀曰恭翊翊敬也

神嘉虞申

貳觴

師古曰虞樂也貳觴猶重觴也

福滂洋邁延長

師古曰滂洋饒廣也滂音普郎反洋音羊又音祥

沛施祐汾之阿

師古曰沛音普大反沛然泛貌也阿水之曲隅

揚金光橫泰河

師古曰橫充滿也泰河大河也

莽若雲增陽波

師古曰莽雲貌言光明之盛莽莽然

徧臚驩騰天歌

師古曰臚陳也騰升也言陳其歡慶令歌上升於天如雲也

華燁燁十五

五神相包四鄰

如淳曰五帝為太一相也師古曰包舍也四鄰四方

土地廣揚浮雲托嘉壇椒蘭芳

孟康曰托摩也師古曰音公忽反謂摩拭其壇加巨椒蘭之芳

璧玉精垂華光

師古曰言禮神之璧乃玉之精英故有光華也

益億年美始

前漢書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興師古曰言福慶方興起也交於神若有承師古曰言神來降臨故盡其肅恭廣宣延咸畢觴師古曰言徧延諸神咸歡祭也

畢盡觴靈輿位偃蹇師古曰神既畢饗則嚴駕靈輿引其侍從之位偃蹇高驟也蹇音居偃反卉汨臚析奚道師古曰卉汨疾意也臚陳也析分也奚何也言速自陳列分散而歸無所留也汨音于筆反

淫淥澤涅然歸師古曰淫久也淥澤澤名言我靈神之久入在淥澤乃淫然而歸也

淥音綠淫音烏黃反

五神十六

朝隴首覽西垠臣瓚曰謂朝於隴首而覽西北也師古曰隴坂之首也垠崖也坻音丁禮反雷電寮獲白麟臣瓚曰寮祭五時皆

有宗應聲若雷光若電爰五止顯黃德師古曰爰曰也發語辭也止足也時白麟足有五趾圖何虐熏鬻殛師古曰圖何虐熏鬻殛應劭曰熏鬻匈奴本號也師古曰殛窮也一曰殛誅也音居力反

闕流離抑不詳師古曰流離不得其所者為開道路使之安集違道不詳善者則抑黜之呂中懲勸也賓百僚山河饗師古曰百僚百神之官也饗合韻音鄉掩回轅驕長馳如淳曰驕音構驕驕長騰貌也師古曰音武元反

雨師洒路陂師古曰洒灑也路陂路傍也言使雨師灑道也洒音灑又音山岐反流星隕感惟風籟歸雲撫懷

心師古曰懷心懷柔之心也蕭音躡

朝隴首十七

元狩元年行幸雍獲白麟作

象載瑜白集西服虔曰象載鳥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象載象輿也山出象輿瑞應車也瑜美貌也言此瑞車瑜然色白而出西方也西合韻音先食甘

露飲榮泉師古曰駕輿者之所飲食也榮泉言泉有光華赤鴈集六紛貞師古曰言六者所獲赤鴈之數也紛貞多貌也言西獲象輿東獲赤

鴈祥瑞多也貞音云殊翁雜五采文孟康曰翁鴈頸也言其文采殊異也神所見施祉福登蓬萊結無極師古曰見顯示也蓬萊神山也在海中結成也

象載瑜十八

太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鴈作

赤蛟綏黃華蓋師古曰綏綏赤蛟貌黃華蓋言其上有黃氣狀若蓋也露夜零晝晻濫師古曰晻音身感反濫音藹晻濫雲氣之貌

百君禮六龍位師古曰百君亦謂百神也勺椒漿靈已醉師古曰勺讀曰酌靈既享錫吉祥芒

芒極降嘉觴師古曰芒芒廣大貌音莫郎反靈殷殷爛揚光師古曰殷殷盛也爛光貌殷音隱延壽命永未

央杳冥冥塞六合澤汪濊輯萬國師古曰塞滿也輯和也天地四方謂之六合汪濊言饒多也濊音於廢反又音易外反輯與集

同靈禔禔象輿轆孟康曰禔音近泉不安欲去也轆待也如淳曰轆僕人嚴駕待發之意也師古曰禔孟音是也轆如說是也轆音儀票然逝

旗透蛇師古曰票然輕舉意也透蛇旗貌也票音匹透反蛇音移禮樂成靈將歸託玄德長無衰師古曰言託恃天德

羣獲長生無衰竭也

赤蛟十九

其餘巡狩福應之事不序郊廟故弗論是時河間獻王有雅材亦

已為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

於後嗣猶得有所祖述管殷周之雅頌迺上本有娥姜原應劭曰簡狄有娥之

女吞燕卵而生契師古曰姜嫄后稷之母也禹稷始生玄王公劉古公大伯王季姜女大任太

姒之德師古曰禹殷之始祖玄王亦殷之先祖承黑帝之後故曰玄王公劉后稷之曾孫也古公賈父即簡公也大伯文王之子王季之兄也王季父王之父也姜女賈

甫之妃也大任文王之母也大姒文王之妃武王之母也毛鄭說乃及成湯文武受命

武丁成康宣王中興師古曰武丁殷王高宗也周成王武王之子也康王成王之子也宣王厲王之子下及輔佐阿衡

周召太公申伯召虎仲山甫之屬師古曰阿衡伊尹職號也周周公旦也召召公奭也太公師尚父也申伯召武仲山甫皆周宣

王臣也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揚功德既信美矣褒揚之聲盈乎

天地之間是目光名著於當世遺譽垂於無窮也今漢郊廟詩歌

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調均又不協於鐘律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

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至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可

閒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畢等上書言之師古曰畢音千輒反下大夫博士平當

等考試當已為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聽修廢官

立大學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已助化時大儒公孫弘董

仲舒等皆已為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希闊不

講師古曰講謂論習也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鑿鎗不曉其意而欲已風諭

眾庶其道無由師古曰風化也是已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未成今畢等

守習孤學大指歸於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

已繼絕表微師古曰表顯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河間區區

不國藩臣師古曰區區小貌也已好學修古能有所存師古曰存意於禮樂民到于今稱之

況於聖主廣被之資師古曰被猶覆也音皮義反修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信

而好古於已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已

為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是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

屬富顯於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師古曰五侯王鳳呂下也定陵淳于長也富平張放淫

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哀帝自為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

及即位下詔曰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鄭衛之聲興夫奢泰則下不

孫而國貧師古曰孫讀曰遜文巧則趨末背本者眾師古曰趨讀曰趣趨嚮也鄭衛之聲興則淫

辟之化流師古曰辟讀曰僻也而欲黎庶敦朴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師古曰

曰源水泉之本豈不難哉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其罷樂府官

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丞相

孔光大司空何武奏郊祭樂人負六十二人給祠南北郊大樂鼓

負六人嘉至鼓負十人邯鄲鼓負二人騎吹鼓負三人江南鼓負

二人淮南鼓負四人巴俞鼓負三十六人師古曰巴巴人也俞俞人也當高祖初為漢王得巴俞人並趨捷善

人梁皇鼓負四人臨淮鼓負三十五人茲邠鼓負三人晉灼曰邠音方凡鼓

十二負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殿下應古兵法外郊祭負十三

人諸族樂人兼雲招給祠南郊用六十七人師古曰招讀與翹同兼給事雅樂

用四人夜誦負五人剛別柎負二人給盛德師古曰剛及別柎皆鼓名也柎音膚主調箎

負二人師古曰箎呂竹為之七孔亦笛之類也音池聽工以律知日冬夏至一人鐘工磬工簫

工負各一人僕射二人主領諸樂人皆不可罷竽工負三人一人

可罷師古曰竽笙類也三十六簧音于琴工負五人三人可罷柱工負二人一人可罷

繩弦工負六人四人可罷師古曰弦琴瑟之弦繩言主糾合作之也鄭四會負六十

二人一人給事雅樂六十一人可罷張瑟負八人七人可罷安世

樂鼓員二十人十九人可罷沛吹鼓員十二人族歌鼓員二十七

人陳吹鼓員十三人商樂鼓員十四人東海鼓員十六人長樂鼓

員十三人纓樂鼓員十三人師古曰纓樂雜樂也音漫凡鼓八員百二十八人朝賀

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治竿員五人楚鼓員六人常從倡三

十人常從象人四人孟康曰象人若今戲蝦魚師子者也韋昭曰著假面者也師古曰孟說是詔隨常從倡十六人

秦倡員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員三人詔隨秦倡一人雅大人員九

人朝賀置酒為樂楚四會員十七人巴四會員十二人鈹四會員

十二人李奇曰疑是鼓韋昭曰鈹國名音繇師古曰韋說是也鈹音姚齊四會員十九人蔡謳員三人齊謳

員六人竽瑟鐘磬員五人皆鄭聲可罷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

二人給大官桐馬酒李奇曰曰馬乳為酒撞桐乃成也師古曰桐音動馬酪味如酒而飲之亦可醉故呼馬酒也其七十人可

罷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大樂其

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皆可罷奏可然百姓漸漬

日久又不制雅樂有已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師古曰湛讀曰沈又讀曰耽自若言自如故也

陵夷壞于王莽今海內更始民人歸本戶口歲息師古曰今謂班氏撰書時也息主也平

其刑辟牧呂賢良至於家給既庶且富則須庠序禮樂之教化矣

師古曰家給解已在前庶衆也論語云孔子曰庶矣哉內有口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班氏引之也今幸有前聖遺制之

威儀誠可法象而補備之經紀可因緣而存著也孔子曰殷因於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

百世可知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對子張之言也今大漢繼周久曠大儀未有立禮成樂

此賈宜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嘆也師古曰感嘆也

自世可狀也子捷千乘之言也今大蕪繡周入觀大謝未自立繡如樂
其難復能益可狀也固因外與難復能益可狀也其如繡周昔難
其難復能益可狀也固因外與難復能益可狀也其如繡周昔難
其難復能益可狀也固因外與難復能益可狀也其如繡周昔難
其難復能益可狀也固因外與難復能益可狀也其如繡周昔難
其難復能益可狀也固因外與難復能益可狀也其如繡周昔難
其難復能益可狀也固因外與難復能益可狀也其如繡周昔難
其難復能益可狀也固因外與難復能益可狀也其如繡周昔難

刑法志第三

漢書二十三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夫人宵天地之類

應劭曰宵類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孟康曰宵化也言稟天地氣化而

無所象似也

懷五常之性

師古曰五常仁義禮智信聰明精粹

師古曰精細也言其識性細密也粹淳也音先遂反有生之

最靈者也爪牙不足 目供者欲趨走不足 目避利害

羽 目禦寒暑必將役物 目為養任智而不恃力此其所 目為貴也

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

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眾心說而從之

曰說讀

從之成羣是為君矣歸而往之是為王矣

師古曰言爭往而歸之也

洪範曰天

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

師古曰洪範周書也

聖人取類 目正名而謂君為父母

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

目崇敬作刑 目明威也聖人既躬明慈之性

師古曰躬謂身親有之

必通天地之

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師古曰則法也故曰先王立

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載鄭大夫子大叔之辭也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

曜殺戮也師古曰震謂雷電也温慈惠和且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云天秩有

禮天討有罪師古曰此虞書咎繇之辭也秩敘也言有禮者天則進敘之有罪者天則討治之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

禮師古曰五禮吉凶賓軍嘉因天討而作五刑師古曰其說在下也大刑用甲兵張晏曰以六師誅暴亂其次用

斧鉞韋昭曰斬刑也中刑用刀鋸韋昭曰刀割刑鋸則刑也其次用鑽鑿韋昭曰鑽鑿刑也鑿鑿刑也

音頻刃心反音頻刃心反薄刑用鞭扑師古曰扑杖也音普木反大者陳諸原野師古曰謂征討所殺也小者致之市

朝應劭曰大夫以上尸諸朝士以下尸諸市其所繇來者上矣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自黃帝有涿鹿之戰且

定火災鄭氏曰涿鹿在彭城南與炎帝戰炎帝火行故云火災李奇曰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今言涿鹿地有二名也文類曰國語云黃帝炎帝弟也炎帝號神農火行也後子孫暴虐黃帝伐之故言以定火災律歷志云與炎帝後戰於阪泉涿鹿在上谷今見有顓頊有共

工之陳且定水害文類曰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妻乘政作害顓頊伐之唐虞之際

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讎兇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師古曰舜受堯神而流共工于

幽州放讎兇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極縣于羽山也殛誅也音居方反夏有甘扈之誓師古曰則故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日誓事見百善居國今鄂縣是也日即日

水之殷周且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武于戈教且文德師古曰戢武于戈教且文德師古

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

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租

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

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

之法鄭氏曰甲士在車上也師古曰乘音食證反其下並同一同百里提封萬井蘇林曰提音祗陳西人謂舉田為孤李奇曰提舉也舉四封之

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

路三千六百井臣瓚曰沈斥水田為鹵也如淳曰術大道也師古曰川謂水之通流者也沈謂居深水之下也斥鹵鹵之地定出賦六千

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師古曰采官也因官食地

故曰采地爾雅曰采察官也說者不曉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

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

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

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千戈素

具春振旅已搜夏拔舍已苗秋治兵已獮冬大閱已狩師古曰振旅整衆也搜搜擇不

任孕者拔舍草止不妨農也苗為苗除害也治兵觀威武也獮應殺皆於農隙已講事焉

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師古曰長音竹馮反帥音所類反三十

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師古曰比年頻年也

卒正三年簡徒師古曰徒人衆羣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

之大畧也周道衰法度墮師古曰墮即墮字墮毀也音火規反至齊桓公任用管仲而國

富民安公問行伯用師之道師古曰伯讀曰霸管仲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

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已速得志矣於是乃作內政而

寓軍令焉師古曰寓寄也寄於內政而修軍令也故卒伍定處里而軍政成處郊連其什伍

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已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已

安諸夏師古曰攘卻也諸夏中國之諸侯也夏大也言大於四夷也攘音人羊反齊威既沒晉文接之亦先定其民

作被廬之法應劭曰搜於被廬之地作執秩已為六官之法因以名之也師古曰被廬晉地也被音皮義反總帥諸侯迭為盟主

然其禮已頗僭差又隨時苟合已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

王制二伯之後寢已陵夷師古曰寢漸也陵夷積替也二伯齊桓公晉文公也伯讀曰霸至魯成公作丘甲

哀公用田賦師古曰田賦者別計田賦及家財各為一賦言不依古制役煩斂重也搜狩治兵

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已存王道於是師旅亟動百

姓罷敝師古曰亟屢也音丘吏反罷讀曰疲無伏節死難之誼孔子傷焉曰已不教民戰

是謂棄之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非其不素習故稱子路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

前漢二十三

也而子路亦曰千乘之國攝虜大國之間加之曰師旅因之曰饑

饑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師古曰皆論語所載也治其

賦兵教曰禮誼之謂也春秋之後滅弱吞小竝為戰國稍增講武

之禮曰為戲樂用相夸視師古曰視讀曰示而秦更名角抵師古曰抵音丁禮反解在武紀先王

之禮沒於淫樂中矣雄桀之士因執輔時作為權詐曰相傾覆吳

有孫武齊有孫臏師古曰臏音頻忍反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垂著

篇籍當此之時合從連衡師古曰衡橫也戰國時齊楚韓魏燕趙為從秦國為衡從音子容反謂其地形南北從長也秦地形東西橫長故為

衡轉相攻伐代為雌雄師古曰代亦迭也齊愍曰技擊彊孟康曰兵家之技巧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

守之勝師古曰魏惠曰武卒奮奮盛起秦昭曰銳士勝師古曰銳勇利世方爭於功利而

馳說者曰孫吳為宗時唯孫卿明於王道師古曰孫卿楚人也姓荀字况避漢宣帝之諱故改曰孫卿而

非之曰彼孫吳者上執利而貴變詐施於暴亂昏嫚之國君臣有

間師古曰言有間際不諧和上下離心政謀不良故可變而詐也夫仁人在上為下

所印師古曰印讀曰仰猶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何可當也師古曰扞禦難

也音下鄰國望我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顧視其上猶焚灼仇讐人情

豈肯為其所惡而攻其所好哉故曰桀攻桀猶有巧拙曰桀詐堯

若卯投石夫何幸之有師古曰言性必破碎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

烈則莫我敢遏師古曰殷頌長發之詩也武王謂湯也虔敬也遏止也言湯建號與師本猶仁義雖執威鉞以敬為先故得如火之盛無能止也言曰

仁誼綏民者無敵於天下也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

敵脆則媮可用也師古曰媮與偷同謂苟且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師古曰鉅大也渙然散貌是亡國

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服虔曰作大甲三屬竟人身也蘇林曰兜鍪也盆領也鞞鞞也如淳曰上身一鞞鞞一蹀繳一凡三

帶劔贏三日之糧師古曰个讀曰箇箇枚也胄兜鍪也冠胄帶劔者著兜鍪而又帶劔也贏謂擔負也音盈日中而趨百里

師古曰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師古曰中試試之而中科條也復謂免其賦稅也利田宅者給其便利之處也中音竹仲反復

如此則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

秦人其生民也陘阨其使民也酷烈師古曰陘地小也隘險固也酷重厚也烈猛威也劫之曰執

隱之曰阨鄭氏曰秦地多隘隱其民於隘中也臣瓚曰秦政急峻隱括其民於隘狹之法師古曰鄭說非也狃之曰賞慶道之曰

刑罰師古曰狃申習也音女九反道讀曰導使其民所曰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

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服虔曰能得者甲者五人首使得隸役五家也如淳曰役隸五家是為相君長是最為有數故能

四世有勝於天下然皆于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耳師古曰未鬻音育

有安制矜節之理也師古曰矜特也故雖地廣兵彊鯁鯁常恐天下之一合

而共軋已也蘇林曰鯁音慎而無禮則鯁之鯁鯁懼貌也張晏曰軋踐轢也師古曰鯁音先祀反軋音於黠反至乎齊桓晉文之

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孟康曰入王兵之域而未盡善也然猶未本仁義之統也

故齊之技擊不可曰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曰直秦之銳士

師古曰直亦當也秦之銳士不可曰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曰敵

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陳師古曰戰陳之義本因陳列為名而音變耳字則作陳更無別體而未代學者輒改其字旁從車非

經史之本文也今宜依古不從流俗也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修百

僚咎繇作士師古曰士師理官謂司寇之職也命曰蠻夷猾夏賊茲軌師古曰虞書舜典舜命咎繇之文也

陳師誓衆而放禽桀紂師古曰謂湯誓秦誓收誓是也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相南服

疆楚使貢周室師古曰謂僖四年伐楚次于陘責包茅不入王祭不供也北伐山戎為燕開路師古曰謂莊三

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師古曰謂定四年吳入郢楚子出涉睢濟江入于雲中也父老送之王曰父老

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師古曰言無有如此君者相與從之或韓

走赴秦號哭請救師古曰謂申包胥如秦乞師也韓古奔字秦人憐之謂之出兵師古曰謂秦子蒲

二國并力遂走吳師師古曰謂子蒲大敗夫槩王于沂遂射之子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昭王返國師古曰吳

所謂善敗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世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

王翦豺狼之徒奮其爪牙禽獵六國曰并天下師古曰言如獵之取獸窮武極詐

士民不附卒隸之徒還為敵讐師古曰謂陳勝吳廣英布之徒也焱起雲合果共軋之

師古曰疾疾風也如疾之起言其速也如雲之合言其盛也疾音必遙反

斯為下矣凡兵所已存亡繼絕救亂除害也故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師古曰言其周盛衰也至於末世苟任詐力

已快貪殘爭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滿野孫吳商白之徒皆身誅戮於前而功滅亡於後師古曰孫武孫臆吳起商鞅白起也報應之執各已類至其道然

矣漢興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寬仁之厚總擊英雄已誅秦項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謀騁陸鄼之辯明叔孫通之儀文武相配大略

舉焉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師古曰踵因也京師有南北軍之屯

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晉灼曰百官表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此言七也外有樓

船皆歲時調肄修武備云師古曰肄習也音弋二反至元帝時已貢禹議始罷角抵

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師古曰五材金木水火土也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鞭朴不可弛於家師古曰弛放也音式余反刑罰不可廢於

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孔子曰工欲

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

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

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於刑錯兵寢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

功也師古曰刑錯兵寢皆謂置而弗用也管周之法建三典已刑邦國詰四方師古曰詰責也音口一反字或

作誥音工到反誥謹也已刑治之令謹教也

一曰刑新邦用輕典師古曰新闢地立君之國其人未習於教故用輕法二曰刑平邦

用中典師古曰承平守成之國則用中典常行之法也三曰刑亂邦用重典師古曰篡殺畔逆之國化惡難移則用重法誅殺之也自此已

上皆司寇所職也

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

所謂刑平邦用中典者也師古曰墨黥也繫其面已墨涅之劓截鼻也宮淫刑也男子割腐婦人幽閉刑斷足也殺死刑也自此已上刑所

職也劓音牛莫反刑音五刮反又音月

凡殺人者陪諸市師古曰陪謂斃之也音妨付反墨者使守門師古曰黥面之

劓者使守關師古曰已其貌毀故遠之宮者使守內師古曰人道既絕於事便也剕者使守圜師古曰驅

完者使守積師古曰完謂不虧其體但居作也積積聚之物也自此已上掌戮所職也其奴男子入于罪隸李奇曰男女徒

女子入春槁孟康曰主暴燥春之也韋昭曰春春人槁槁人也給此二官之役師古曰槁音古老反凡有爵者與七十者

總名為奴

也

導之曰政齊之曰刑民免而無恥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格正也言用德禮則人有恥而自正尚政刑則下苟免而無恥

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師古曰亦論語所載孔子之言也禮曰治

人樂曰易俗二者不興則刑罰濫矣錯置矣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師古曰亦論語所載陽膚曾子弟子也士師獄官問於曾子

師古曰問何亦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師古曰此曾子

對辭前萌俗澆離輕犯於法乃由上失其道非陵夷至於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

下之過今汝難得獄情當哀矜之勿自喜也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師古曰秦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

鑿亨之刑師古曰鼎大而無足曰鑿曰鑿人至於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

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師古曰躬身也操晝斷獄夜理書自程

決事曰縣石之一服虔曰縣稱也石百二十斤也始而姦邪竝生赭衣塞路

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

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說師古曰說其後四夷未

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曰禦姦師古曰禦止也於是相國蕭何攔撫秦

法師古曰攔撫謂收拾也攔音九問反撫音之石反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當孝惠高后時百

姓新免毒蠱人欲長幼養老師古曰蠱音呼各反蕭曹為相填曰無為師古曰言

法填安百姓也從民之欲而不擾亂是曰衣食滋殖刑罰用稀及孝文

即位躬脩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

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

俗易師古曰訐面相斥罪也音居謁反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寢息師古曰

畜寢益也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師古曰

是曰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師古曰謂普天有刑錯之風即位十三

年齊大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師古曰逮及也辭之所及

逮者在道將送防禦不絕若今之傳送囚也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

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師古曰緹縈女名迺隨其

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

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

亡繇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從也妾願沒入為官婢已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

天子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

冠與章服已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孟康曰黥劓二耐左

右趾合凡三也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師古曰與讀曰歟吾

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師古曰道讀曰導詩曰愷弟君子民之

父母師古曰大雅泂酌之詩也言君子有和樂簡易之德則其下尊之如父親之如母也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

或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

肌膚終身不息師古曰息生也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

哉其除肉刑有已易之及今罪人各已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孟康曰其

所已禁姦所由來者久矣陛下下明詔憐萬民之一有過被刑者

終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於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謹議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為城旦春臣瓚曰文帝除肉刑皆有已易之故已完易髡已管代劓已缺

也左右止代劓今既曰完矣不復云呂完代完也此當言髡者完也當黥者髡鉗為城旦春當劓者管三百當

斬左止者管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

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管罪者皆棄市李奇曰命逃亡也復於論命中有罪也管灼曰

命者名也成其罪也師古曰止足也當斬右足者已其舉次重故從棄市也殺人先自告謂殺人

而自首得免罪者也吏受賕枉法謂曲公法而受賂者也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即今律所謂主

守自盜者也殺人害重受賕盜物賊汗之身故此三罪已被論名而又犯管亦皆棄市也今流俗

書本管三百管五百之上及劓者之下有籍管字復有管罪亦云復有籍管罪皆後人妄加耳舊

本無也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春滿三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

為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師古曰男子為隸臣女子為隸妾鬼薪白粲滿三歲為隸臣隸臣一歲免為庶人隸妾亦然也

隸臣妾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

如淳曰罪降為司寇故其亡逃及有罪耐已上不用此令師古曰於本罪中又重犯者也前令之刑城旦春歲而非禁錮者如完為城旦春歲數已免李奇曰謂文帝作此令之前有

刑臣昧死請制曰可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

當死斬左止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師古曰斬右止者棄市故入於死呂筭五百代斬左止笞

三百代劓笞數既多亦不活也景帝元年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孟康曰重罪謂死刑幸而不死

不可為人師古曰謂不能自起居也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猶尚不

全至中六年又下詔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

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曰笞者所曰教之也其定筆令

師古曰筆策也所曰擊者也音止藥反丞相劉舍御史大夫衛綰請笞者筆長五尺其本大

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臂如淳曰然則先時笞背也師古曰臂音徒門反母

得更人師古曰謂行笞者不更易人也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然酷吏猶曰為

威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

功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數百姓貧耗師古曰耗損也音呼到反窮民犯法酷吏擊

斷姦軌不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

臨部主之法

師古曰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為故縱而所監臨部主有罪并連坐也緩深故之罪孟康曰孝武欲急刑吏

寬緩急縱出之誅

師古曰吏釋罪人疑已為縱出則急誅之亦言尚酷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

寢密

師古曰寢漸也其下亦同律令凡二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

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師古曰比呂例相比況也文書盈於几閣

典者不能徧睹是曰郡國承用者駮師古曰不曉其指用意不同也或罪同而論異姦

吏因緣為市

師古曰弄法而受財若市買之交易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陷則子死比師古

曰傳讀曰附議者咸冤傷之宣帝自在閭閻而知其若此及即尊位廷史

路温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語在温舒傳

上深愍焉迺下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寢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

獄不當使有罪與邪不辜蒙戮音灼曰當重而輕使有罪者起邪惡之心也師古曰有罪者更與邪惡無辜者反陷重刑是決獄不平故

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如淳曰廷尉史也呂曰辭決獄事為

鞠謂疑獄也李奇曰鞠窮也獄鞠謂疑獄也李奇曰鞠窮也獄事窮竟也師古曰李說是也其為置廷平秩六百石負四人其務平之曰

廷平

稱朕意於是選于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曰為廷平季

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如淳曰宣室布政教之室也重用刑故齋戒曰決事晉灼曰未央宮中有宣室

殿師古曰晉說是也賈誼傳亦云受釐坐宣室蓋其殿在前殿之側也齋則居之獄刑號為平矣時涿郡太守鄭昌上

疏言聖王置諫爭之臣者非曰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

非曰為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

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師古曰刪刑也有不便者則刑而除之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

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曰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

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蘇林曰招音翹翹舉也猶賣弄也孟康曰招求也招致權者已也師古曰孟說是也宣帝未及

修正至元帝初立迺下詔曰夫法令者所曰抑暴扶弱欲其難犯

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

之不逮師古曰羅網也不逮言意識所不及斯豈刑中之意哉師古曰中當也其議律令可蠲除輕

減者條奏惟在便安萬姓而已至成帝河平中復下詔曰甫刑云

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師古曰甫刑即周書呂刑初為呂侯號曰呂刑後為甫侯故又稱甫刑今大

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竒請它比曰曰益滋師古曰

請謂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曰定罪也它比謂引它類曰比附之稍增律條也竒音居宜反自明習者不知所由師古曰由從也欲曰曉

喻眾庶不亦難乎於曰羅元元之民天絕亡辜豈不哀哉其與中

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

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恤憂也言當憂刑也其審核

之務準古法師古曰核究其實也朕將盡心覽焉有司無仲山父將明之材師古

曰有司曰下史家之言也大雅蒸人之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父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父明之將行也否不善也言王有誥命則仲山父行之邦國有不善之事則仲山父明之故引曰為美傷今不能然不能因時廣宣主恩建立明制為一代之法而徒鉤撫微細毛

舉數事曰塞詔而已師古曰毛舉言舉豪毛之事輕小之甚塞猶當者也是曰大議不立遂曰至今

議者或曰法難數變此庸人不達疑塞治道聖智之所常患者也

師古曰塞謂不通也故略舉漢興曰來法令稍定而合古便今者漢興之初雖

謂不通也

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

師古曰言疏闊吞舟謂大魚也

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

令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止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

於市

師古曰菹謂醢也菹音側於反

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

信之屬皆受此誅至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祇言令孝文二年又

詔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已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

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左右

丞相周勃陳平奏言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已累其心使重

犯法也

師古曰重難也累音力瑞反

收之之道所由來久矣臣之愚計已為如其故

便文帝復曰朕聞之法正則民慙罪當則民從

師古曰慙謹也音丘角反

且夫牧民

而道之已善者吏也

師古曰道讀曰導已善導之也

既不能道又已不正之法罪之是

法反害於民為暴者也

師古曰法害於人是法為暴

朕未見其便宜孰計之平勃乃

曰陛下幸加大惠於天下使有罪不收無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

所不及也臣等謹奉詔盡除收律相坐法其後新垣平謀為逆復

行三族之誅由是言之風俗移易人性相近而習相遠信矣

師古曰論語云

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也言人同稟五常之性其所

過刑謬論如此甚也而況庸材溺於末流者乎周官有五聽八議

三刺三宥三赦之法

師古曰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也宥寬也赦舍也謂釋置也

五聽一曰辭聽

二曰色聽

師古曰觀其顏色不直則變

三曰氣聽

四曰耳聽

五

曰目聽

師古曰觀其瞻視不直則亂

八議一曰議親

二曰議故

三曰

議賢

師古曰有德行者也

四曰議能

五曰議功

六曰議貴

師古曰爵

位高者也

七曰議勤

師古曰謂盡悴事國者也

八曰議賓

師古曰謂前代之後王所不臣者也

三刺一曰訊

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

三曰遺忘

師古曰弗諱不審也過失非意也遺忘勿忘也

三赦一曰幼弱

二曰老耄

三曰蠢愚

師古曰幼

弱謂七歲已下老耄謂八十已上蠢愚生而癡騃者自二刺已

下至此皆司刺所職也既讀與耄同音丑江反又音貞巷反凡囚上罪梏拳而桎中

罪梏桎下罪梏王之同族奉有爵者桎已待弊師古曰械在手曰梏兩手同械曰奉在足曰桎弊斷

罪也自此已上掌囚所職也梏音古驚反奉即拱字也桎音之日反弊音蔽高皇帝七年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

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已來縣道官獄

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已其罪名當報之師古曰當謂處斷也所

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傳

所當比律令已聞師古曰傳讀曰附上恩如此吏猶不能奉宣故孝景中五

年復下詔曰諸獄疑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其後

獄吏復避微文遂其愚心至後元年又下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愚

智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令讞者已報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

師古曰解並在景紀自此之後獄刑益詳近於五聽三宥之意三年復下詔曰

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憐也師古曰乳產音之欲反其著

今年八十已上八歲已下及孕者未乳師古曰乳產也音人喻反師朱儒如淳曰師樂師有瞽者朱

簡短人不當鞠繫者頌繫之師古曰頌讀曰容容寬容之不桎梏至孝宣元康四年又下詔

曰朕念夫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既衰亦無暴逆之心今或羅

于文法執于囹圄不得終其年命朕甚憐之自今已來諸年八十

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至成帝鴻嘉元年定今年未滿七歲賊

鬪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已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眊

之人此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便民者也師古曰近音其漸反孔子曰如有王者

必世而後仁善人為國百年可已勝殘去殺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此謂若有受命之王必三十年

仁政乃成也勝殘謂勝殘暴之人使不為惡去殺不行殺戮也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已德教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

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勝

殘去殺矣師古曰論語稱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于室也言善人不但修踐舊迹而已固少自創制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此為國者

之程式也今漢道至盛歷世二百餘載師古曰今謂撰志時考自昭宣元成哀

平六世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如淳曰率天下犯罪者千口而有一人死耐罪上

至右止三倍有餘李奇曰耐從司寇曰上古人有言滿堂而飲酒有一人

鄉隅而悲泣師古曰鄉讀曰嚮則一堂皆為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譬猶一

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為之悽愴於心今郡國被刑而死者

歲已萬數天下獄二千餘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獄不減一人此

和氣所已未洽者也原獄刑所已蕃若此者師古曰蕃多也音扶元反禮教不立刑

法不明民多貧窮豪桀務私姦不輒得獄豈不平之所致也服虔曰鄉亭之

獄曰豸臣贊曰獄岸獄訟也師古曰小雅小宛之詩云宜岸宜獄贊說是也書云伯夷降典懲民惟刑師古曰周書甫刑之辭也懲知也言

山夫下禮法曰道人言制禮已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今隄防凌遲禮

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饑寒並至窮斯濫濫豪桀擅私為之

囊橐師古曰有底曰一底無底曰橐言容隱姦邪若囊橐之盛物姦有所隱則狃而寢廣師古曰狃串習也寢漸也狃音女救反此刑

之所已蕃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

有罪未矣師古曰自謂滅除之絕於未然故曰本也不大有罪事止聽訟所已為未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已殺之

古之聽獄者求所已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之獄吏上下

相驅已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

師古曰鬻賣也疫癘病也鬻音育疫音役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

亦猶此矣凡此五疾獄刑所已尤多者也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

兵革之禍人有樂生之慮與高惠之間同而政在抑彊扶弱朝無

威福之臣邑無豪桀之俠已口率計斷獄少於成哀之間什八可

謂清矣師古曰十少其八也然而未能稱意比隆於古者已其疾未盡除而刑

本不正善乎孫卿之論刑也曰世俗之為說者已為治古者無肉

刑師古曰治古謂上之自至治之時也治音丈丈反有象刑墨黥之屬非履赭衣而不純師古曰非草履也純緣也衣不

加緣示有恥也非音扶味反純音之允反是已然矣已為治古則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哉

亦不待象刑矣師古曰人不犯法則象刑無所施也已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

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

焉凡制刑之本將已禁暴惡且懲其末也師古曰殺人不死傷人

者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故象刑非生治古方起於亂今也如淳曰古無象

刑也所有象刑之言者也今人惡刑之重故遂推言古之聖君但曰刑天下自治

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師古曰稱宜也音尺字反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

刑不當罪不祥莫大矣焉夫征暴誅悖治之威也殺人者死傷人

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

刑輕李奇曰世所已治者乃刑重也所已亂者乃刑輕也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云刑

罰世重世輕此之謂也師古曰周書甫刑之辭也言刑罰輕重各隨其時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

天道而作刑師古曰虞書益稷曰咎繇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言敬其次敘施其法刑皆明白也安有菲屨赭衣者哉

孫卿之言既然又因俗說而論之曰禹承堯舜之後自己德衰而

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者已俗薄於唐虞故也今漢承衰周暴秦

極敝之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已轆而御驛突孟

曰已繩縛馬口之謂轆音灼曰轆古羈字也如違救時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

厚曰驛音捍突惡馬也師古曰馬絡頭曰羈也已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已死罔民失本惠矣古師

曰罔謂羅網也故死者歲已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盜忿怒傷人

男女淫佚吏為姦臧師古曰快讀與逸同若此之惡髡鉗之罰又不足已懲也

故刑者歲十萬數民既不良又曾不恥刑輕之所生也故俗之能

吏公已殺盜為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制不可勝條

是已罔密而姦不塞刑蕃而民愈嫚師古曰塞止也蕃多也音扶元反嫚與慢同必世而未仁

百年而不勝殘誠已禮樂闕而刑不正也豈宜惟思所已清原正

本之論刪定律令纂二百章已應大辟孟康曰纂音換其餘罪次於古當生

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李奇曰欲死邪欲腐邪及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

淫亂皆復古刑為三千章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師古曰詆謂師也音丁禮反

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罪民命得

全合刑罰之中殷天人之和李奇曰殷亦中順稽古之制成時雍之化成康

刑錯雖未可致孝文斷獄庶幾可及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師古曰

曰大雅假樂之詩也書曰立功立事可呂永年師古曰今文奉誓言為政而宜

於民者功成事立則受天祿而永年命所謂一人有慶萬民賴之

者也師古曰呂刑之辭也一人天子也言天子

用刑詳審有福慶之惠則眾庶咸賴之也

食貨志第四上

漢書二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師古曰殖生也嘉善也貨

謂布帛可衣師古曰衣音於既反及金刀龜貝所呂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師古

曰金謂五色之金也黃者曰金白者曰銀赤者曰銅青者曰鉛黑者曰鐵刀謂錢幣也龜以卜占貝以表飾故皆為寶貨也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

農之世斲木為耜燥木為耒耒呂之利呂教天下而食足師古曰斲也燥屈

也耒手耕曲木也耜耒端木所以施金也耨耨田也耜音似燥音人九反耒音來內反耨音乃豆反曰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

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師古曰自斲木為耜以至於此易上繫辭食足貨通然後

國實民富而教化成黃帝呂下通其變使民不倦李奇曰器幣有不便於

樂其業而不倦也堯命四子呂敬授民時師古曰四子謂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也事見虞書堯典也舜命后稷呂

黎民祖飢孟康曰祖始也黎民始飢命棄為稷是為政首禹平洪水定九州

師古曰九州謂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棊應劭曰棊竹器也所以盛方曰筐隋曰棊師古曰棊

讀與匪同馬貢所謂厥貢漆絲厥篚織師古曰林與茂同勉也林遷有無萬國作又勸勉天下遷易有無使之

交足則萬國皆治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易稱天地之

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曰守位曰仁何曰聚人曰財師古曰

辭財者帝王所曰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

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亡貧和亡寡安

亡傾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是曰聖王域民師古曰為邦域築城郭曰居之制廬井曰均之

四民有業學曰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

貨曰商師古曰鬻賣也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故朝亡廢官邑

亡教民地亡曠土師古曰曠謂遊也曠空也理民之道地著為本師古曰地著謂安上也音直畧反故

必建步立晦正其經界師古曰晦古故字也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

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

公田十晦是為八百八十晦餘二十晦曰為廬舍師古曰廬田中屋也出春夏居之秋冬則去

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則救民是曰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

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晦中田夫二百晦下田夫三百晦

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

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孟康曰爰於也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農民戶人已受田其

家眾男為餘夫亦曰口受田如此師古曰此例也音必寐反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

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曰為法者也若山林數澤原陵淳鹵之

地音灼曰淳盡也為鹵之田不生五穀也各曰肥磽多少為差師古曰磽磽磽也謂瘠薄之田也音口交反有賦有稅

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師古曰賦謂計口發財稅謂收其田入也什一謂十取其一也工商衡虞雖不墾殖充實府

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

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曰上上所養也十歲曰下上

所長也十一月上上所強也

師古曰勉強勸之令習事也強音其兩反

種穀必雜五種曰備

災害

師古曰歲月有宜及水旱之利也種即五穀謂黍稷麻麥豆也

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力耕數耘收

獲如寇盜之至

師古曰力謂勤作之也如寇盜之至謂促遽之甚恐為風雨所損

還廬樹桑

師古曰還繞也菜如有畦

瓜瓠果蔬

應劭曰木實曰果草實曰蔬張晏曰有核曰果無核曰蔬臣贊曰按木上曰果地上曰蔬也師古曰茹所食之菜也畦區也茹音人豫反畦音胡圭反瓠音來果反

殖於疆易

張晏曰至此易主故曰易師古曰詩小雅信南山云中田有盧疆場有瓜即謂此也雞豚狗彘毋失其時

女修蠶織則五十可呂衣帛七十可呂食肉在壘曰廬在邑曰里

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鄰長位下士自此呂上稍登一級

至鄉而為卿也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序呂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

焉師古曰視讀為示也春令民畢出在壘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止

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師古曰此兩詩七月之章也饁饋也四之日周之四月夏之二月也農人無不舉足而耕也則其婦與子同呂食米至南畝治田之處而饋之也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為改歲入此室處

饋音于輒反

師古曰亦七月之章也蟋蟀蝥也今謂之促織聿曰也言寒氣至蟋蟀漸來則婦子皆曰歲將改矣而去田中入室處也蝥音世

所呂順陰陽備寇賊習

禮文也春秋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

孟康曰里胥如今里吏也師古曰門側之堂曰塾坐於門側者督促

勸之知其早晏防怠惰也塾音孰

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

師古曰言里胥鄰長亦待入畢然後歸也

入者必持薪樵

輕重相分斑白不提挈

師古曰斑白者謂髮雜色也

冬民既入婦人同巷

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

服虔曰一月之中又得夜半為十五日凡四十五日也

必相從者所

呂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

師古曰者費燎火省燎火之費也燎所為明火所以為溫也燎音力召反

男女

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

師古曰怨刺之詩也

是月餘子亦在于

序室

蘇林曰餘子庶子也或曰未任役為餘子師古曰未任役者是也幼童皆當受業豈論嫡庶乎

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

計之事

蘇林曰五方之異書如今祕書學外國書也臣贊曰辨五方之名及書籍也師古曰瓚說是也

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

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

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

于大學命曰造士

李奇曰造成也

行同能偶則別之呂射

師古曰以射試之

然後爵命

焉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

師古曰謂各趣農晦也

行人振木鐸徇于路曰采詩

師古曰行人適人也主號令之官鐸大鈴也以木為古謂之木鐸徇巡也采詩取怨刺之詩也

獻之大師比其音律曰聞於天

子

師古曰大師掌音律之官教六詩以六律為之音者此謂次之也此音頻二反

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此先

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

信節用而愛人使民曰時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道治也舉事必敬施令必信不為奢後愛養其民無奪農時

故民皆

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有渰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

及我私

師古曰小雅大田之詩也渰陰雲也淒淒雲起貌也祁祁徐也言陰陽和風雨時民庶慶悅喜其先兩公田乃及私也

民三年耕則餘

一年之畜

師古曰畜讀曰蓄其下並同

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

考績

師古曰績功也言主治民者三年一考其功也

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

成成此功也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用謂使為政期月可以易俗三年乃得成功也

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

業曰登

鄭氏曰進上百工之業也或曰進上農工諸事業名曰登

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

十七歲遺九年食然後曰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

而後仁

師古曰亦孔子之言也解在刑法志

繇此道也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用也從也

周室既衰暴君汚吏

慢其經界

師古曰汚謂貪穢也

繇役橫作

師古曰繇讀曰繇橫音胡孟反

政令不信上下相詐公

田不治故魯宣公初稅晦春秋譏焉

孟康曰春秋謂之履晦履踐民所種好者而取之譏其貪也

於是上

貪民怨災害生而禍亂作陵夷至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誼先富

有而後禮讓是時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

師古曰李悝文侯也悝音恢

曰為

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晦治

田勤謹則晦益三升

服虔曰與之三升也臣瓚曰當言三斗謂治田勤則晦加三斗也師古曰計數而言字當為斗說也

不勤則

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糴甚貴

傷民

韋昭曰此民謂士工商也

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

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

晦歲收晦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

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

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
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師古曰少四百五十不足也

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師古曰與讀曰豫此農夫所曰常
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

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張晏曰平歲自晦收百五十石今大孰四倍收六百石計民食終歲長四百石官糴二百石此為糴二而舍一也下孰

自倍餘百石張晏曰自倍收三百石終歲長百石官糴其五十石云下孰糴一謂中分百石之一小飢則收百石張晏曰平歲百晦之

中孰則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
賈平則止師古曰賈讀曰價小飢則發小孰之所斂李奇曰官以斂出糴也中飢則發中

孰之所斂大飢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
貴而民不散取有餘曰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曰富彊及秦孝公

用商君壞井田開仟伯師古曰仟伯田開之道也南北曰仟東西曰伯伯音莫白反急耕戰之賞雖非

古道猶曰務本之故傾鄰國而雄諸侯然王制遂滅僭差亡度庶
人之富者累鉅萬師古曰鉅大也大萬謂萬萬也累者兼數非止一也言其貲財積累萬萬也而貧者食糟糠有

國彊者兼州域而弱者喪社稷至於始皇遂并天下內興功作外
攘夷狄收秦半之賦師古曰秦半三分取其二發閭左之戍應劭曰秦時以適發之名適戍先發更有過及贅壻賈人後以

資財曰奉其政猶未足曰澹其欲也師古曰澹古瞻字也瞻給也其下並同海內愁怨遂
用潰畔師古曰下逃其上曰潰漢興接秦之敝諸侯竝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

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
下既定民亡蓋臧蘇林曰無物可蓋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駟師古曰醇不雜也無醇而色之駟謂四馬雜色也而

將相或乘牛車師古曰以牛駕車也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

將相或乘牛車師古曰以牛駕車也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

吏祿度官用已賦於民師古曰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

已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師古曰言各取其所賦稅以自

供不入國朝之倉廩府庫也經常也漕轉關東粟已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師古曰中

諸官孝惠高后之間衣食滋殖文帝即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

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莞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師古曰

同管子管仲之書也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

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

必屈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師古曰纖細也悉盡其事也纖與織同故其畜積足

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師古曰本農業也末工商也言人已棄農而務工商

矣其食米粟者又甚眾殘謂傷害也淫侈之俗日曰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

之或止大命將泛孟康曰泛音方勇反泛覆也師古曰字本作要此通用也莫之振救師古曰振舉也生之者甚

少而靡之者甚多師古曰靡散也音糜天下財產何得不蹙應劭曰蹙傾竭也師古曰蹙音歎漢之

為漢幾四十年矣師古曰幾近也音鉅衣反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師古曰言年歲已多而無儲積失時

不雨民且狼顧鄭氏曰民欲有畔意若狼之顧望也李奇曰狼性怯走歲惡不入請

賣爵子如淳曰賣爵級又賣子也既聞耳矣如淳曰聞於天子之耳安有為天下阡危者若是而

上不驚者師古曰阡危欲墜之音也音閻又音丁念反世之有飢饉天之行也李奇曰天之行氣不能常孰也或曰行道也師

古曰饑豐也音人常反禹湯被之矣師古曰謂禹遭水而湯遭旱也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

已相恤師古曰胡何也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眾國胡已餽之師古曰卒讀曰倅餽

亦饋字也兵旱相乘天下大屈師古曰屈音其勿反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師古曰衡擊罷夫

羸老易子而斃其骨師古曰罷讀曰疲斃齧也音丘巧反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

竝舉而爭起矣師古曰疑讀曰擬擬併也謂與天子相比擬廼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師古曰圖謂謀也

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已攻則

取已守則固已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師古曰懷來也今歐民而歸

之農皆著於本師古曰歐亦驅字著音直略反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

緣南晦

師古曰言皆趨農作也

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已為富安天下而

直為此廩廩也

李奇曰廩廩危也師古曰言務耕農厚畜積則天下富安何乃不為而常不足廩廩若此

竊為陛下惜之於

是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已勸百姓鼃錯復說上曰聖王在上

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

師古曰食讀曰飢衣音於既反

為開其資

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

曰肉腐為瘠捐骨不埋者或曰捐謂民有飢相棄捐者或謂貧乞者為捐蘇林曰瘠音漬師古曰瘠瘦病也言無相棄捐而瘦病者耳不當音漬也貧乞之釋尤疏僻焉

已畜積

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已亡天

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

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

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

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

衣不待輕煖

師古曰以禦風霜不求離麗也煖音乃知反

飢之於食不待甘旨

師古曰旨美也

飢寒至身

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

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已有其民哉明主知

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已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

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已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

師古曰走音奏

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已上用之故也

其為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已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

師古曰周謂周備而

行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

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

人弗勝

師古曰中人者處強弱之中也

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

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

師古曰服役也給公

其能耕者不過百晦百晦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臧

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

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

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

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師古曰本直千錢者止得五百也賈讀曰價亡者取

倍稱之息如淳曰取一償二為倍稱師古曰稱舉也今俗所謂舉錢者也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曰償責者

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師古曰行賣曰商坐販曰賈列者若今市中賣物行也賈音古操

其奇贏曰游都市師古曰奇贏謂有餘財而蓄聚奇異之物也一說字謂殘餘物也音居宜反乘上之急所賣必

倍師古曰上所急求則其價倍貴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師古曰梁好粟

也即今之梁米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師古曰仟謂千錢伯謂百錢也伯音莫白反今俗猶謂百錢為一伯因其富厚

交通王侯力過吏執曰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

絲曳縞師古曰堅謂好車也縞皓素也縞之精白者也此商人所曰兼并農人農人所曰流亡者

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

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師古

曰迕違也好音呼到反惡音烏故及迕音五故反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

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曰粟為賞

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曰拜爵得曰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

有錢粟有所滫師古曰滫散也音先列反此下亦同也夫能入粟曰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

有餘曰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師古曰損損減也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

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日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

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如淳曰復三卒之算錢也或曰除三夫不作甲卒也師古曰當

為卒者免其三人不為卒者復其錢耳復音方目反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師古曰為音于偽反神農之

教曰有石城十仞應劭曰仞五尺六十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八尺曰仞取人申臂之一尋也湯池百步師古曰池城邊池也不可輒近喻嚴固之基

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曰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

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曰上迺復一人耳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等爵也復音方目反

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師古曰擅專也

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

使天下入粟於邊呂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

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師古曰上造第二等爵也稍增至四千

石為五大夫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等爵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師古曰大庶長第十八等爵也各呂多少

級數為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呂拜爵甚大惠也

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滌天下粟邊食足呂支五歲可令入粟

郡縣矣師古曰入諸郡縣以備凶災也足支一歲呂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

加於萬民民愈勤農師古曰愈進也音踰又音愈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

下之寧歲孰且美則民大富樂矣上復從其言迺下詔賜民十二

年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後十三歲孝景二年令民半

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其後上郡呂西早復修賣爵令而裁其費

呂招民師古曰賈讀曰價裁謂減省之也及徒復作得輸粟於縣官呂除罪師古曰復音房目反解在官紀

始造苑馬呂廣用師古曰苑馬謂為苑呂收馬宮室列館車馬益增修矣然婁救有

司呂農為務師古曰農古屢字也民遂樂業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

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

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師古曰累百鉅萬謂數百萬萬也校謂計數也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師古

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仟伯之間成羣師古曰謂田久舊也

乘牝牝者擯而不得會聚孟康曰皆乘父馬有牝馬間其間則踳齧故斥出不得會同師古曰言時富饒故恥乘牝牝不

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如淳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於長生

居官者呂為姓號如淳曰貨殖傳倉氏庾氏是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師古曰重難也先

行誼而黜媿辱焉師古曰以行誼為先以媿辱相黜也行音下更反於是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

或至并兼豪黨之徒呂武斷於鄉曲師古曰恃其饒富則擅行威罰也斷音丁喚反宗室有土公

卿大夫呂下爭於奢侈師古曰有土謂國之宗姓受封邑土地者也室廬車服僭上亡限物

盛而衰固其變也是後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

董仲舒說上曰春秋它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曰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

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並種宿麥令毋後時師古曰宿麥謂其苗經冬又言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師古曰共讀供次下亦同

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曰養老盡孝外足曰事上共稅下足曰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師古曰說讀曰悅也至秦則不然用商鞅

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仟伯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顯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師古曰顯與專同管主也荒淫越制踰侈曰相高

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師古曰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郡官者也率計

今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更音工衡反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如淳曰秦賣鹽鐵貴

故下民受其困也師古曰既收田租又出口賦而官更奪鹽蜀之利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失其資產二十倍多於古也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

五如淳曰一稅其五師古曰言下戶貧人自無田而耕舉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也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

彘之食重曰貪暴之吏刑戮妄加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

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曰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師古曰卒讀曰猝近音其斬反限民名田曰澹不足師古曰名田古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

則貧弱之家可足也則貧弱之家可足也寒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服虔曰不得專殺奴

也薄賦斂省繇役曰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仲舒死後功費愈甚天下虛耗人復相食師古曰耗音呼到反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廼封丞相為

富民侯韋昭曰沛縣縣也師古曰欲百姓之殷實故取其嘉名也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曰趙過

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晦三圳師古曰圳音或作吠歲代處故曰代田師古曰

古法也后稷始圳田曰二耜為耦師古曰耦兩耜而耕廣尺深尺曰圳師古曰

長終晦一晦三圳一夫三百圳而播種於圳中師古曰播布也苗生葉

曰上稍耨隴草師古曰耨鉏也因墮其土曰附根苗師古曰墮謂下之也音積故其詩曰或

芸或芋黍稷儼儼師古曰小雅甫田之詩儼儼芸除草也籽附根也言苗

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師古曰比音必寐反能風與旱師古曰能讀曰耐也

故儼儼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

一屋故晦五頃師古曰九夫為井三夫為屋夫百晦於古為十二頃古百步為晦漢時二百四十步為晦古千二百晦則得今五頃用耦犂二

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晦一斛師古曰縵田謂不為晦者也縵音莫幹反善者倍

之師古曰善為明者又過縵田二斛以上也過使教田太常三輔蘇林田太常主諸陵有民故亦課田種也大農置工巧

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

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蘇林曰為法意狀也民或苦少牛亡師古曰趨澤趣趣及也澤雨臣趨澤

之潤故平都令光教過師古曰輓引也音晚過奏光臣為丞教民相與

庸輓犂師古曰庸功也言挽功共作也義亦與庸賃同率多人者田日三十晦少者十三晦師古曰故

田多墾闢過試師古曰離宮別處之宮非天子所常居也墾除也宮墾地謂外垣之內內垣之外也諸緣河墾地廟垣墾地其義皆同守離宮卒闕而無事因令於墾地為田也墾音而緣反課得穀皆多其旁田晦一斛師古曰

令命家田三輔公田

李奇曰令使也命者教也令離宮卒教其家田公田也韋昭曰命謂爵命者命家謂受爵命一爵為公士曰上令得田公田優之也

又教邊郡及居延城韋昭曰居延張掖縣也時有甲卒也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

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昭帝時流民稍還田野

益闢頗有畜積宣帝即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師古曰

算能商功利得幸於上師古曰商度也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

萬斛師古曰漕水運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

郡穀足供京師可師古曰省關東漕卒過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

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李奇曰御史大夫屬家在東萊

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

後復予民魚廼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

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服虔曰萬萬億也有動眾之功恐

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曰穀賤時增其賈而糴曰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糴名曰常平倉師古曰賈並讀曰價便之上廼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而蔡癸曰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師古曰為使而勸郡國也使音山史反元帝即位天下大水關東郡十一尤甚二年齊地飢穀石三百餘民多餓死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諸儒多言鹽鐵官及北假田官常平倉可罷孟康曰北假地名也毋與民爭利上從其議皆罷之又罷建章甘泉宮衛角抵齊三服官省禁苑曰予貧民減諸侯王廟衛卒半又減關中卒五百人轉穀振貸窮乏其後用度不足獨復鹽鐵官成帝時天下亡兵革之事號為安樂然俗奢侈不已畜聚為意永始二年梁國平原郡比年傷水災師古曰比類也人相食刺史守相坐免哀帝即位師丹輔政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

治廼可平

師古曰建立也立其議也

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

務勸農桑帥曰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

婢為限師古曰不為作限制上為音于偽反

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俞

困蓋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師古曰重難也

然所曰有改者將曰救急

也亦未可詳宜略為限師古曰詳謂悉盡也

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

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

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

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

為減賤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師古曰丁傅及董賢之家皆不便此事也詔書且須後

須待也遂寢不行宮室苑囿府庫之臧已侈百姓訾富雖不及文景

然天下戶口最盛矣平帝崩王莽居攝遂篡位王莽因漢承平之

業匈奴稱藩百蠻賓服舟車所通盡為臣妾府庫百官之富天下

業匈奴稱藩百蠻賓服舟車所通盡為臣妾府庫百官之富天下

師古曰須待也

業匈奴稱藩百蠻賓服舟車所通盡為臣妾府庫百官之富天下

業匈奴稱藩百蠻賓服舟車所通盡為臣妾府庫百官之富天下

業匈奴稱藩百蠻賓服舟車所通盡為臣妾府庫百官之富天下

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滿師古曰謂愛惜之意未厭飽也陋小漢家制度曰為疏

闊師古曰莽曰漢家制度為泰疏闊而更之令陋小宣帝始賜單于印璽與天子同而西南夷鉤

町稱王師古曰鉤音鉤于反町音大鼎反莽乃遣使易單于印貶鉤町王為侯二方始

怨侵犯邊境莽遂與師發三十萬眾欲同時十道竝出一舉滅匈

奴募發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轉委輸兵器自負海江淮而至北邊

如淳曰負背也使者馳傳督趣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趣讀曰促海內擾矣又動欲慕古不度時宜

師古曰度音大各反分裂州郡改職作官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

常有更賦罷瘞咸出晉灼曰雖老病者皆復出口算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罷讀曰疲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

師古曰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共分其所收也假亦謂貧人賃富人之田也劫奪其稅侵欺之也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

富者驕而為邪貧者窮而為姦俱陷於辜刑用不錯師古曰錯置也今更名

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

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制度又不定吏緣為姦

天下警警然陷刑者眾師古曰警警眾口愁聲也音教後三年莽知民愁下詔諸食王

田及私屬皆得賣買勿拘已法然刑罰深刻它政諄亂師古曰諄非也音布內反邊

兵二十餘萬人仰縣官衣食師古曰仰音牛向反用度不足數橫賦斂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橫因胡孟

反貴也若暴貴稱騰踊也民愈貧困常苦枯旱亡有平歲穀賈翔貴晉灼曰翔音常師古曰晉說非也翔言如鳥之回翔謂不離于

人相食雒陽呂東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將軍開東方諸倉振貸窮

乏又分遣大夫謁者教民煮木為酪服虔曰煮木實或曰如今餅煎之屬也如淳曰作杏酪之屬也師古曰如說是也

酪不可食重為煩擾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澹官曰

稟之吏盜其稟師古曰稟給也盜其稟者盜所給之物稟音彼甚反飢死者什七八莽恥為政所致

迺下詔曰子遭陽九之厄百六之會師古曰此歷法應有災歲之期也事在律歷志枯旱霜蝗饑

饉荐臻蠻夷猾夏寇賊姦軌百姓流離予甚悼之害氣將究矣師古曰究竟盡也

歲為此言已至於亡

漢書二十四

漢書二十四

食貨志第四下

漢書二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太公為周立九府圜

法李奇曰圜即錢也圜一寸而重九兩師古曰此說非也周官太府王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圜謂均而通也黃金方寸

而重一斤錢圜函方孟康曰外圜而內孔方也輕重曰銖師古曰言黃金以斤為名錢則以銖為重也布帛廣二

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如淳曰名錢為刀者以其利於民也流於

泉如淳曰流布於布如淳曰布於民間束於帛李奇曰束聚也太公退又行之于齊至管仲

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師古曰穰音人常反令有緩急

故物有輕重李奇曰上令急於求米則民重米緩於求米則民輕米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師古曰畜讀曰

蓄蓄謂賈人之多蓄積者

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師古曰給足也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則足矣

李奇曰委積也然而民有飢餓者穀有所減也師古曰言富人多減穀故令貧者食不足也民有餘則輕之

故人君斂之呂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呂重李奇曰民輕之時為斂羅之重之時

凡輕重斂散之呂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臧臧繼官為散也

千萬李奇曰繼落也孟康曰六斛四斗為鍾繼錢貫也管子曰凶戾繼釜十繼師古曰孟說是也繼音居兩反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

臧臧繼百萬春呂奉耕夏呂奉耘師古曰奉謂供事也耒耜器械種饒糧食必

取澹焉師古曰種五穀之種也饒字與餉同謂餉田之具也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師古曰畜讀曰畜豪

謂輕侮之也字本桓公遂用區區之齊合諸侯顯伯名師古曰伯讀曰霸其後百

餘年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應劭曰太於舊錢其價重也單穆公曰不可師古曰

曰單穆公周大夫單旗單音善古者天降災戾師古曰戾戾至也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呂救民

應劭曰資財也量資幣多少有無平其輕重也師古曰凡言幣者皆所以通貨物易有無也故金之與錢皆名為幣也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

呂行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應劭曰母重也其大倍故為母也子輕也其輕少半故為子也民患幣之輕而

物貴為重幣以平之權時而行以廢其輕故曰母權子猶言重權輕也民皆得者本末有無皆得其利也孟康曰重為母輕為子若市八十錢物以母當五十以子三十續之若不堪

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

應劭曰民患幣重則多作輕錢而行之亦不廢去重者言重者行其貴輕者行其賤也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

乎民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之將厚取於民師古曰厚猶多也重也民不給將有

遠志是離民也師古曰遠志謂去其本居而散忘也且絕民用呂實王府猶塞川原為潢

洿也師古曰原謂水泉之本也潢洿停水也潢音黃洿音一胡反竭亡日矣王其圖之弗聽卒鑄大錢文

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韋昭曰肉錢形也好孔也呂勸農澹不足百姓蒙利焉孟

曰單穆公曰竭無日矣不得復云百姓蒙利焉臣瓚曰但是不聽不鑄大錢耳猶自從其不廢輕此言母子並用故蒙其利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單旗雖有此言王終自鑄錢果有便故百姓蒙其利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呂溢為名上幣孟康曰二十兩為溢師古曰改周一斤之制更以溢為金之名

數也高祖初賜張良金百溢此尚秦制也銅錢質如周錢臣瓚曰言錢之形質如周錢唯文異耳文曰半

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臧不為幣然各隨

時而輕重無常漢興呂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如淳曰如榆莢也師古曰莢音

類黃金一斤師古曰復周之制更以斤名金而不軌逐利之民畜積餘贏呂稽市物痛

騰躍李奇曰稽貯滯也晉灼曰痛甚也言計市物賤豫益畜之物貴而出賣故使物甚騰躍也師古曰不軌謂不循軌度者也言呂其贏餘之財蓄積資貨使物稽滯在已故市價甚騰

貴今書本痛字或作踊者誤耳踊騰一也不當重累言之畜讀曰畜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天下已平高祖

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呂困辱之師古曰欲孝惠高后時

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師古曰然市井子孫亦不得宦為吏孝

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

使民放鑄師古曰恣其私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敢

雜呂鉛鐵為它巧者其罪黥師古曰顧租謂顧庸之直或租其本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為

巧則不可得贏師古曰殺謂亂雜也贏餘利也言不雜鉛鐵則無利也殺音又而殺之甚微為利甚厚師古曰微謂精

妙也言殺雜鉛鐵其術精妙不可覺知而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

人操造幣之執師古曰操持也人人皆得鑄錢也操音千高反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

姦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鄭氏曰廼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

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眾夫縣法呂誘民師古曰縣謂開立之使入陷阱孰

積於此師古曰阱穿地以陷獸也積多也阱音才性反曩禁鑄錢死罪積下蘇林曰下報也積累下報論之也張晏曰死罪者多委積於下

也師古曰蘇說是也下音胡亞反次後亦同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師古曰賴利也一曰

恃也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應劭曰時錢重四銖法錢百枚當重一斤十六銖輕則以錢足

之若干枚今滿平也師古曰若干且設數之言也干猶箇也謂當如此箇數耳而胡廣云若順也干求也當順所求而與之矣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應

曰用重錢則平稱有餘不能受也臣瓚曰秦錢重半兩漢初鑄莢錢文帝更鑄四銖錢秦錢與莢錢皆當廢而故與四銖並行民呂其見廢故用輕錢則百加若干用重錢雖呂一當一猶復不受

之是呂郡縣不同也師古曰應說是也稱音尺孕反法錢不立師古曰法錢依法之錢也吏急而壹之虐則大為煩

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虐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師古曰呵責怒也音火何反苟非

其術何鄉而可哉師古曰鄉讀曰嚮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師古曰蕃多也音扶元反其下

亦釋其耒耨冶鎔炊炭應劭曰鎔形容也作錢師古曰鎔音容姦錢日多五穀不為多

師古曰言皆采銅鑄錢廢其農業故五穀不多也為音于偽反不為多猶言為之不多也善人怵而為姦邪李奇曰怵誘也動心於姦邪也師古曰怵音先律反

又音黜愿民陷而之刑戮師古曰愿謹也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師古曰詳平也忽忽忘也國

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師古曰令謂法令也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師古曰言其多棄市之罪又不足

呂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師古曰數並音所角反故銅布於天

下其為禍博矣師古曰博大也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

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偽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

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呂御輕重師古曰銅積謂多積銅也

錢輕則呂術斂之重則呂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呂作兵

器呂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如淳曰古者以銅為兵秦銷鋒鋌鑄金人十二是也呂臨萬

貨呂調盈虛呂收奇羨師古曰調平均也奇殘餘也羨饒溢也奇音居宜反羨音弋戰反則官富實而末民

困六矣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制吾棄財呂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

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上不聽是

時吳呂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師古曰即就也埒等也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

呂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武帝因文景之畜忿胡粵之

害師古曰畜讀曰畜即位數年嚴助朱買臣等招徠東甌事兩粵江淮之間

蕭然煩費矣師古曰蕭然猶騷然勞動之貌唐蒙司馬相如始開西南夷鑿山通道千

餘里呂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師古曰罷讀曰疲彭吳穿穢貊朝鮮置滄海

郡師古曰彭吳人姓名也本皆荒梗始開通之也故言穿也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謀馬邑匈

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師古曰共猶同干戈日滋行

者齋居者送師古曰齋謂將衣食之具以自隨也音子奚反中外騷擾相奉百姓抗傲呂巧法師古曰抗說也謂推挫也巧法為巧詐以避法也抗音五官反

財賂衰耗而不澹師古曰澹也澹足也人物者補官出貨

自此而始師古曰謂桑弘羊東郭咸陽孔僅之屬也其後衛青歲呂數萬騎出擊匈奴遂取河

南地築朔方時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餼師古曰餽亦饋

率十餘鍾致一石師古曰言其勞費用功重散幣於邛犍呂輯之應劭曰邛屬犍

數歲而道不通蠻夷因呂數攻吏

灼曰犍音蒲賊反師古曰本西南夷兩種也邛今邛州也犍今犍道縣也輯與集同謂安定也

今邛州也犍今犍道縣也輯與集同謂安定也

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呂更之李奇曰不足用終更其事也韋昭曰更續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悉盡也更續

也雖盡租賦不足償其功費也更音庚廼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服虔曰入穀於

南夷師古曰疑讀曰又與十餘萬人築衛朔方師古曰既築其城又守衛之轉漕甚遠自

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師古曰數十萬乃至百萬萬府庫並虛廼募民能入

奴婢得呂終身復為郎增秩師古曰庶人入奴婢則復終身先為郎者就增其秩也

也及入羊為郎始於此此後四年衛青比歲十餘萬眾擊胡師古曰比歲頻

也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

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師古曰與讀曰像於是大司農陳臧錢經用賦稅

既竭不足呂奉戰士師古曰陳謂列秦之經常也既盡也言常用之錢及諸賦稅並竭盡也有司請令民得買爵

及贖禁錮免臧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

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師古曰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今瓚所

引茂陵中書止於十級則計數不足與本文乖矣或者茂陵書說之不盡也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

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師古曰五大夫舊二十等爵之第九級也至此已上始免徭役故每先選已為

吏千夫者武功十一等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役今則先除為吏比於五大夫也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師古曰樂卿者武功

爵第八等也言買爵唯得至第八也此文止論武功爵級而作注者乃言舊二十等爵解之失其本意故刪而不取呂顯軍功軍功多用超等

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師古曰耗亂也音莫報反自

孫弘呂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呂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

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張晏曰吏見知不舉劾為故縱官有所作廢格沮敗誹謗則窮治之

也如淳曰廢格天子文法使不行也誹謂非上所行若顏異反唇之比也師古曰沮上壞之音材汝反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

迹見師古曰蹤跡顯見也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坐而死者數萬人吏益

慘急而法令察師古曰慘毒也察微視也當是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

卿大夫公孫弘呂宰相布被食不重味為下先然而無益於俗稍

務於功利矣其明年票騎仍再出擊胡大克獲師古曰仍頻也渾邪王率數

萬眾來降師古曰渾音胡昆反於是漢發車三萬兩迎之師古曰一乘既至受賞賜及

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鉅萬先是十餘歲河決灌梁楚地固已

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壞決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

柱之漕師古曰番姓係名也番音普安反係音工系反穿汾河渠呂為溉田鄭當時為渭漕回遠

鑿漕直渠自長安至華陰師古曰回曲繞也音胡內反而朔方亦穿溉渠作者各數

萬人歷二三期而功未就費亦各巨鉅萬十數師古曰謂十萬萬也天子為伐

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師古曰食讀曰飢卒掌者關中不

足迺調旁近郡師古曰謂選發之也調音徒釣反而胡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

給縣官師古曰仰音牛向反次下亦同縣官不給師古曰給是也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

禁臧呂澹之其明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

國倉廩呂振貧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師古曰貸音土戴反次下亦同尚不能相

救迺徙貧民於關呂西及充朔方呂南新秦中應劭曰秦始皇遣蒙恬攘卻匈奴得其河南造陽之

北千里地甚好於是為築城郭徙民充之名曰新秦四方雜錯奢儉不同今俗名新富貴者為新秦山是名也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於

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冠蓋相望費呂億計縣

官大空而富商賈或帶財役貧孟康曰帶音帶音扶問反轉轂百數李奇曰轂車也廢居居

邑服虔曰居穀於邑也如淳曰居賤物於邑中呂待貴也師古曰二說皆未盡也此言或有所廢置有所居蓄而居於邑中呂乘時射利也封君皆氏首仰給

焉晉灼曰氏音抵距之抵服虔曰仰給於商賈言百姓好末作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封君受封邑者謂公主及列侯之屬也氏首猶俯首也時公主列侯雖有國邑而無餘財其朝夕所須皆

俯首而取給於富商大賈後方呂邑入償之氏音丁奚反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

重困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呂澹用師古曰更改也而摧浮

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

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呂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

錢師古曰就多銅之山而鑄錢也民亦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臣贊曰鑄錢者多故錢輕輕亦賤也物益

少而貴如淳曰民但鑄錢不作餘物故也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呂聘享金有三等

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孟康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也今半兩錢法重四銖

鄭氏曰其文為半兩實為四銖也而姦或盜摩錢質而取銖如淳曰錢一面有文一面幕幕為質民盜摩漫面而取其銖呂更鑄作錢也臣

瓚曰許慎云銖銅屑也摩錢漫面呂取其屑更呂鑄錢西京黃圖敘曰民摩錢取屑是也師古曰銖音浴瓚說也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

用幣煩費不省乃呂白鹿皮方尺緣呂績師古曰績繡也繪五綵而為之為皮幣直四

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呂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

金如淳曰雜鑄銀錫為白金呂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

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二曰呂重差小方

之其文馬直五百晉灼曰呂半斤之重差為三品此重六兩則下品重四兩也三曰復小楮之其文龜直

三百師古曰楮圓而長也音佗果反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

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於是呂東郭咸陽孔僅為

大農丞師古曰二人也姓東郭名咸陽姓孔名僅僅音鉅刃反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咸陽齊之大

鬻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洛陽

賈人之子呂心計師古曰不用籌算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

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師古曰入財於官曰取優復復音方日反及五大夫

千夫徵發之士益鮮師古曰鮮少也音先淺反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

馬如淳曰千夫五大夫不欲為吏者令之出馬也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師古曰適讀曰謫謫責罰也呂其久

為姦利其明年大將軍票騎大出擊胡賞賜五十萬金軍馬死者十餘

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是時財匱師古曰匱空也戰士頗不得

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姦詐迺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

郭其質令不可得摩取鉛孟康曰周幣為郭文漫皆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

師古曰奏上其言也山海天地之臧宜屬少府陛下弗私呂屬大農佐賦願募

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蘇林曰牢價直也今世人言願手牢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為牢盆鬻鹽盆也呂致富羨役

師古曰牢蘇說是也鬻古煮字也浮食竒民欲擅幹山海之貨師古曰幹謂主領也讀與管同呂致富羨役

利細民師古曰羨饒也音弋戰反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鈇左

趾師古曰鈇足鉗也音徒計反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鄧展曰鑄故鐵使屬在所

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師古曰舉皆也普天之作官府師古曰主

納之處也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益多買人矣商賈已幣之變多積貨

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

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已振元元寬貸而民不齊出南畝師古曰言

不皆務耕種也商賈滋眾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師古曰畜讀曰異時算輶車

賈人之緡錢皆有差師古曰異時言往時也輶小車也緡音武巾反請算如故諸賈人末

作賁貸賣買居邑貯積諸物師古曰賁除也賁假與也及商已取利者雖

無市籍各已其物自占師古曰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多少率緡錢二千而

算一師古曰率計有二千錢者則出一算諸作有租及鑄如淳曰已手力率緡錢四千算一非

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輶車一算師古曰北例也身非為吏之例非為三老非為

商賈人輶車二算如淳曰商賈人有輶車船五丈已上一算匿不自占占

不悉成邊一歲沒入緡錢師古曰悉盡也有能告者已其半界之師古曰界與賈

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師古曰一人有市籍則身已便農敢犯令

沒入田貨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卜式數求入財已助縣官天子

迺超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已風百姓師古曰

風讀曰初式不願為官上強拜之稍遷至齊相語自在其傳孔僅使天

下鑄作器三年中至大司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為大司農中丞

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已通貨物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

百石師古曰吏更遷補高官取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

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

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師古曰氏讀曰

行郡國師古曰行犯法者眾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

張湯方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師古曰減姓也義縱尹齊王温舒

猶言大凡也無慮亦謂大率無小計慮耳音下更反

等用急刻為九卿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蘇林曰夏蘭人姓名而大農顏異誅矣

初異為濟南亭長巨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湯既造白鹿皮幣問

異異曰今王侯朝賀巨倉壁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

相稱天子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湯又與異有隙及人有告異巨它議事下

湯治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李奇曰異與客語道詔令初下有不便處異不應徵反

脣師古曰益非之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論死自

是後有腹非之法比師古曰比則例也讀如字又音必寐反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天下

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錢縱矣

鑄官赤仄師古曰縱放也放令相告言也郡國鑄錢民多姦鑄師古曰謂巧鑄之雜鉛錫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

得行師古曰充賦及給官用皆令曰赤仄白金稍賤民弗實用縣官巨令禁之無益歲餘

終廢不行是歲湯死二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

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

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

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師古曰言無利唯真工大姦迺盜為

之師古曰其術巧妙故得利楊可告緡徧天下如淳曰告緡令楊可所告言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楊可據令而發動之故天下皆被告中家巨

上大氏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如淳曰治匿緡之罪其獄少有反者蘇林曰反音幡師古曰幡謂從輕而出迺

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服虔曰分曹職案行也師古曰服說非也曹輩也分輩而出為使也往往即治郡國

緡錢師古曰就其所在而治也得民財物巨億計奴婢巨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

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巨上大氏破民媮甘食好衣

不事畜臧之業師古曰倫苟且也而縣官巨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益廣

開置左右輔初大農幹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巨王鹽鐵及楊可

告緡上林財物眾迺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粵欲

與漢用船戰逐孟康曰水戰相逐也迺大修昆明池列館環之師古曰環繞也治樓船高

與漢用船戰逐孟康曰水戰相逐也迺大修昆明池列館環之師古曰環繞也治樓船高

十餘丈旗幟加其上師古曰織讀曰甚壯於是天子感之迺作柏梁臺

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絲此日麗迺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太僕

大農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師古曰即就也此其沒入

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官益雜置多如淳曰水衡少府太僕

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雜置徒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迺

足師古曰度計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

民如淳曰世家謂世有祿秩家也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若今言平民矣晉灼曰中國被

云欲請詔近臣所忠廣川五傳云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司馬相如傳云所忠往取書

考其蹤迹此並一人也而說者或曰為所忠信之人此釋大謬齊等之義如說是也

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應劭曰株

致也如淳曰株帶也諸坐博戲事決為徒者能入錢得補郎李奇曰先至者為

魁株也師古曰言被牽引者為其根株所送當充徒役而能入財者即當補郎

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天子憐之令飢民得

流就食江淮間欲畱畱處師古曰流謂恣其行移若水之流使者冠蓋相屬

於道護之師古曰屬聯續下巴蜀粟旨振焉明年天子始出巡郡國東

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辯自殺行西踰隴卒孟康曰踰度從官不得

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行獵新秦中旨勒邊

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晉灼曰徼塞也臣瓚曰既無亭候又不徼循無於

是誅北地太守旨下而令民得畜邊縣孟康曰令得官假馬母三歲而

歸及息什一旨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

息什一也師古曰官得母馬之息旨給既得寶鼎立后土泰一祠公卿白議封

禪事而郡國皆豫治道修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宮儲設共具

而望幸明年南粵反西羌侵邊天子為山東不澹救天下

囚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擊粵發三河旨西騎擊羌又數萬

人度河築令居師古曰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

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師古曰開田始開中田也斥塞廣塞令初置二

郡故塞更廣也旨開田之官橫塞之卒戍而田也

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二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師古曰仰音牛邊

兵不足廼發武庫工官兵器師古曰澹音淡之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

得廼著令令封君師古曰下至三百石吏師古曰上差出牡馬天下亭亭有

畜字馬歲課息齊相上式上書願父子死南粵天子下詔褒揚賜

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師古曰百數

皆莫求從軍至飲耐少府省金李奇曰省視也至嘗耐飲而列侯坐耐金

失侯者百餘人廼拜上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

縣官作鹽鐵器苦惡如淳曰或師古曰漢連出兵三歲誅羌滅兩粵番禺師古曰西至蜀

南者置初郡十七晉灼曰元六年定越地師古曰呂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

夷傳所置犍為零師古曰且師古曰其故俗治無賦稅南陽漢中師古曰各師古曰呂地比給

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師古曰地師古曰謂依其次第自近及遠也而初

郡又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閒歲萬餘人師古曰閒

費皆仰太農太農師古曰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澹之然兵所過縣縣

呂為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輕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上式貶

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太農盡代師古曰僅幹天下鹽鐵

代師古曰僅弘羊師古曰諸官各自市相爭物師古曰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

其師古曰儻費師古曰儻顧也言所輸賦物不足師古曰廼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

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師古曰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

貶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

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

之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如淳曰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

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師古曰為然而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

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師古曰為然而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

夷傳所置犍為零陵益州郡凡十七

且呂其故俗

治無賦稅

南陽漢中

各呂地比給

南者置初郡十七

晉灼曰元

六年定越地

呂為南海

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

船算事上不說

師古曰

漢連

出兵三歲

誅羌滅兩粵番禺

貴

師古曰鹽鐵並

或彊令民買之

而船有算商者

少物貴廼因孔僅言

縣官作鹽鐵器苦惡

如淳曰

或作鹽鹽不攻嚴也

臣贊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

賈

失侯者百餘人廼拜上式

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

見郡國多不便

皆莫求從軍至飲耐少府

省金

李奇曰省視也至嘗耐飲

而列侯坐耐金

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

百數

得廼著令令封君

三百石吏

出牡馬天下亭亭有

畜字馬歲課息齊相上式

東封太山巡海上旁北邊師古曰旁音步浪反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

錢金師古曰旁音步浪反呂鉅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師古曰復音方曰反不復告緡它郡各輸

贖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師古曰復音方曰反呂復終身師古曰復音方曰反不復告緡它郡各輸

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

倉滿邊餘穀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

羊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等爵黃金者再百焉師古曰凡再賜百金是歲小旱上令百

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師古曰衣音於既反今弘羊令吏坐

市列販物求利師古曰市列謂列肆亨弘羊天乃雨師古曰亨鸞也音普庚反久之武帝疾病拜

弘羊為御史大夫昭帝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師古曰難呂為此國家大

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權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

視師古曰視讀曰示呂儉節然後教化可興弘羊難師古曰難議者之言也呂為此國家大

業所師古曰難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迺與丞相千秋共奏罷

酒酤弘羊自呂為國興大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怨望大將軍

霍光遂與上官桀等謀反誅滅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變改元帝

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貢禹言鑄錢采銅一歲十萬人不耕

民坐盜鑄陷刑者多富人臧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動搖棄本逐

末耕者不能半姦邪不可禁原起於錢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采

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師古曰和銖謂計其所賣物價呂為幣除其販賣租銖之律

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自孝武元符五年三官初

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王莽居攝變

漢制呂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

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

文曰契刀五百錯刀呂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張晏曰案今所見契刀錯刀形質如

平其銖銖而收租也

大錢而肉好輪厚異於此大錢形如大刀環矣契刀身形負不長二寸也其文左曰契右曰刀無
五百字也錯刀則刻之作字也呂黃金填其文上曰一下曰刀二刀泉甚不與志相應也似扎單
差錯文字磨滅故耳師古曰張說非也王莽錢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莽即真呂
刀今並尚在形質及文與志相合無差錯也

為書劉字有金刀迺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

布之品名曰寶貨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

銖曰么錢一十師古曰么小也音一堯反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

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為錢貨六

品直各如其文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直一

千五百八十師古曰朱提縣名屬犍為出善銀朱音殊提音上支反它銀一流直千是為銀貨二品元

龜距冉長尺二寸孟康曰冉龜甲緣也距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臣瓚曰元大也直二千一百六十為大

貝十朋蘇林曰兩貝為朋朋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也公龜九寸直五百為壯貝十朋侯

龜七寸直三百為么貝十朋子龜五寸直百為小貝十

朋是為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直上二枚為一朋直二百一十

六壯貝三寸六分直上二枚為一朋直五十么貝二寸四分直上

二枚為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直上二枚為一朋直十不盈寸

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是為目貨五品大布次布弟布

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么布小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

曰小布一百自小布直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為其布名

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一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是為布

貨十品師古曰布亦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布流行也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皆

用銅殺呂連錫孟康曰連錫之別名也李奇曰鉛錫璞名曰連應劭曰連以銅師古曰孟李二說皆非也許慎云鍾銅屬也然則呂連及錫雜銅而為錢也此下又

云能采金銀銅連錫並知連非錫矣文質周郭放漢五銖錢云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其金銀與它物雜

色不純好龜不盈五寸貝不盈六分皆不得為寶貨元龜為蔡非

四民所得居如淳曰臧文仲居蔡謂此也說謂蔡國出大龜也臣瓚曰蔡是大龜之名也書曰九江納錫大龜又不出蔡國也若龜出楚不可名龜為蔡也師古曰有者入大卜受直百姓憤亂其貨不行民私呂五

說非也本呂蔡出善龜故因名大龜為蔡耳

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敢非井田挾五銖錢者為惑眾投諸四裔
呂御魑魅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於市道坐賣買田宅
奴婢鑄錢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稱數莽知民愁迺但
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且寢莽性躁擾不
能無為每有所興造必欲依古得經文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
之官收不讐與欲得師古曰讐讀曰售言賣不售者官收取之無而欲得者官出與之即易所謂理財正辭
禁民為非者也師古曰易下繫辭曰理財正辭禁人為非曰莽乃下詔曰夫周禮
有賒貸師古曰周禮泉府之職曰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人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呂國服為之息謂人曰祭祀喪紀故從官賒買物不過旬日及三月而償
之其從官貸物者呂共其所屬吏定價而後與之各呂其國服事之稅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臣瓚曰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士呂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彊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樂語有五均鄧展曰樂語樂
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幹者所呂齊眾庶抑并兼也遂於長安
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

市長皆為五均司市稱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洛陽稱中餘四都

各用東西南北為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

銀銅連錫登龜取貝者如淳曰登進也龜有靈故言登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

之師古曰各呂其所采取之物自隱實於司市錢府也占音之漸反其下並同又呂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為不殖出

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師古曰樹藝謂種樹果木及菜蔬出三夫之布

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宄作縣官衣食之師古曰宄散也

婦桑蠶織紝紡績補縫師古曰機縷曰紝音人禁反工匠醫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販

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如淳曰居處所在為區謁舍今之客舍也皆各自占所為於其在所之

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一而呂其一為貢敢不自占自占不

呂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諸司市常呂四時中月實

定所掌師古曰中讀曰仲為物上中下之賈師古曰賈讀曰價其下並同各自用為其市平

師古曰中讀曰仲

拘它所眾民賣買五穀布帛絲繇之物周於民用而不響者師古曰

售下亦類此也均官有旨考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毋令折錢師古曰折萬物

印貴過平一錢則旨平賈賣與民師古曰印物價起音五剛反亦讀曰印其賈氏賤減平者

聽民自相與市師古曰貴既為印賤則為氏音丁奚反旨防貴庾者師古曰庾積也旨防民積物待貴也民欲祭祀

喪紀而無用者錢府旨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師古曰但空也徒也言祭

祀無過旬日喪紀毋過三月民或乏絕欲貸旨治產業者均授之

除其費計所得受息毋過歲什一師古曰均謂各依先後之次除其費謂衣食之費已用者也義和魯匡

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幹在縣官師古曰幹謂主領也唯酒酤獨

未幹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旨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

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也酤買也言王於

而論語曰酤酒不食師古曰鄉黨所說孔子齊之時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

世酒酤在官和旨使人可旨相御也師古曰旨美也御進論語孔子當周衰亂

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旨疑而弗食今絕天下之酒則無旨行禮

相養放而亡限則費財傷民請法古今官作酒旨二千五百石為

一均率開一盧旨賣如淳曰酒家開肆待客設酒鑪故旨鑪名肆臣瓚曰盧酒瓮也言

酒之區也旨其一邊高形如鍛家虛故取名耳非即謂火虛及酒瓮也此雙言五十釀為準

一釀用麴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旨其市月朔米麴

三斛并計其賈而參分之師古曰參三也旨其一為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

賈計其利而什分之旨其七入官其三及醋截灰炭師古曰截酢漿也首才代反給

工器薪樵之費義和置命士督五均六幹郡有數人皆用富賈洛

陽薛子仲張長叔臨菑姓偉等如淳曰姓名偉也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師古曰傳音張

總反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師古曰簿計簿也音步戶反府臧不實百姓俞病莽知

民苦之復下詔曰夫鹽食肴之將師古曰將大也一說為食肴之將帥酒百藥之長嘉會

之好鐵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臧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印

呂給澹師古曰印音牛鐵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戶

齊民所能家作師古曰謂家家自任也必印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

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幹之每一幹為設科條防禁犯者梟

至死姦吏猾民並侵眾庶各不安生後五歲天鳳元年復申下金

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賈直而罷大小錢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

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師古曰音音居宜反謂有餘也廣八分其圓好徑二分半師古曰好孔也

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

二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與貨布二

品並行又呂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止迺令民且獨行大錢與

新貨泉俱枚直一並行盡六年毋得復挾大錢矣每壹易錢民用

破業而大陷刑莽呂私鑄錢死及非沮寗貨投四裔犯法者多不

可勝行迺更輕其法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沒入為官奴婢吏及

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師古曰比音頻寐反非沮寗貨民罰作一歲吏免官犯

者俞眾及五人相坐皆沒入郡國檻車鐵鎖傳送長安鍾官師古曰鍾官主

鑄錢者愁苦死者什六七作貨布後六年匈奴侵寇甚莽大募天下囚

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服虔曰豬性觸突人故取已喻師古曰東方名豕曰豨一曰豨豕走也音許豈反壹切稅吏民

訾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呂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師古曰保養者不

許其死傷吏盡復呂與民師古曰轉令百姓養之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師古曰繇讀曰

也而枯旱蝗蟲相因又用制作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

奉祿而私賦斂貨賂上流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効緣莽禁侵

刻小民師古曰勿依也音步浪反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呂自存起為盜賊依阻山

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師古曰浸淫猶漸染也它皆類此於是青徐荆楚之

地往往萬數戰鬪死亡緣邊四夷所係虜陷罪飢疫人相食及莽

未誅而天下戶口減半矣自發豬突豨勇後四年而漢兵誅莽後

二年世祖受命盪滌煩苛復五銖錢與天下更始

贊曰易稱哀多益寡稱物平施師古曰謙卦象辭哀取也言取於多者已益少者故萬物皆稱而施與平也哀音薄侯反書云

林遷有無應劭曰林勉也遷徙也言天下食貨有無相通足也師古曰虞書益稷之辭言勸勉天下遷徙有無使相通也周有泉府之官師古曰

曰司徒之屬官也掌市之征布斂市貨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斂應劭曰養狗彘者使食人之食而不知曰法度斂之也師古曰孟子

孟軻之書言歲豐孰菽粟饒多狗彘食人之食此時可斂之也師古曰野有餓莩而弗知發鄭氏曰

音莩有梅之葉芟零落也人有餓死零落者不知發倉廩故管氏之輕重服虔曰作輕重貨在管子書

李悝之平糴弘羊均輸壽昌常平亦有從徠師古曰言所從徠久矣顧古為之有

數吏良而令行師古曰顧思念故民賴其利萬國作乂師古曰又治也及孝武時國用

饒給而民不益賦其次也至于王莽制度失中姦軌弄權官民俱

竭亡次矣

食貨志第四下



漢書二十四

郊祀志第五上

漢書二十五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洪範八政三曰祀師古曰祀謂祭祀也祀者所曰昭孝事祖通神明也旁及四

夷莫不修之下至禽獸豺獺有祭師古曰禮記月令季秋之月豺祭獸孟春之月獺祭魚豺擊搏之獸形似狗獺水居而食魚祭

者神或降之師古曰爽明也齊讀曰齋齋肅莊敬也是曰聖王為之典禮民之精爽不貳齊肅聰明

神之處位為之牲器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敬於禮儀明神之事

者曰為祝能知四時犧牲壇場上下氏姓所出者曰為宗應劭曰上

之屬神也氏姓王族之別也宗大宗也臣瓚曰宗宗伯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祝謂主祭之贊詞者積土為壇平地為場氏姓謂神本所出及見所當為主者也宗宗人主神之列位尊卑者也春秋左氏傳曰虢公使祝應宗區享神也又云祝宗用馬于四墉並非宗伯及大宗也故有神民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

民神異業敬而不黷師古曰黷汗故神降之嘉生應劭曰嘉穀也師古曰嘉生謂眾瑞民曰物

序孟康曰各有分敘也災禍不至所求不匱師古曰匱乏也及少昊之衰九黎亂德孟康曰少昊時

諸侯作亂者也昭曰黎氏九人也民神雜擾不可放物師古曰放依也物事也放音甫往反家為巫史享祀無度

命顯頊受之廼命南正重司天呂屬神命火正黎司地呂屬民應劭曰黎

九州其子曰句龍能平水土死為社祠師古曰烈烈山氏炎帝故郊祀社

稷所從來尚矣謂起於上古虞書曰舜在璿璣玉衡呂齊七政師古曰

烈山氏王天下其子曰柱能殖百穀死為稷祠師古曰烈烈山氏炎帝

稷所從來尚矣謂起於上古虞書曰舜在璿璣玉衡呂齊七政師古曰

宗孟康曰六宗星辰風伯雨師司中司命一說云乾坤六子又一說天宗二日月星辰地宗三泰

多矣乾坤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師古曰望謂在遠者望而祭之揖五瑞師古

與輯同揖合也五瑞擇吉日見四嶽諸牧班瑞師古曰四嶽諸牧謂歲二月

東巡狩至于岱宗師古曰狩守也諸侯為天子守土故巡行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師古

積柴而燔遂見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師古曰后君也東方諸侯故謂之東后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

量衡師古曰時四時也月十二月也日三百六十日律六律也度尺丈也量斛斗也修五禮五樂師古曰五禮吉凶實軍嘉

者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嶽北嶽者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

嶽嵩高也五載一巡狩師古曰此以上皆舜典所載禹遵之後十三世至帝孔甲淫

德好神神黷二龍去之應劭曰夏帝孔甲天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其後媿黷媿神故龍去之其後十三世湯伐

桀欲夏社不可作夏社應劭曰夏社大旱七年明德以薦而旱不止故遷社以棄代

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師古曰穀即今之楮樹也懼伊陟曰祗不

勝德師古曰伊陟太戊臣伊尹之子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孟康曰巫咸殷賢臣贊說

曰因此作咸又四篇事見後十三世帝武丁得傳說為相師古曰說殷復興

商書序其篇亦亡逸也

古曰遷古遷字夏社尚書

篇名今則序在而書亡逸

應劭曰夏帝孔甲天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其後媿黷媿神故龍去之

應劭曰夏社大旱七年明德以薦而旱不止故遷社以棄代

孟康曰巫咸殷賢臣贊說

師古曰說

師古曰說

焉稱高宗有雉登鼎耳而雉師古曰雉鳴音工豆反武丁懼祖已曰修德武丁從

之位曰永寧師古曰事見商書說命及高宗彤日祖已殷之賢臣後五世帝乙嫚神而震死師古曰帝乙武乙也為韋

囊盛血仰而射之號曰射天後遇雷震而死後二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是觀之始未嘗不

肅祇後稍怠嫚也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禮作樂天子曰明堂

辟雍師古曰明堂辟雍解在平紀諸侯曰泮宮師古曰泮之言牛也制度半於天子之辟雍也泮音普半反郊祀后稷曰配

天宗祀文王於明堂曰配上帝師古曰郊祀祀於郊也后稷周之始祖也宗尊也文王周始受命之王上帝太微五帝也四海

之內各曰其職來助祭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師古曰懷柔百神咸秩無文師古曰懷柔也柔安也言招來百神而安處之也稱百

文者言其多也秩序也舊無禮文者皆以次序而祭之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師古曰江河淮濟為四瀆瀆者發源而注海者也視謂其禮物之數也而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師古曰疆境也大夫祭

門戶井竈中雷五祀師古曰古者穴居故名室中為中雷士庶人祖考而已各有典禮而

淫祀有禁後十三世世益衰禮樂廢幽王無道為犬戎所敗平王

東徙維音丁秦襄公攻戎救周列為諸侯而居西自曰為主少昊之

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駟駒黃牛羝羊各一云師古曰駟亦馬黑驂尾也羝壯羊也駟音雷羝

其後十四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師古曰汧渭二水名汧音牽卜居之而吉文

公夢黃虵自天下屬地師古曰屬著也音之欲反其口止於鄜郿李奇曰鄜音孚三輔謂山阪間為衍晉灼曰左馮翊

之於是作鄜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時而雍旁故有吳

陽武時李奇曰於旁有吳陽地也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祀或曰自古曰雍州積高神

明之隕師古曰土之可居者曰隕音於六反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

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師古曰晚謂未時也其語不經見縉紳者弗道李奇曰縉插也插於紳紳大

帶也臣瓚曰縉赤白色也紳大帶也左氏傳有縉雲氏師古曰李云縉插是也字本作縉

插於大帶與革帶之間耳非插於大帶也或作薦紳者亦謂薦於紳帶之間其義同

作鄜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蘇林曰質如石似肝師古曰陳倉之北阪上城中也云語

也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也常曰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

于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師古曰殷殷聲也云傳聲之亂也野雞亦雉也避呂后諱故曰野雞言陳實若

也

來而有聲則野雞皆鳴以應之也上
言雄雉下言野雞史駁文也殷音隱
葉君神來時天為之殷
殷雷鳴雉為之雉也

作陳寶祠後七十一年秦德公立卜居雍師古曰即今之雍縣

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時作伏

祠孟康曰六月伏日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師古曰伏者謂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未得升故為臧伏因各伏日也立秋之後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庚日必伏庚金也磔狗

邑四門曰御蠱災後四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後十三

年秦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師古曰寤覺也寤廼言夢見上帝師古曰上帝謂天也

上帝命穆公平晉亂史書而藏之府師古曰府藏書之處而後世皆曰上天穆

公立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師古曰葵丘會在僖九年葵丘在陳留外黃縣

東封禪者封土於山而禪祭於地也禪音上戰反解在武紀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

音甫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鄭氏曰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

義前見莊子服虔曰云云在梁父東山名也晉李奇曰炎帝神農後黃帝封泰山禪亭

氏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李奇曰炎帝神農後黃帝封泰山禪亭

亭服虔曰亭亭山在牟陰晉灼曰地理志鉅平有亭亭山師古曰晉說是也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

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

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於社首應劭曰山名在博縣晉灼曰在鉅平南十二里師古曰晉說是也皆受

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應劭曰伯夷國也在遼西令支師古曰今音郎定反

支音神祇之祇西伐東馬縣車上卑耳之山韋昭曰將上山纏束其馬縣鈞其車也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南伐至召

陵師古曰召陵楚地也在汝南召讀曰劬登熊耳山曰望江漢師古曰熊耳山在順陽北益陽縣東非禹貢所云導洛自熊耳者也其山兩峰狀亦

若熊耳因以為名也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師古曰兵車之年會於北杏以平宋亂僖四年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六年伐鄭圍新城也乘車之會六謂莊十四年會于鄆十五年又會于鄆十六年同盟于幽僖五年會于首止八年盟于洮九年會于葵丘也匡正也一匡天下謂定襄王為天子之位也一說謂陽穀之會諸侯莫違我昔三代

受命亦何已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已辭因設之曰事曰

古之封禪鄆上黍北里禾所曰為盛應劭曰鄆音靡蘇林曰鄆上北里皆地名也師古曰盛謂以實簋簋江淮

間一茅三脊所曰為藉也服虔曰茅草有三脊也張晏曰謂靈茅也師古曰藉以藉地也音才夜反東海致比目之

魚

魚

魚師古曰爾雅云東方有比目魚焉西海致比翼之鳥師古曰山海經云崇吾之山有鳥狀如鳧而一翼一目相得乃

飛其名曰鸞爾雅曰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鸞鸞而管仲乃云西海其說異也

焉今鳳皇麒麟不至嘉禾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羣翔師古曰蓬蒿藜莠皆穢惡之草梟不祥之鳥也鴟梟蓋今所謂角鴟也梟土梟也

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是歲秦穆公納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師古曰三立其君謂惠公懷公文公

穆公納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立三十九年而卒後五十年周靈王即位時諸侯莫朝周襄弘廼

明鬼神事師古曰襄弘周大夫設射不來不來者諸侯之不來朝者也依物怪

欲呂致諸侯諸侯弗從而周室愈微後二世至敬王時晉人殺襄

弘李奇曰周為晉殺之也師古曰春秋左氏傳哀公三年傳稱劉氏范氏世為婚姻襄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周人殺襄弘也是時季氏專魯

旅於泰山仲尼譏之師古曰旅陳也陳禮物而祭之也陪臣祭泰山僭諸侯之禮孔子非之曰嗚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事見論語自秦

宣公作密時後二百五十年而秦靈公於吳陽作上時祭黃帝作

下時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孟康曰太史儋謂老子也師古曰此亦周之太史名

非必老聃老聃非秦獻公時儋音丁甘反又吐甘反曰周始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當復合應劭曰秦伯翳

之後也始周孝王封非子為附庸邑諸秦平王東遷洛邑襄公以兵衛之嘉其勳力列為侯伯與周別五百載矣昭王時西周君自歸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城此復合也孟康曰謂周封秦為別

秦并周為合此襄王為霸始皇為王也韋昭曰周封秦為始別謂秦仲也五百歲謂從秦仲至孝公疆大顯王致伯與之親合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自非子至西周獻邑凡六百五十三歲

自仲至顯王二十六年孝公稱伯止有四百二十六歲皆不合五百之數也案史記秦本紀及年表竝云周平王封襄公始列為諸侯於是始與諸侯通又周本紀及吳齊晉楚諸系家皆言幽王

為犬戎所殺秦始列為諸侯正與此志符會是乃為別至昭襄王五十二年西周君自歸獻邑凡五百一十六年是為合也言五百者舉其成數也合七十年而伯

王出焉韋昭曰武王昭王皆伯至始皇而王天下師古曰七十當為十七今史記舊本皆作十年誅嫪毐止十七年本紀年表其義顯而韋氏乃合武王昭王為數失之遠矣伯讀曰霸儋見後七年櫟陽雨金獻公自呂為

得金瑞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師古曰畦時者如種韭畦之形而時於畦中各為一土封也畦音下圭反後百一

十歲周赧王卒九鼎入于秦或曰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大丘社

亡師古曰爾雅云左陵秦丘謂丘左有陵者其名秦丘也郭璞云宋有秦丘蓋以丘名此地也而鼎淪沒於泗水彭城下自赧

王卒後七年秦莊襄王滅東周周祀絕後二十八年秦并天下稱

皇帝秦始皇帝既即位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應劭曰螾丘蚓也黃帝土德故

皇帝秦始皇帝既即位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

皇帝秦始皇帝既即位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

地見其神蚘大五六圍長十餘丈如淳曰呂氏春秋云黃帝之時天先見夏得木德青龍

大螻大蟻黃帝曰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師古曰蟻音蚘蟻音樓謂螻蛄也

止於郊草木鬯茂師古曰鬯與暢同殷得金德銀自山溢蘇林曰流出也周得火德有

赤鳥之符師古曰謂武王伐紂師渡孟津之時也尚書中候今秦變周水德之時

昔文公出臘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名河曰德水呂冬

十月為年首色尚黑度呂六為名張晏曰水北方黑終數六故音上大呂師古

律之始也曰大呂陰事統上法服虔曰政尚法令也臣瓚曰水陰陰主刑殺故上法即帝位二年東巡狩郡縣祠騶

嶧山蘇林曰騶魯縣也臣瓚曰嶧山在北師古曰嶧音亦頌功業師古曰謂刻石自著功業於是從齊魯之儒生博士

七十人至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

土石草木師古曰蒲車以蒲裹輪掃地而祠席用苴藉應劭曰藉景本也去皮以為席如淳曰苴讀如租難施用由此黜儒

生師古曰黜退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顛立石頌德明其得封也從

陰道下師古曰山南曰陽山北曰陰禪於梁父其禮頗采泰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

封臧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

大樹下諸儒既黜不得與封禪師古曰與讀曰豫也聞始皇遇風雨即譏之於

是始皇遂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川及八神來僊人羨門之屬應劭曰羨門名子高古仙人也師古曰古亦以僊為仙字下皆類此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呂來作之齊

所召為齊曰天齊也蘇林曰當天中央齊也師古曰謂其眾神異如天之腹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

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下者師古曰下下謂最下者臨菑城南有

天齊水五泉竝出蓋謂此也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

時命曰時師古曰名其祭處曰時也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園丘云三日兵主祠蚩

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竟也師古曰東平陸縣名也監其縣之鄉名也四曰陰主祠三

山師古曰三山即下所謂三神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山韋昭曰之罘山在東萊縣六曰月主祠

之萊山韋昭曰在東萊長廣也皆在齊北竝勃海師古曰竝音步浪反七曰日主祠盛山盛山

斗入海韋昭曰盛山在東萊不夜縣斗入海也師古曰斗絕也盛音成最居齊東北陽呂迎日出云八曰四

斗入海

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北蓋歲之所始師古曰山海經云琅邪臺在勃海間謂臨海有山形如臺也皆

各用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圭幣雜異焉師古曰言八神姓牢皆同而圭幣各異也自齊威宣

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如淳曰今其書有五德終始五德各以所勝為行秦謂周為火德滅火者水故自謂水德師古

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元尚

羨門高最後皆燕人為方僊道韋昭曰皆慕古人之名效為神仙者也師古曰自宋毋忌至最後皆其人姓名也凡五人形解

銷化服虔曰尸解也張晏曰人老而解去故骨如變化也今山中有龍骨世人謂之龍解骨化去應劭曰列仙傳曰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喬化為白蜺文子驚引戈擊之俯而見之王子

喬之尸也須臾則為大鳥飛而去師古曰服張二說是也依於鬼神之事騶衍曰陰陽主運晉灼曰燕昭王築宮師之故作

主運之篇也如淳曰今其書有王運五行相次轉用事隨方而為服也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

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師古曰迂謂回遠也音于自

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

中服虔曰其傳書云爾臣瓚曰世人相傳云爾師古曰瓚說是也去人不遠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

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

三神山反居水下水啗之患且至則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至云

世主莫不甘心焉師古曰甘心言貪嗜之心不能已也及秦始皇至海上則方士爭言之

始皇如恐弗及使人師古曰自解說云為風不得至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巨風為解

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師古曰考校其虛實也從上郡歸後

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竝海上師古曰附海而上也竝音步浪反上音時掌反幾遇海中

三神山之奇藥師古曰幾讀曰冀不得還到沙丘崩臣瓚曰沙丘在鉅鹿縣東北也二世元年東

巡碣石竝海師古曰竝音步浪反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

立石書旁曰章始皇之功德師古曰今此諸山皆有始皇所刻石及胡亥重刻其文竝具存焉其秋諸侯叛

秦三年而二世弒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年而秦亡諸儒生疾秦

焚詩書誅滅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叛之皆說曰始皇上泰山為

風雨所擊不得封禪云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其事者邪昔三代

之居皆河洛之間師古曰謂夏都安邑殷都朝歌周都洛陽故嵩高為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

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

帝曰至秦送興送衰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

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師古曰代代殊異故不可盡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

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嶠呂東名山五大川祠二師古曰嶠

即今之陝州二嶠也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涕曰淮師古曰涕

音子禮反此本濟水之字春曰脯酒為歲禱因泮凍服虔曰解凍也師古曰泮音普半反秋涸凍師古曰涸讀與

下故反春則解之秋則凝之春秋左氏傳曰固陰沍寒禮記月令曰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冬塞禱祠師古曰塞謂報其所祈也音先代反下竝同也其牲用

牛犢各一牢具圭幣各異自華呂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

薄山者襄山也師古曰說者云薄山在河東一曰在潼關北十餘里而此志云自華以西者則今閿鄉之南山連延西出竝得華山之名岳山岐

山吳山鴻冢瀆山瀆山蜀之岷山也師古曰周禮職方氏雍州其山曰岳爾雅亦云河西曰岳說者咸云岳即吳山也今

志有岳又有吳山則吳岳非一山之名但未詳岳之所在耳徐廣云岳山在武功據地理志武功但有垂山無岳山也岐山即在今之岐山縣其山兩岐俗呼為箭括嶺吳山在今隴州吳山縣

冢釋在下岷山在渝氏道水曰河祠臨晉師古曰即今之同州朝邑縣界沔祠漢中師古曰沔漢水之上名也漢中今梁州是也沔音彌善反

湫淵祠朝那蘇林曰湫淵在安定朝那縣方四十里停水不流冬夏不增不減不生草木湫音將麥反師古曰此水今在涇州界清徹可愛不容穢濁或道汚輒興雲雨土

俗亢旱每於此求之相傳云龍之所居也而天下山川隈曲亦往往有之湫音子由反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塞如東方

山川而牲亦牛犢牢具圭幣各異而四大家鴻岐吳嶽皆有嘗禾

孟康曰以新穀祭之陳寶節來祠服虔曰陳寶神應節來也其河加有嘗醪此皆雍州之域近天

子都故加車一乘駟駒四霸產豐滂涇渭長水皆不在大山川數

師古曰霸產出藍田豐滂出鄠長水者言其源流長也滂音勞呂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師古曰加謂車及駟

駒之屬汧洛二淵鳴澤蒲山嶽壻山之屬蘇林曰壻音育韋昭曰音蘇計反師古曰韋說是也為小山川

亦皆禱塞泮涸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

歲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

諸逐之屬百有餘廟師古曰風伯飛廉也雨師屏翳也一曰屏號而說者乃謂風伯箕星也雨師畢星也此志既言二十八宿又有風伯雨師則知非箕

畢也九臣十四臣不見名數所出諸布諸嚴諸逐未聞其義逐字或作逮意求屏並音步丁反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

於下邳有天神豐鎬有昭明天子辟池於杜亳有五杜主之祠壽

星祠韋昭曰亳音薄湯所都也臣瓚曰濟陰薄縣是也師古曰杜即京兆杜縣也此亳非湯都也不在濟陰徐廣云京兆杜縣有薄亭斯近之矣而雍管廟祠

亦有杜主李奇曰管茅也師古曰管音姦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師古曰墨子云周宣王殺杜伯不以罪後宣王田於圃田見杜伯執各召

人尊其鬼而右之蓋謂此也師古曰其鬼雖小而有神靈也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也師古曰其鬼雖小而有神靈也各召

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為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時

春召為歲祠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中之月月

祠師古曰中讀曰仲謂四時之仲月也若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騂秋冬用駟師古曰騂純赤色也音先管反

時駒四匹師古曰每時用駒四匹而春秋異也木寓龍一李奇曰寓寄也寄生龍形於木也師古曰一駒亦四龍也木寓車馬

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圭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

具三年一郊秦召十月為歲首故常召十月上宿郊見李奇曰一宿上齋戒也通

權火張晏曰權火燒火也狀若井學阜矣其法類稱故謂之權火欲令光明遠照通於祀所也漢祀五時於雍五十里一燒火如淳曰權舉也師古曰凡祭祀通舉火者或以天子不親至祠所而望拜或以眾祠各處必其一時薦饗宜知早晏故以火為之節也也皆類此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

祠云服虔曰經常也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召

歲時奉祠之至如它名山川諸神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

郡縣遠方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即

有災祥輒祝祠移過於下漢興高祖初起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

子而殺者赤帝子也師古曰物謂鬼神也及高祖禱豐粉榆社鄭氏曰粉榆鄉名也社在粉榆晉灼曰粉白榆

也社在豐東北十五里師古曰以此樹為社神因立名也粉音符云反

至霸上立為漢王因召十月為年首色上赤二年冬東擊項籍而

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

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

矣迺待我而具五也迺立黑帝祠名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

悉召故秦祀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李奇曰猶官社

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召

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召

其時禮祠之如故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治枌榆社常呂

時春呂羊彘祠之令祝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祀官女巫巫

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當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

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屬服虔曰東君以下皆神名也師古曰東君日也雲中君謂

也炊謂秦巫祠杜主巫保族纍之屬師古曰杜主即上所云五杜主也荆巫祠

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師古曰堂下在堂之下巫先巫之最先者也司命說九

天巫祠九天師古曰九天者謂中央鈞天東方蒼天東北旻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浩

天南方赤天西南朱天西方成天西北幽天北方玄天東北旻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浩皆呂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

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張晏曰以其彊死魂魄為厲各

有時日其後二歲或言曰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師古曰以其有播種之

之師古曰祭有牲牢故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

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常呂歲時祠呂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

令縣常呂春二月及臘祠稷呂羊豕民里社各自裁呂祠師古曰隨

也豐儉制曰可文帝即位十三年下詔曰祕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弗

取其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

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呂歲時致禮如故明年呂歲比登師古曰年

詔有司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師古曰駕車被馬之飾皆西時哇

時寓車各一乘寓馬四匹駕被具河湫漢水玉加各二及諸祀皆

廣壇場圭幣俎豆呂差加之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及

漢受之推終始傳鄭氏曰音亭傳師古曰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

宜改正朔服色上黃時丞相張蒼好律歷呂為漢迺水德之時河

決金隄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服虔曰十月陰氣在外故外黑陽

百草外黑與德相應公孫臣言非是罷之明年黃龍見成紀師古曰天

文帝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師古曰

造之後例 其夏下詔曰有異物之神見于成紀毋害於民歲呂有年

皆同也 朕幾郊祀上帝諸神師古曰幾禮官議毋諱呂朕勞 師古曰無諱以朕為勞

難也 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師古曰邑外謂之郊 於

是夏四月文帝始幸雍郊見五時祠衣皆上赤趙人新垣平呂望

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或曰東北神明

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張晏曰神明日也日出東北舍謂陽谷日沒於西故曰墓墓濛

墓之所故立廟 天瑞下宜立祠上帝呂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

宇師古曰宇謂屋之覆也言同一屋之下而別為五廟各立門室也廟記云五帝廟在長安東北也 帝一殿面五門各如其帝色

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明年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如淳曰

也 呂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臨渭其北穿蒲池溝水師古曰蒲池為池而種蒲蒲字或作

滿言其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師古曰屬懸也音之欲反 於是貴平至上大夫

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師古曰刺採取也音干賜反 謀議巡狩

封禪事文帝出長門如淳曰亭名也 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立五帝壇

鄭氏曰因其所立處呂立祠也師古曰直猶當也當其處 祠呂五牢其明年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

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

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呂十七

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決通於泗

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師古曰汾陰直謂正當汾陰也 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

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

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師古曰夷者平也謂盡平除其家室宗族 是後文帝怠於改正

服鬼神之事師古曰正朔也服服色也正音之成反 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呂時致禮

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師古曰數音所角反 興兵守御後歲少不登數歲而

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呂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武帝初即位

尤敬鬼神之祀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艾安師古曰艾讀曰又又治也漢書皆以艾為又其義類此也

縉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師古曰正亦正朔度量也服色度量互言之耳而上鄉儒

術師古曰鄉讀曰嚮招賢良趙綰王臧等呂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

南呂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師古曰就成也竇太后不好儒

術使人微伺趙綰等姦利事按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六

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明年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

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礪氏館如淳曰礪音路鄭氏曰音斯師古曰鄭音是也其字從石

從神君者長陵女子呂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孟康曰產乳而死也兄弟妻相謂先後宛若字也師

古曰先音蘇見反後音胡構反古謂之姊姒今關中俗呼為先後吳楚俗呼之為如姬音軸里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

亦往祠其後子孫呂尊顯應劭曰平原君武帝外祖母也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

中間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呂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

如淳曰竈竈可以致福李奇日穀道辟穀不食之道也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人王方如淳曰侯家人主方藥也匿其

年及所生長師古曰生長謂其郡縣所屬及居止處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如淳曰物謂鬼物也其游

呂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餽遺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常

餘金錢衣食人皆呂為不治產業而饒給師古曰給足也又不知其何所人

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如淳曰時時發言有所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常從武

安侯宴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迺言與其大父游躅處老人

為兒從其大父識其處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

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臣瓚曰晏子書柏寢臺名也師古曰以柏木為寢室於臺之上

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師古曰刻謂器上所銘記一宮盡駭呂為少君神數百歲

人也少君言上祠竈皆可致物師古曰物亦謂鬼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

黃金成呂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迺可見之呂

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服虔曰古之真人也師古曰列仙傳云安期生琅邪人賣

藥東海邊時人皆言十歲也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師古曰食讀曰飢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

合則見人不合則隱師古曰合謂道相合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

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為黃金矣師古曰齊藥之分齊也音才計反久

之少君病死天子曰為化去不死也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孟康曰二人皆

方士也師古曰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毫

人謬忌奏祠泰一方如淳曰毫亦薄也下所謂薄也晉灼曰濟陰薄縣人也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

曰五帝師古曰謂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紀黃帝含樞紐也一說蒼帝名靈符赤帝名文祖白帝名顯紀黑帝名玄矩黃帝名神斗古者天

子呂春秋祭泰一東南郊日一太牢七日師古曰每日以一太牢凡七日祭也為壇開八

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城東南郊常奉祠如忌

方其後人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泰

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泰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言

古天子常呂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張晏曰黃帝五帝之首也歲之始始破除凶災令神仙之帝食惡逆之物使天下為逆者破滅訖竟無有遺育也孟康曰梟鳥名食

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破鏡如驅而虎眼如淳曰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梟羹呂賜百官呂其惡鳥故食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泰一

之也師古曰解祠者謂祠祭呂解罪求福

臯山山君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呂一牛孟康曰陰陽之神也令祠官

領之如其方而祠泰一於忌泰一壇旁後二年郊雍獲一角獸若

麋然師古曰鹿鹿屬也形似麋牛尾一角音蒲交反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

蓋麟云於是呂薦五時時加一牛呂燎賜諸侯白金呂風符應合

于天也晉灼曰符瑞也臣瓚曰風示諸侯呂此符瑞之應也於是濟北王呂為天子且封禪上書獻

泰山及其旁邑天子呂它縣償之常山王有罪舉師古曰舉與遷同也天子封

其弟真定呂續先王祀而呂常山為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郡

明年齊人少翁呂方見上上有所幸李夫人夫人卒少翁呂方蓋

夜致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廼拜少翁為文成

將軍賞賜甚多呂客禮禮之文成言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

象神神物不至廼作畫雲氣車及各呂勝日服虔曰甲乙五行相克之日如淳曰如火勝金用丙丁日不用

也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

祭具呂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迺為帛書呂飯牛師古曰謂雞草

呂飯牛也音扶晚反陽不知言此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

其手師古曰手謂所書手跡問之果為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又作柏梁

銅柱承露僊人掌之屬矣蘇林曰仙人以手掌擎盤承甘露師古曰三輔故事云建章宮承露盤高二丈七圍呂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承

露和玉屑飲之蓋張衡西京賦所云立修葺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縈以朝餐必性命之可度也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晉

曰黃圖宮名在京北地理志湖本在京北後分屬弘農也巫醫無所不致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

下之服虔曰游水縣名發根人姓名晉灼曰地理志游水水名在臨淮淮浦也師古曰說皆非也游水姓也發根名也蓋因水為姓也本嘗遇病而鬼下之故為巫也上召

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瘡強

與我會甘泉於是上病瘡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孟康曰良已善已謂瘡也大赦置壽

宮神君孟康曰更立此宮也臣瓚曰壽宮奉神之宮也楚辭曰蹇將澹兮壽宮也神君最貴者曰太一其佐曰太禁

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

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呂夜天子被然後入孟康曰崇黎自除被然後入也師古

曰被音發勿反因巫為主人關飲食所欲言行下李奇曰神所欲言上輒為下之也晉灼曰神君所言行下於巫師古曰晉說是也

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共具師古曰共讀曰供音居用反且禮神君神君所言

上使受書其名曰晝法孟康曰策畫之法也其所言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

而天子心獨意其事祕世莫知也師古曰意讀曰喜喜好也音許吏反後三年有司言元

宜呂天瑞不宜呂一二數蘇林曰得諸瑞呂名年一元曰建蘇林曰建元元年是二元呂長星

曰光蘇林曰呂有長星之光故曰元光元年今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如淳曰收元狩元年其明年天子郊

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師古曰答對也郊天而不祀地失對偶之義一曰闕

地祇之祀故不為神所答應也有司與太史令談祠官寬舒議師古曰談即司馬談也天地牲角繭栗

師古曰牛角之形或如繭或如栗言其小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園丘為五壇壇一

黃犢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師古曰侍祠之人皆著黃衣也於是天子東幸汾

陰汾陰男子公孫滂洋等見汾旁有光如絳師古曰滂音普郎反洋音羊也上遂立后

土祠於汾陰睢上師古曰睢音誰解在武紀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

天子遂至滎陽還過雒陽下詔封周後令奉其祀語在武紀上始

巡幸郡縣寢尋於泰山矣鄭玄曰尋用也晉灼曰尋遂往之意也其春樂成侯

登上書言樂大樂大膠東官人服虔曰王家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

為膠東王尚方師古曰主方樂而樂成侯姊為康王后孟康曰膠東王后也無子王死它

姬子立為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師古曰不相可也相危以法謂以罪呂法

法相欲傾危也中音竹仲反康后聞文成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樂大入因樂成侯

求見言方師古曰言神仙之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

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呂臣為賤不信臣師古曰領念也

又呂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呂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

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

恐効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師古曰惡音鳥謂於何也上曰文成食馬肝

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

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為親屬呂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

信印迺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尊其使然後可致也

於是上使驗小方鬪碁碁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

就師古曰鑄黃金不成迺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得天士將軍地士

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河決四瀆間者河溢臯陸

隄繇不息師古曰臯水旁地廣平曰陸言水汎溢自臯及陸而築作隄防備役甚多不暇休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

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飛龍鴻漸于般孟康曰般水涯堆也漸進也武帝云得樂大如鴻進於般一舉千里

得道若飛龍在天師古曰飛龍在天乾卦九五爻朕意庶幾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其呂二

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賜列侯甲第童千人乘輿斥車馬

帷帳器物呂充其家師古曰斥不用者也又呂衛長公主妻之孟康曰衛太子姊如淳曰衛太子姊也師古曰外戚

齎金十萬斤更名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

傳云子夫生三女元朔三年生男據是則太子之姊也孟說非也

親如五利之弟使者存問共給相屬於道師古曰共讀曰供屬及也音之欲反自大主將

相且下皆置酒其家韋昭曰大主武帝姑實太后之女也獻遺之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

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

印且視不臣也師古曰羽衣呂鳥羽為衣取其神仙飛翔之意也視讀曰示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

神也師古曰為音于偽反道天神道讀曰導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且下神後裝治行東

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

不搯擊師古曰搯捉持也擊古手腕之字也搯音厄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其夏六月汾陰

巫錦應劭曰魏故魏國也師古曰汾陰本魏地之境故云魏也營謂祠之兆城也見地

如鉤狀培視得鼎師古曰培謂手把土也音蒲溝反把音蒲巴反其字從木鼎大異於眾鼎文鏤無款

識韋昭曰款刻也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其下美陽鼎亦同也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且聞天子

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迺且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行薦之如淳曰呂鼎從行上甘泉將薦之於天師古曰上音時掌反至中山晏溫如淳曰三輔謂日出清濟為晏晏而溫乃有黃雲故為異也師古曰中讀曰神即今雲陽之中山也下云合茲

中山亦同也有黃雲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之且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

皆議尊寶鼎天子曰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

育穀今年豐赫未報鼎曷為出哉師古曰赫美也言稼穡美也未報者獲年豐而

下張敞引此詔文云穀曠未報曠者少也有司皆言聞昔泰帝興神鼎師古曰泰帝者即泰昊伏羲氏也一者一

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

鼎遷于周周德衰鼎遷于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迺淪伏而不見

周頌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鼯不吳不敖胡考之休師古曰周頌絲

衣之詩也基門塾之基也鼎絕大者謂之鼐鼐圓弁上謂之鼯吳謹謹也敖慢也考壽也休美也言

執祭事者武升堂室或之門塾視羊牛之牲及舉大小之鼎告其致繫神降之福故獲壽考之美

曰何壽之美何壽之美者歎之之言也鼯音乃代反鼯音茲教讀曰微今鼎至甘泉且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

古曰如詔也

剛克三曰柔克事見周書洪範

須至二月二月福也

親如五利之弟使者存問共給相屬於道師古曰共讀曰供屬及也音之欲反自大主將

相吕下皆置酒其家韋昭曰大主武帝姑實太后之女也獻遺之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

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

印吕視不臣也師古曰羽衣吕鳥羽為衣取其神仙飛翔之意也視讀曰示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

神也師古曰為音于偽反道天神道讀曰導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吕下神後裝治行東

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

不搯擊師古曰搯捉持也擊古手腕之字也搯音尼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其夏六月汾陰

巫錦應劭曰錦巫名為民祠魏雎后土營旁應劭曰魏故魏國也師古曰汾雎本魏地之境故云魏雎也營謂祠之兆域也見地

如鉤狀培視得鼎師古曰培謂手把土也音蒲溝反把音蒲巴反其字從木鼎大異於眾鼎文鏤無款

識韋昭曰款刻也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其下美陽鼎亦同也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吕聞天子

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迺吕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行薦之如淳曰行上甘泉將薦之於天師古曰上音時掌反至中山晏溫如淳曰三輔謂日出清濟為晏晏而溫乃有黃雲故為異也師古曰中讀曰中今雲陽之中山也下云合茲

中山亦同也 有黃雲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之吕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

皆議尊寶鼎天子曰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

育穀今年豐林未報鼎曷為出哉師古曰林美也言稼穡美也未報者獲年豐而未報賽也一曰雖祈穀而未獲年豐之穀也其

下張敞引此詔文云穀曠未報曠者少也有司皆言聞昔泰帝興神鼎一師古曰泰帝者即一者一泰昊伏羲氏也

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

師古曰九牧九州之牧也鑄九鼎象九州皆嘗醵享上帝鬼神服虔曰以享祀上帝也師古曰醵亨一也醵亨者而祀也韓詩

采蘋曰于以醵之唯其空足曰鬲蘇林曰鬲音歷足中空不實者名曰鬲也吕象三德如淳曰鼎有三足故也三德三正之德師

古曰如說非也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事見周書洪範饗承天祐師古曰祐福也音枯夏德衰鼎遷于殷殷德衰

鼎遷于周周德衰鼎遷于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迺淪伏而不見

周頌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鼎不吳不敖胡考之休師古曰周頌絲

衣之詩也基門塾之基也鼎絕大者謂之鼐鼐謹詳也敖慢也考壽也休美也言執祭事者或升堂室或之門塾視羊牛之牲及舉大小之鼎告其致繫神降之福故獲壽考之美

曰何壽之美何壽之美者歎之之言也今鼎至甘泉吕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兹

也鼎音乃代反音茲教讀曰彼

中山有黃白雲降

師古曰言鼎至甘泉之後光潤變見若龍之神能幽能明能小能大蓋乘此休福無窮竟也有黃白雲降與初至仲山黃雲之瑞相合也

若獸為符

服虔曰雲若獸在車蓋也晉灼曰蓋辭也符謂鹿也師古曰路弓乘矢集二說非也蓋發語辭也言甘泉之雲又若獸形路弓為符瑞也

獲壇下

李奇曰宜言盧弓韋昭曰路大也四矢曰乘師古曰韋說是也又於壇下獲弓矢之應報祠大亨唯受命而帝者心

知其意而合德焉

服虔曰高祖受命知之宜見鼎於其廟也師古曰合德謂與天合德鼎宜視宗禰廣臧於帝

庭召合明應

師古曰視讀曰示宗謂先帝有德可尊者也禰父廟也帝庭甘泉天神之庭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

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迺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

秋上雍且郊

師古曰雍地形高故云上也音時掌反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

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

至與黃帝時等

師古曰札木簡之薄小者也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冕候問

於鬼臾區

師古曰鬼臾區黃帝臣也藝文志云鬼容區而此志作鬼臾區對曰黃帝

得寶鼎神策是歲已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

迎日推策

晉灼曰迎數之也臣瓚曰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故曰迎日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

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

師古曰所忠人姓名也解在食貨志

忠視其書不經

師古曰不合經典也疑其妄言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臣為

師古曰謂不須更言之

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迺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

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

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

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

泰山封申公曰漢帝亦當上封禪封禪則能僊登天矣黃帝萬諸

侯而神靈之封君七千

應劭曰黃帝時諸侯會封禪者七千人也李奇曰說仙道得封者七千國也張晏曰神靈之封謂山川之守也師古曰張說是

也山川之守謂尊山川之神令至祭祀也即國語所云汪芒氏之君守封禪之山也

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

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山泰山東萊山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

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迺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

-5 158 35 905" data-label="Text">

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

豕是也蘇林曰今雍有鴻豕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所謂寒門

者谷口也服虔曰黃帝升仙之處也師古曰谷口仲山之谷口也漢時為縣今呼之治谷是也呂仲山之北寒涼故謂此谷為寒門也黃帝采首山

銅鑄鼎於荆山下晉灼曰地理志首山屬河東蒲坂荆山在焉懷德縣也鼎既成有龍垂胡頰下迎黃

帝師古曰胡謂頸下垂肉也頰其毛也音人占反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迺去

餘小臣不得上迺悉持龍頰龍頰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叩望師古曰叩讀

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頰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

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

耳師古曰屣小履脫屣者言其便易無所顧也屣音山爾反拜卿為郎使東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

西登空桐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祠壇放亳忌泰一

壇三陔師古曰陔重也三陔三重壇也音該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

通鬼道服虔曰坤位在未黃帝從上位泰一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

釐牛李奇曰音狸師古曰西南夷長尾髦之牛也一音茅呂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師古曰與

俎豆酒醴而進之一曰進謂雜物之具所以加禮也其下四方地為版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師古曰版字與餒同

謂聯續而祭也音已祠胙餘皆燎之師古曰胙謂祭餘酒肉也其牛色白白鹿居其中羣

在鹿中鹿中水而酒之服虔曰水玄酒酒真酒也晉灼曰此言合牲物而燎之也師古曰言呂白鹿內牛中呂羣內鹿中又呂水及酒合內鹿中祭

日呂牛祭月呂羊羣特師古曰若牛若羊若羣止一牲也泰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

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物爽師古曰物爽謂日尚冥蓋未明之時也物音忽

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師古曰呂朝旦拜日為朝下朝音文昭反則揖而見泰一如

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呂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

皇帝敬拜見焉師古曰贊饗謂祝辭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

司云祠上有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孟康曰璧大六

寸謂嘉牲薦饗師古曰漢舊儀云祭天之瑄養牛五歲至三千斤也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師古曰屬

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

立泰時壇呂明應師古曰明著美光及黃氣之祥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二歲天子

壹郊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泰一曰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曰

象大一三星為泰一鐘旗李奇曰牡荆作幡柄也如淳曰牡荆之無子者皆繁齋命曰靈旗為

兵禱則太史奉曰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

上使人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師古曰讎

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視迹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

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暇神不來言神

事如迂誕師古曰迂回遠也誕大言也積曰歲迺可致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館

名山神祠所曰望幸矣其春既滅南越嬖臣李延年曰好音見上

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

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

十絃瑟瑟帝禁不止師古曰泰帝亦謂秦皇也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於是

塞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師古曰益多也作二十五絃及

空侯瑟自此起蘇林曰作空侯與瑟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

封禪迺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騎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涼如

李奇曰地名也上曰吾聞黃帝不死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曰僊上天羣臣

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用事泰山先類祠泰一師古曰且猶將也類祠謂曰事類而祭之自

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體而羣

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師古曰天子有事宗廟必自射牲蓋示親殺也事見國語也齊

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古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陞

下必欲上稍上師古曰稍漸也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迺令諸儒習射

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曰

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呂接神人蓬萊高世

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呂接神人蓬萊高世

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呂接神人蓬萊高世

比德於九皇

張晏曰三皇之前有人皇九首章昭曰上古有人皇者九人師古曰章說是也

而頗采儒術呂文之羣儒

既已不能辯明封禪事又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上為封祠器

視羣儒

師古曰視讀曰示

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

如魯善

師古曰徐偃博士姓名

周霸屬圖封事

服虔曰屬會也會諸儒圖封事也師古曰周霸亦人姓名也屬音之欲反

於是上

黜偃霸而盡罷諸儒弗用三月迺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

在山上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迺令祠官加

增太室祠禁毋伐其山木呂山下戶凡三百封密高為之奉邑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與讀曰豫

獨給祠復無有所與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與讀曰豫

上因東上

泰山

如淳曰言易上也泰山從南而直上步道三十里車道百里

泰山草木未生迺令人上石立之泰山

顛

師古曰從山下轉石而上也

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

方者呂萬數迺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

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

見見其迹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犵言吾欲見鉅

公

鄭氏曰天子也張晏曰天子為天下父故曰鉅公也師古曰鉅大也

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迹未信及羣臣又

言老父則大呂為僊人也宿留海上

師古曰宿留謂有所須待也宿音先欲反留音力就反它皆類此

與方

士傳車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

及聞使求神僊人呂千數

師古曰開微也隨開隙而行也

四月還至奉

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殊不經難

師古曰人人殊異又不合經故難呂施行

天子

至梁父禮祠地主至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縉紳射牛行事封泰

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

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

服虔曰子侯霍去病子也

亦有封其

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陟東北肅然山

師古曰陟者山之基足音止

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

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諸物頗呂加祠

兕牛象犀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然後去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

白雲出封中師古曰雲出於所封之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下

詔改元為元封語在武紀又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

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

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

之復東至海上望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迺遂去竝海上師古曰竝音步浪反上音時掌反

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迺至甘泉周萬

八千里云其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能師古曰能讀曰台

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

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師古曰德星即填星也言天呂德星報於帝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

祝祠泰一師古曰拜而祠之加祝辭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師古曰昭明衍大休美也壽星仍出

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泰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

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

東萊宿留之數日毋所見見大人迹云復遣方士求神人采藥百

千數是歲旱天子既出亡名迺禱萬里沙應劭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城如淳曰故禱萬里沙呂為名也

過祠泰山鄭氏曰泰山東自復有小泰山臣贊曰即今之泰山也師古曰贊說是也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

湛祠而去師古曰湛讀曰沈謂沈祭具於水中也爾雅曰祭川曰浮沈

郊祀志第五下

漢書二十五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是時既滅兩粵粵人勇之乃言粵人俗鬼師古曰勇之越人名也俗鬼言其土俗尚鬼神之事而其

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嫚故衰耗師古曰耗減也音火到反

而曰雞卜李奇曰持雞骨卜如鼠卜上信之粵祠雞卜自此始用師古曰言國家始用公孫卿曰

僊人可見上往常遽師古曰遽速也音其庶反不見今陛下可為館如緱氏城

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

飛廉桂館師古曰飛廉館及桂館二名也甘泉則作益壽延壽館師古曰益壽延壽亦二館名使卿持節

設具而候神人迺作通天臺師古曰漢舊儀云臺高三十丈望見長安城置祠具其下將招來

神僊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甘泉殿房

內中天子為塞河與通天若有光云師古曰為塞河及造通天臺而有神光之應故赦天下也迺下詔赦

天下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

師古曰三歲不雨暴所封之土令乾也上廼下詔天旱意乾封乎鄭氏曰言適新封則致早天欲乾我所封手其令天下

尊祠靈星焉明年上郊雍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歷獨鹿鳴

澤師古曰解並在武紀自西河歸幸河東祠后土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

東登禮濤之天柱山號曰南嶽師古曰濤廬江縣也天柱山在焉武帝以天柱山為南嶽濤音潛浮江自潯

陽出縱陽師古曰縱音千庸反過彭蠡禮其名山山川北至琅邪竝海上師古曰竝音步浪反

上音時四月至奉高修封焉初天子封泰山秦山東北陟古時有明

堂處處險不敞師古曰言其阻阨不顯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

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師古曰公玉姓也帶名也呂氏春秋齊有公玉母此蓋其舊族而說者讀公玉為宿非也單姓玉者後漢司徒玉況

自音宿耳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曰茅蓋通水水圜宮垣師古曰圜繞也為復道

上有樓從西南入師古曰復讀曰複也名曰昆侖天子從之入曰拜祀上帝焉

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師古曰汶水名也出琅邪朱虛作明堂於汶水之上也帶圖公玉帶所上明堂圖汶音聞

及是歲修封則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師古曰坐音才臥反合高皇帝祠坐

對之服虔曰漢是時未以高祖配天故言對光武以來乃配之祠后土於下房曰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

道人始拜明堂如郊禮畢祭堂下而上師古曰祭古燎字又上泰山自有祕

祠其顛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所師古曰與赤帝同處有司

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還幸甘泉郊泰時春幸汾陰祠后土

明年幸泰山曰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祀上帝於明堂後每修

封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一師古曰自

此曰上贊祝者辭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幾遇之師古曰益

多也幾讀曰冀言更遣人求之冀必遇也乙酉柏梁災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師古曰高里山名解在武紀

祠后土臨勃海將曰望祀蓬萊之屬幾至殊庭焉師古曰殊庭蓬萊中仙人庭也幾讀曰冀

上還曰柏梁災故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

師古曰就成也造臺適成經十二日即遇火燒黃帝乃治明庭明庭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

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廼曰粵俗有火災復起屋必曰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

戶前殿度高未央師古曰度音大各反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師古曰三輔故事云其闕圖上有銅鳳凰

其西則商中數十里虎圈如淳曰商中商庭也師古曰商金也於序在秋故謂西方之庭為商庭言廣數十里於苑亦西方之獸故於此置其

也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泰液師古曰漸浸也臺在池中為水所浸故曰漸臺一音子廉反三

輔黃圖或為濊字濊亦浸耳池中有蓬萊方丈瀛州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師古曰立

曰三輔故事云池北岸有石魚長二丈高五尺西岸有石鼈三枚長六尺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師古曰立立神

明臺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師古曰漢宮閣疏云神明臺高五十丈上

幹俱高五十丈也井幹樓積木而高為樓若井幹之形也井幹者井上木欄也其形或四角或八角張衡西京賦云井幹疊而百層即謂此樓也幹或作韓其義並同夏漢改

歷曰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更印章曰五字師古曰解因為太初

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維陽虞初等應劭曰丁夫人其先丁人其後以詛軍為功章呂方祠詛匈奴大宛焉明年有司言雍五時無牢

昭曰丁姓夫人各也

孰具芬芳不備廼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孟康曰若大勝金則而祠亦帝以白牲也

呂木寓馬代駒云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曰木寓馬代獨行過親

祠廼用駒它禮如故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

有言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應劭曰昆侖玄圃五城十二樓仙人之所常居曰候神人於執期鄭氏

曰地名也名曰迎年師古曰迎年若云祈年上許作之如方名曰明年師古曰言明其得延年也上親禮

祠上犢黃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鉅岐伯令黃

帝封東泰山韋昭曰風后封鉅岐伯皆黃帝臣也臣贊曰東泰山在琅邪朱虛界中有小泰山是禪凡山師古曰凡山在朱虛縣見地理志也合

符然後不死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

廼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復還泰山修五

年之禮如前而加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趾南方師古曰下基之南面方

士言僊人間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還過祭恒

山自封泰山後十三歲而周徧於五嶽四瀆矣後五年復至泰山

修封東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用事八神延年師古曰解

延年即上所又祠神人於交門宮若有鄉坐拜者云師古曰如有神人景象嚮

謂迎年者後五年上復修封于泰山東游東萊臨大海是歲雍縣無雲師古曰

鄉讀與如雷者三師古曰雷古雷字或如虹氣蒼黃若飛鳥集械陽宮南師古曰

械音城聲聞四百里隕石一黑如鷲有司曰為美祥曰薦宗廟而方士之

候神入海求蓬萊者終無驗公孫卿猶曰大人之迹為解師古曰言

見大人之跡以自天子猶羈縻不絕師古曰羈縻繫聯之意馬幾遇其真師古曰幾諸所

解說也興如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牀寬舒之祠宮李奇曰

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大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它名祠行

過則祠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它祠

皆如故甘泉泰一汾陰后土三年親郊神而泰山五年一修封武

帝凡五修封昭帝即位富於春秋未嘗親巡祭云宣帝即位由武

帝正統興故立三年尊孝武廟為世宗行所巡狩郡國皆立廟告

祠世宗廟日有白鶴集後庭曰立世宗廟告祠孝昭寢有薦五色

集殿前西河築世宗廟神光興于殿旁有鳥如白鶴前赤後青神

光又興于房中如燭狀廣川國世宗廟殿上有鍾音門戶大開夜

有光殿上盡明上廼下詔赦天下時大將軍霍光輔政上共已正

南面師古曰共非宗廟之祀不出十二年廼下詔曰蓋聞天子尊事

讀曰恭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閒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

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齊戒親奉祀為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明年

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見泰時數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齊

祠之禮頗作詩歌其三月幸河東祠后土有神爵集改元為神爵

制詔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曰禮為

歲事師古曰言每百四時祠江海雒水祈為天下豐年焉自是五嶽四

歲常祠之

瀆皆有常禮東嶽泰山於博中嶽泰室於嵩高南嶽瀟山於瀟師古曰瀟山於瀟

日瀟與西嶽華山於華陰北嶽常山於上曲陽師古曰上曲陽常山郡之縣也河於臨晉師古曰臨晉

師古曰馮翊之縣也臨河西岸江於江都師古曰廣陵之縣也淮於平氏師古曰南陽之縣也濟於臨邑界中師古曰臨邑

日東郡之縣也皆使者持節侍祠唯泰山與河歲五祠江水四餘皆一禱而

三祠云時南郡獲白虎獻其皮牙爪上為立祠又呂方士言為隨

侯劔寶玉寶璧周康寶鼎立四祠於未央宮中又祠太室山於即

墨三戸山於下密師古曰即墨下密皆膠東之縣也祠天封苑火井於鴻門如淳曰地理志西河鴻門縣有

天封苑火井祠火從地中出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城旁又祠參

山八神於曲城師古曰東萊之縣也蓬山石社石鼓於臨胸師古曰臨胸齊郡縣也胸音劬地理志蓬山作蓬山

也之栗山於腫成山於不夜萊山於黃應劭曰腫音甄晉灼曰腫不夜黃縣皆屬東萊師古曰腫音丈瑞反成山

祠日萊山祠月又祠四時於琅邪蚩尤於壽良師古曰東郡之縣也京師近縣

鄠則有勞谷五牀山日月五帝僊人玉女祠雲陽有徑路神祠祭

休屠王也師古曰休屠匈奴王號也徑路神木匈奴之祠也休音許許反屠音除又立五龍山僊人祠及黃帝天

神帝原水凡四祠於膚施師古曰膚施上郡之縣也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如淳

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大夫劉

更生獻淮南枕中洪寶苑祕之方師古曰洪大也苑祕者言祕術之苑囿也令尚方鑄作事不

驗更生坐論京兆尹張敞上疏諫曰願明主時忘車馬之好斥遠

方士之虛語師古曰遠音于萬反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後尚方待

詔皆罷是時美陽得鼎獻之師古曰美陽扶風之縣也下有司議多呂為宜薦見

宗廟如元鼎時故事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而上議曰臣聞周

祖始乎后稷后稷封于豳師古曰豳讀與邠同今武功故城是公劉發迹於豳師古曰今豳州是也大

王建國於邠梁師古曰梁山在岐山之東九嶷之西非夏陽之梁山也邠古岐字文武興於鄠鎬師古曰鄠今長安城西豐水上

也鎬在昆明池北由此言之則邠梁豐鎬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

祭祀之臧今鼎出于邠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邠邑師古曰尸臣主

事之臣也。梅邑即賜爾旂鸞黼瑀戈。師古曰交龍為旂鸞謂有鸞之車也。黼尸臣

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師古曰拜手首至於手也。臣愚不足曰述古文

銘其先功。臧之于宮廟也。昔寶鼎之出于汾隍也。河東太守曰聞

詔曰朕巡祭后土祠為百姓蒙豐年。師古曰為音于偽反。今穀曠未報。師古曰曠

欲考得事實也有司驗隍上非舊臧處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

寸殊異於眾鼎。今此鼎細小又有款識。師古曰款刻也。識記也。音式志反。不宜薦見於

宗廟。制曰京兆尹議是上自幸河東之明年正月鳳皇集。役師古曰

間歲鳳皇神爵甘露降集京師。師古曰間歲隔一歲也。赦天下其冬鳳皇集上林

廼作鳳皇殿。曰答嘉瑞。師古曰嘉瑞答應也。明年正月復幸甘泉郊泰時改元曰

五鳳。明年幸雍祠五時。其明年春幸河東祠后土。赦天下。後間歲

改元為甘露。正月上辛甘泉郊泰時。其夏黃龍見新豐。建章未央

長樂宮鍾虞銅人皆生毛。長一寸所。師古曰虞神獸名也。縣鍾之木刻飾為之。因名曰虞也。時曰為美

祥。後間歲正月上郊泰時。因朝單于於甘泉宮。後間歲改元為黃

龍。正月復幸甘泉郊泰時。又朝單于於甘泉宮。至冬而崩。鳳皇下

郡國凡五十餘所。元帝即位。遵舊儀。間歲正月一幸甘泉郊泰時。

又東至河東祠后土。西至雍祠五時。凡五奉泰時。后土之祠亦施

恩澤。時所過毋出田租。賜百戶牛酒。師古曰言有時如此不常然也。或賜爵赦罪人。元

帝好儒。貢禹韋玄成匡衡等相繼為公卿。禹建言漢家宗廟祭祀

多不應古禮。上是其言。後韋玄成為丞相。議罷郡國廟。自太上皇

孝惠帝諸園寢廟皆罷。後元帝寢疾。夢神靈譴罷諸廟祠。上遂復

焉。後或罷或復。至哀平。不定。語在韋玄成傳。成帝初即位。丞相衡

前集二十五下

御史大夫譚

師古曰衡匡

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

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

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

師古曰祭地曰瘞種故云瘞地也即就也

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

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即於雲陽立泰時祭於宮

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

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阨陝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

波舟楫之危

師古曰楫音集其字從水

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

苦

師古曰共讀曰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下皆類此

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

臣奉神靈而祈福祐殆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

豐鄙成王郊於維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

泉泰時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於古帝王願與羣臣議

定奏可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臣為所從來久遠宜如故

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吉進等五十人臣為禮記曰燔柴

於太壇祭天也瘞藪於大折祭地也

韋昭曰大折謂為壇於昭晰地也師古曰折曲也言方澤之形四曲折也

兆於

南郊所曰定天位也

鄧展曰除地也營墉有形兆也

祭地於大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

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師古曰周書洛

駢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維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察天

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曰王者為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

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也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饗

宜徙就正陽大陰之處違俗復古循聖制定天位如禮便於是衡

譚奏議曰陛下聖德忽明上通

師古曰忽與聰同

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

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眾則合於天心故

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

師古曰洪範周書也

言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

宜於萬民則依而從之

師古曰論議也音來頓反

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

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徙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
八人不按經藝考古制而曰為不宜無法之議難曰定吉凶太誓

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曰永年丕天之大理師古曰今文秦誓周書也稽考也永長也不奉也律法也言正

考古道而立事則可長年亨有天下是則奉天之大法也詩曰母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師古曰

敬之詩也陟升也士事也言無謂天之高而又高遠在上而不加敬天乃上下升降日日監觀於此禮人之所為者耳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

也又曰迺眷西顧此維予宅師古曰大雅皇矣之詩也宅居也言天眷然西顧也言天

曰文王之都為居也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為萬世基天子從之既

定衡言甘泉秦時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服虔曰八觚如今社壇也師古曰觚用也五帝壇周

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曰尚書禮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之義紫壇

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師古曰漢舊儀云祭天也六綵綺席六重用玉几玉飾器凡七十女樂即禮樂志所云使童男

童女俱歌也石壇僊人祠瘞鸞路駢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郊

紫壇饗帝之義埽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曰埃天神歌太

簇舞咸池曰埃地祇師古曰此周禮也大呂合於黃鍾黃鍾陽聲之首也其牲用犢

其席橐稽其器陶匏師古曰陶瓦器匏瓠也借音真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

其文也曰為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曰報功

唯至誠為可致上質不飾曰章天德紫壇僞飾女樂鸞路駢駒龍

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衡又言王者各曰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

世所立而繼之師古曰異世謂前代今雍鄜密上下晉灼曰秦文公時宜公所立時也本秦侯各曰

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即且因秦故

祠復立北時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

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

遵及北時未定時所立師古曰謂高祖之初禮儀未定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

祠由是皆罷明年上始祀南郊赦奉郊之縣及中都官耐罪囚徒

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是歲衡譚復條奏長安尉官縣官給祠郡國候神方士

前漢二十五下

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及疑無明文可奉

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或復重師古曰復音扶目反重音丈庸反請皆罷

奏可本雍舊祠二百三所唯山川諸星十五所為應禮云若諸布

諸嚴諸逐皆罷杜主有五祠置其一又罷高祖所立梁晉秦荆巫

九天南山萊中之屬及孝文渭陽孝武薄忌泰一三一黃帝冥羊

馬行泰一臯山山君武夷夏后啓母石萬里沙八神延年之屬及

孝宣參山蓬山之眾成山萊山四時蚩尤勞谷五牀僊人玉女徑

路黃帝天神原水之屬皆罷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十

餘人皆歸家師古曰本草待詔謂方藥本草而待詔者明年匡衡坐事免官爵眾庶多言不

當變動祭祀者又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

拔時中樹木十圍已上百餘天子異之已問劉向對曰家人尚不

欲絕種祠師古曰家人謂庶人之家也種祠繼祠所傳祠也況於國之神寶舊時且甘泉汾陰及

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師古曰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

此三神禮敬敕備師古曰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

及陳寶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餘歲矣漢興世世常來光色赤黃

長四五丈直祠而息音聲砰隱野師古曰直當也息止也當每見

雍太祝祠已太牢遣候者乘一乘傳馳詣行在所師古曰報神之來也傳音張戀反已

為福祥高祖時五來文帝二十六來武帝七十五來宣帝二十五

來初元元年已來亦二十來此陽氣舊祠也及漢宗廟之禮不得

擅議皆祖宗之君與賢臣所共定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

難已疑說正也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易大傳曰

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上意恨之師古曰後上已無

繼嗣故令皇太后詔有司曰蓋聞王者承事天地交接泰一尊莫

著於祭祀孝武皇帝大聖通明始建上下之祀師古曰上營泰畤于

甘泉定后土于汾陰而神祇安之饗國長久子孫蕃滋師古曰蕃音扶元反累

世遵業福流于今今皇帝寬仁孝順奉循聖緒靡有大愆而久無

繼嗣思其咎職殆在徙南北郊師古曰職主也各過主於此也違先帝之制改神祇舊

位失天地之心已妨繼嗣之福春秋六十未見皇孫師古曰皇太后自謂食不

甘味寢不安席朕甚悼焉春秋大復古善順祀師古曰曰復古為大曰順祀為善也其復

甘泉泰時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時陳寶祠在陳倉者天子復親

郊禮如前又復長安雍及郡國祠著明者且半成帝末年頗好鬼

神亦已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

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

地之性不可或曰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已非類師古曰罔猶蔽諸背仁

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

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遣興輕舉如淳曰遣遠也與舉也師古曰

遙古遙字也興起也謂起而遠去也登遐倒景如淳曰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師古曰遐亦遠也覽觀縣圃浮游蓬萊

李奇曰昆侖九成一有縣圃縣圃之上即閻闔天門耕耘五德朝種暮穫晉灼曰翼氏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種五色禾於北

地而耕與山石無極師古曰言獲長壽比於山石無窮也黃冶變化晉灼曰黃者鑄黃金也道家言治丹沙令變化可鑄作黃金也堅

冰淖溺晉灼曰方士詐以藥石若陷冰九投之冰上冰即消液因假為神仙道使然也或曰謂治金令可餌也師古曰或說非也淖濡甚也音女教反化色五倉

之術者李奇曰思身中有五色腹中有五倉神五色存則不死五倉存則不飢皆姦人或眾挾左道懷詐偽曰欺

罔世主師古曰左道邪僻之道非正義也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師古曰洋洋美盛之貌也洋洋音羊又音祥求

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師古曰盪盪空曠之貌也盪音蕩是已明王距而不聽

聖人絕而不語師古曰謂孔子不語怪神昔周史萇弘欲已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

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已獲福

助卻秦師師古曰卻退音丘略反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

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齋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

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等皆已僊

人黃治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

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祭震動海內師古曰祭古累字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

間方士瞋目扼擊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呂萬數其後平等

皆曰術窮詐得誅夷伏辜師古曰詐得謂主上得其詐偽之情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

鹿神人轅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師古曰轅陽侯江仁也元帝時坐使家承上印綬隨宗學仙免官轅音遼夫

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師古曰三謂三皇五謂五帝也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

天下呂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呂揆今經曰享多儀

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言祭享之道唯以潔誠若多其容儀而不及禮物則不為神所享也論語說曰子

不語怪神師古曰說謂論語之說也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呂窺朝者上善

其言後成都侯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輔政杜鄴說商曰東鄰殺

牛不如西鄰之淪祭師古曰此易既濟九二爻辭也東鄰謂商紂也西鄰周文王也淪祭謂淪煮新菜以祭也祭禮之道莫盛修德故紂之牛牲不如文

王之蘋藻王之蘋藻也淪音篙言奉天之道貴呂誠質大得民心也行穢祀豐猶不蒙祐

德修薦薄吉必大來古者壇場有常處祭禮有常用師古曰祭古祭字贊見

有常禮犧牲玉帛雖備而財不賈車輿臣役雖動而用不勞是故

每奉其禮助者歡說師古曰助謂助祭也說讀曰悅大路所歷黎元不知師古曰大路天子祭天所乘之車也

黎元不知言無偽費不勞於下也今甘泉河東天地郊祀咸失方位違陰陽之宜及雍

五時皆曠遠奉尊之役休而復起繕治共張無解已時皇天著象

殆可略知前上甘泉先殿失道師古曰殿與驅字同禮月之夕奉引復迷韋昭曰奉引前

導引祠后土還臨河當渡疾風起波船不可御又雍大雨壞平陽宮

垣廼三月甲子震電災林光宮門孟康曰甘泉一名林光師古曰林光秦離宮名也漢又於其旁起甘泉宮非一名也祥

瑞未著咎徵仍臻迹三郡所奏皆有變故師古曰迹謂觀其事也不荅不饗何呂

甚此師古曰不荅不當天意不饗不為天所饗也詩曰率由舊章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率循也舊章先

王法度文王呂之交神于祀子孫千億宜如異時公卿之議復還

-5 145 35 895" data-label="Text">

長安南北郊後數年成帝崩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即位思順天

心遵經義定郊禮天下說熹師古曰說讀日悅懼未有皇孫故復甘泉秦時

汾陰后土庶幾獲福皇帝恨難之卒未得其祐其復南北郊長安

如故呂順皇帝之意也哀帝即位寢疾博徵方術士京師諸縣皆

有侍祠使者盡復前世所常興諸神祠官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

七千祠云明年復令太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孝順奉承聖業靡

有解怠師古曰解讀日懈而久疾未瘳夙夜唯思殆繼體之君不宜改作其

復甘泉秦時汾陰后土祠如故上亦不能親至遣有司行事而禮

祠焉後三年哀帝崩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奏言王者父事

天故爵稱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

大於配天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王者尊其考欲呂配天緣考之意欲尊祖推而

上之遂及始祖是呂周公郊祀后稷呂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呂

配上帝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春秋穀梁傳呂十二月下

辛卜正月上辛郊師古曰豫上郊之日高皇帝受命因雍四時起北時而備五

帝未共天地之祀師古曰共讀日恭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陽五帝

廟祭泰一地祇呂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

并祠五帝而共一牲上親郊拜後平伏誅迺不復自親而使有司

行事孝武皇帝祠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祠則禮不答也

於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或曰五帝泰一

之佐宜立泰一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泰一祠於甘泉二歲一郊

與雍更祠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亦呂高祖配不歲事天皆未應古制建始元年

徙甘泉秦時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呂未有皇

孫復甘泉河東祠綏和二年呂卒不獲祐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

年懼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復甘泉汾陰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太師

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太中大夫朱陽

博士薛順議郎國由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

議復長安南北郊如故莽又頗改其祭禮曰周官天墜之祀師古曰

字也下皆類此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呂六律六鐘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

祀天神祭墜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師古曰此周禮春官大司樂之

律六鐘之均也五聲宮商角徵羽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六舞雲門咸池凡六樂奏六歌

而天墜神祇之物皆至師古曰謂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祇再變而致麋物及山林

五變而致介物及地祇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也二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

大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墜則墜理從二光天文也

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墜其誼一也天墜合精

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呂墜配一體之誼也天墜位皆南鄉同席師古

曰鄉讀曰嚮其下並同墜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

席共牢牲用鹵栗師古曰謂牛角如鹵及栗者牛之小也玄酒陶匏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畝

呂事天墜師古曰晦古敬字絲是言之宜有黍稷師古曰絲讀與由同天地用牲一燔齎

瘞瘞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齎南郊墜用

牲右及黍稷瘞于北郊其旦東鄉再拜朝日其夕西鄉再拜夕月

然後孝弟之道備而神祇嘉享萬福降輯師古曰輯與集同此天墜合祀呂

祖妣配者也其別樂曰冬日至於墜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

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墜祇皆出師古曰此亦春官大司樂之職也天

神之樂圖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地

祇之樂函鐘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先

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然後合樂而祭天墜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陰陽之

別於日冬夏至其會也呂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墜

于南郊呂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師古

曰易說卦之辭也陽為剛陰為柔陰陽既分則剛柔迭用也迭互也音大結反呂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

望羣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皆呂助致微

氣通道幽弱

師古曰道讀曰導

當此之時后不省方

師古曰謂冬夏日至之時后君也方常也不視常務

故天

子不親而遣有司所已正承天順地復聖王之制顯太祖之功也

渭陽祠勿復修羣望未悉定定復奏奏可三十餘年間天地之禍

五徙焉後莽又奏言書曰類於上帝禋于六宗

師古曰虞書舜典也並已解於上

歐陽

大小夏侯三家說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墜旁不及四方在

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名實不相應禮記祀典功施

於民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

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逮雷風不相諄山澤通氣然後能

變化既成萬物也

師古曰乾為父坤為母震為長男巽為長女坎為中男離為中女艮為少男兌為少女故云六子也水火坎離也雷風震巽也山澤艮兌也逮

及詩亂也既盡也雷古雷字也詩音布內反

臣前奏徙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皆復于南北郊謹

按周官兆五帝于四郊山川各因其方

師古曰春官小宗作之職也兆謂為壇之營域也五帝於四郊謂青帝於東郊

赤帝及黃帝于南郊白帝於西郊黑帝於北郊也各因其方謂順其所在也

今五帝兆居在雍五畤不合於古又曰

月雷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皆六

宗之屬也今或未特祀或無兆居謹與太師光大司徒宮義和歆

等八十九人議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墜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

泰一兆曰泰畤而稱地祇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又兆北郊未有

尊稱宜令地祇稱皇墜后祇兆曰廣畤易曰方呂類聚物呂羣分

師古曰易上繫之辭也方謂所向之地

分羣神呂類相從為五部兆天墜之別神中央帝黃

靈后土時及日廟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宮于長安城之未墜兆

東方帝太昊青靈句芒時及雷公風伯廟歲星東宿東宮于東郊

兆南方炎帝赤靈祝融時及熒惑星南宿南宮于南郊兆西方帝

少皞白靈蓐收時及太白星西宿西宮于西郊兆北方帝顓頊黑

靈玄冥時及月廟雨師廟辰星北宿北宮于北郊兆奏可於是長

安旁諸廟兆時甚盛矣莽又言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

也宗廟王者所居稷者百穀之主所曰奉宗廟共粢盛師古曰共讀與供同

所食曰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為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

立冢土師古曰大雅縣之詩也冢大也土土神謂太社也又曰曰御田祖曰祈甘雨師古曰小雅甫田之詩也田祖稷神也言設樂

以御祭於神為禮記曰唯祭宗廟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李奇曰引棺車謂之紼當祭天地五祀則越紼

而行事不以私喪廢公祀師古曰紼引車索也音弗聖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臣瓚曰高帝漢社稷禮所謂太社也時又立官社配以夏禹所謂王社也見漢

祀令而未立官稷至此始立之世祖中興不立官稷相承至今也遂於官社後立官稷

曰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種穀樹師古曰穀樹楮樹也其子類穀故於稷種徐州牧

歲貢五色土各一斗莽篡位二年興神僊事曰方士蘇樂言起八

風臺於宮中臺成萬金師古曰費直萬金也作樂其上順風作液湯如淳曰藝文志有液湯經其義未聞

也又種五梁禾於殿中師古曰王色禾也谷禾所謂耕耘五德也各順色置其方面先鬻鶴雛

毒冒犀玉二十餘物漬種師古曰鬻古養字也體古隨字也謂鬻取汁以漬穀子也毒音代昌音莫內反計粟斛成一

金言此黃帝穀僊之術也曰樂為黃門郎令主之莽遂密鬼神淫

祀師古曰宗古崇字至其末年自天地六宗曰下至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

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迺曰雞當鶩鴈犬當麋鹿數下

詔自己當僊語在其傳

贊曰漢興之初庶事草創唯一叔孫生略定朝廷之儀若迺正朔

服色郊望之事數世猶未章焉至于孝文始曰夏郊而張倉據水

德公孫臣賈誼更曰為土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為盛太初

改制而兒寬司馬遷等猶從臣誼之言李奇曰公孫臣賈誼服色數度遂順黃

德彼曰五德之傳從所不勝服虔曰音亭傳之傳五帝相承代常以金木水火相勝之法若火滅金便以火代金師古曰傳音張戀反秦

在水德故謂漢據土而克之劉向父子曰為帝出于震故包羲氏

始受木德師古曰包讀曰庖其後曰母傳子終而復始自神農黃帝下歷唐

虞三代而漢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號著赤帝之符旗章遂

-5 150 35 890" data-label="Text">

赤自得天統矣鄧展曰向父子雖有此議時不施行至光武建武二年乃用火德色尚赤耳昔共工氏曰水德間于

木火師古曰共讀曰龔開音工莧反與秦同運非其次序故皆不永由是言之祖宗之制蓋有自然之應順時宜矣究觀方士祠官之變谷永之言不亦正乎不亦正乎

郊祀志第五下



漢書二十五下

